賭怪大戰客

第二部

鄧小閒 註冊商標

賭怪大飆客

第二部

鄧小閒 註冊商標

鄧小閒小說集

賭怪大飆客

第二部

鄧小閒 註冊商標

裕泰出版社

裕泰
YUH TAY

鄧小閒小說集

賭怪大騷客

第二部

保證新稿

鄧小閒 註冊商標

徵稿啓事

親愛的讀者：

您看了多年的武俠小說，是否想動筆寫一部呢？或者您已寫好了一部處女作，無處投遞而束之高閣！讓本社爲您服務。

本社誠徵武俠稿件，更不惜巨資將您塑造成「古大俠」第二，遨遊於醇酒、美人與武林高手之間。只要將您的稿件掛號寄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樓之三「裕泰出版社編輯部收」就是您邁向「名」「利」雙收的第一步，稿件一經採用，稿費從優，並禮聘您爲「基本作家」。

裕泰出版社 啓

一二

尤不平道：「他們是因爲發現盛兄所中的毒，他們無法解救，所以才讓南北二毒帶着你來找我。」

盛太平道：「因爲這兩個老毒物在他們身上沒有搜到銀子，所以才硬逼着兄弟帶他們到客棧來的。」

尤不平道：「他們先派人到客棧中來下毒，沈家兄弟也知道，但他們見南北二毒不過如此，所以才未加阻止，有心讓他們來吃點苦頭。」

白青楓冷聲道：「南北二毒並非浪得虛名，憑他們那兩個傻小子，有多大道行，能解老夫的毒！」

尤不平道：「你的毒比起千毒姥姥的三尾蠍子如何？」

白青楓道：「那是你小子運氣好，如被牠螫上一下，可就沒有現在神氣了。」

尤不平道：「你的毒藥也是碰運氣，我今天沒有被毒死，那是你的運氣不好了？」

白青楓厲聲道：「老夫承認運氣不好，但下次我會更加小心的……」

尤不平笑笑道：「你以爲你還能有下次？」

白青楓道：「想留住老夫總得付出一點代價！」

尤不平道：「在下很想領教一下，但不知你閣下比起千毒姥姥如何？」

白青楓道：「她失手只是自己太托大，如聽老夫警告，這個小子怎會是她之敵。」

尤不平道：「你知道這個小子是誰？」

白青楓道：「不知道，但他絕不會高過沈家那兩個小子……」

尤不平冷冷的道：「出手一招，挖下千毒姥姥雙目，你自信能辦得到嗎？」

白青楓想想道：「他是你派在總兵府的人？」

尤不平道：「我沒資格派他，是他自己願意當我侍從的。」

白青楓道：「他是誰？」

尤不平道：「你爲什麼不自己去問他？」

白青楓道：「不必問了！老夫活捉了他，不怕不知道他是誰。」

他說着，身形疾閃，却反朝盛太平撲去。

房間裏的地方本來就小，而盛太平坐在床上又無處閃讓，眼看白青楓五指已抓到前胸，突然從旁邊湧過一股暗勁，將他疾撲的身子撞得倒飛回去。

是尤不平出的手，他雖然只用六成眞力，可是白青楓摔在地上却爬不起來，全身軟軟的，一口眞氣斷斷續續就提不上力。

尤不平掏出一粒蜈蚣珠給盛太平服下，道：「姓白的，你看清楚了，閣下雖號稱秦嶺毒屠，看是你用毒高明，還是我的解藥有效！」

白青楓雖是靠毒起家，却也沒見過這種稀世奇珍，他眼見盛太平服下蜈蚣珠後，臉上毒氣盡失，雙眼神光逼人，似較未中毒前，內力又增強不少。

他呆了一呆道：「普天之下能解老夫所施之毒，只有聖手華陀一人，小子，你不可能是他的傳人……」

尤不平道：「當然不是，聖手華陀並不是輕易肯替人醫病的。」

白青楓道：「你剛才用的是什麼藥？它能解去老夫所用的毒？」

尤不平道：「這並不是什麼靈丹聖藥，而是一位江湖郎中所教我的解毒偏方。」

白青楓厲聲道：「放屁！你把天下江湖郎中都集合起來，他們也研究不出偏方，能解老夫所下的毒。」

尤不平冷冷的道：「信不信由你，單方治大病氣死名醫，你總該懂得這個道理吧！」

白青楓怒聲道：「屁的道理！你剛才所用的明明是寶珠之類異珍，老夫在毒藥裏打滾一

輩子，豈能上你的當！」

尤不平道：「你在總兵府裏向不少人身上下毒，我那來那麼多的寶珠。」

白青楓想想道：「既然不是寶珠，你就跟聖手華陀一定有關係！」

尤不平道：「你硬要那樣說我也沒有辦法，我的侍從醫術比我更高明，你看看那位千毒姥姥，她已快被自己毒死了！」

白青楓轉臉看去，果然見千毒姥姥全身都散發着灰色霧氣，腥味刺鼻，令人欲嘔，這雖是練功排毒的現象，可是她的臉上却顯出痛苦掙扎，似乎是生命已到了盡頭。

白青楓不由暗中一震，驚聲道：「毒姥姥，妳是怎麼搞的？爲何傷成這樣？」

千毒姥姥痛苦的道：「我吃了三尾蠍子……」

白青楓不解的道：「三尾蠍子對妳乃是一種療傷聖品，妳的功力應該恢復了才對？」

千毒姥姥道：「那小子在蠍子上動了手脚，有毒……」

白青楓仍是不解的道：「妳重傷後不是正需要毒來進補嗎？」

千毒姥姥似乎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她斷續的道：「他們的毒……比咱們的厲害，你快想辦法逃去……」

她說完最後一句話，人已倒在地上不停翻滾，身上的肌肉也開始潰爛，從頭至背，最後連雙腿也爛光了，只剩下一堆衣服。

白青楓雖是靠毒起家，生平殺人無數，但也看得心頭直冒涼氣。

尤不平道：「怎麼樣？你遇上用毒行家了吧？」

白青楓望着呂艷秋，臉色一變再變道：「你是無毒尊者門下？」

呂艷秋冷聲道：「無毒尊者是什麼東西，你們兩個用毒專家亦不過如此，既稱無毒又怎能有資格收我爲門人！」

白青楓獰聲道：「小輩眞是無知，無毒尊者吳心仁乃是天下用毒至尊，無毒勝有毒，殺人全憑意念，你既不是他的門下，老夫倒想不出天下還有什麼高人！」

呂艷秋道：「眞是井底之蛙，天下高人你見過多少？我是無師自通。」

白青楓不信的道：「千毒姥姥出生苗荒，自幼卽以百毒爲食，卽使是她身上的一滴血，都能毒死人，她已練成百毒不侵境界，怎會被你毒死？」

呂艷秋道：「善泳者溺於水，你如不服氣，現在不妨試試！」

白青楓猶豫一下道：「假如你肯告訴我那是什麼毒，老夫倒願意一試。」

呂艷秋冷聲道：「那有這麼多的囉嗦，試不試又豈能容得了你……」

她說着話，左手疾出，已托住白青楓的下顎。

尤不平急忙攔住道：「不要殺他！」

呂艷秋怒聲道：「咱們還有正事要辦，那來工夫跟他磨牙！」

尤不平道：「妳忘了跟我的約定？」

呂艷秋道：「我當然記得，但六個時辰已過去了一半，現在還沒有見到人影。」

尤不平笑道：「我知道妳是爲了那隻三尾蠍子，心裏很不舒服，但妳既已殺了千毒姥姥這口氣也算是出了。」

呂艷秋被說中心事，紅着臉道：「像這種人總不能放了他吧？」

尤不平道：「白青楓雖以毒屠成名，但放下屠刀又何嘗不能立地成佛！」

呂艷秋道：「他如果能成佛，這個世界豈不成了毒人天下。」

尤不平道：「秦嶺毒屠的爲人，我曾聽一位武林前輩說起過，他雖殺人無數，却有好惡之分，認眞說起來，比崑崙、武當仍有可取之處。」

呂艷秋道：「照你這麼說法，咱們都應該死了？」

尤不平道：「那隻三尾蠍子是千毒姥姥從南荒帶來的，白青楓到目前爲止，他亦未存心殺人。」

呂艷秋道：「盛大人所中的毒不是他下的？」

尤不平正色道：「他雖然在盛大人身上下了毒，却不會要他的命，因爲他的目的只是銀子，所以他也不會投靠三三會。」

呂艷秋道：「他如果是單純爲了銀子，就該直接找你，爲什麼跑去總兵府下毒？」

尤不平道：「他對千毒姥姥單戀多年，這次能有機會在一起，雖明知是受人利用，却無法掙脫情網。」

呂艷秋道：「他們都是快進棺材的人了，還談什麼愛情……」

尤不平正容道：「愛情並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像他這樣情有所專，終生不渝，才值得敬佩。」

呂艷秋道：「他們都是靠毒起家，只是臭味相投而已。」

尤不平道：「妳如果這樣解釋也沒有錯，但至少可以說明白青楓是性情中人。」

呂艷秋冷笑道：「你們倒像是有點英雄相惜！」

尤不平道：「沈宋賓兩兄弟的刀法，妳是見過的，他們沒有殺他豈是無因……」

白青楓突然接口道：「鏢客，你不必替老夫辯護，這種事情越抖越臭，老夫縱然今天不死，也不會領你這份情，倒是有一件事希望你能告訴我！」

尤不平道：「在下處世原則只問該與不該，從不要別人領情，而我知道的事情雖多，但

能告訴你的却很少。」

白青楓道：「我的要求並不過分，三絕老人跟你是什麼關係？」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三絕前輩是在下一位忘年之交，他曾傳給在下三絕刀法。」

白青楓道：「三絕刀法不輕易傳人，沈家兩兄弟的刀法是跟誰學的？」

尤不平道：「是跟在下學的，但他們算起來跟三絕前輩尚有一股淵源。」

白青楓道：「他們門派中事，我比你清楚。」

尤不平道：「聽閣下口氣，似與三絕前輩是舊識……」

白青楓冷聲道：「老夫的事除了三絕老人，江湖上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是不是他告訴你的？」

尤不平點頭道：「三絕前輩對閣下的爲人約略提過……」

白青楓道：「約略提一下已經夠多了，老夫曾欠三絕老人一份人情，這一生始終沒有機會還他，看來只好在你們身上了却一份債了……」

他從懷中掏出一瓶藥丸，長長嘆了口氣又道：「這是老夫的解藥，總兵府有不少人中毒，我知道你繞圈子說了半天，目的只是想要解藥，你身上可能有更好的解毒靈丹，但數量終是太少，拿去吧！老夫此生心願已了……」

他把藥瓶丟給尤不平後，吃力的爬到千毒姥姥衣服旁邊，伸手撫摸了一陣，又是一聲長嘆，人已倒在地上，很快的就化成一堆血水了。

盛太平一怔道：「他自殺了？」

尤不平點點頭道：「千毒姥姥既死，他絕不肯獨去，我一直擔心他把解藥毀掉。」

盛太平道：「他的解藥可靠嗎？」

尤不平道：「秦嶺毒屠雖非正派中人，他的話却是說一不二。」

呂艷秋也有些感慨的道：「姓白的倒是條好漢，就算他不交出解藥，大概你也不會殺他。」

尤不平道：「千毒姥姥的死，對他打擊太大，我如事先知道是他，就不會叫妳裝成中毒的樣子。」

呂艷秋道：「爲什麼？」

尤不平道：「那隻三尾蠍子如果沒有爬在妳的脖子上，妳就不會逼着千毒姥姥吃下去，當然妳也不會暗中加上七彩毒珠灰。」

呂艷秋道：「我當時只是想整整她，却沒想到毒珠灰如此厲害。」

尤不平道：「妳現在知道了，以後可不能隨便整人。」

呂艷秋道：「有一天我也會整你一下，因爲我已經被你整了好幾次。」

尤不平聳聳肩道：「妳最好等我找到一個肯爲我殉情的人再整我。」

呂艷秋紅着臉道：「你不是說鏢客到處都受女人歡迎嗎？」

尤不平道：「那種歡迎方式不同，雙方都是各取所需，目的達到了，一拍卽散，誰也不會懷念誰，更說不上殉情了。」

呂艷秋道：「你從沒被人懷念過？」

尤不平道：「只有一個人，而且他天天都在懷念我。」

呂艷秋道：「這人是誰？」

尤不平道：「朱總兵朱大人。」

呂艷秋瞪他一眼道：「我是說正經話。」

尤不平道：「我也不是開玩笑，妳不信問問這位盛大人，朱總兵是不是比誰都懷念我？」

盛太平趕忙接口道：「不錯，總兵大人時時刻刻都在關心大俠的安危……」

呂艷秋冷冷的道：「他關心的是銀子，可不是關心他的人！」

盛太平不由一窘道：「尤大俠乃一代奇才，繫天下安危於一身……」

呂艷秋道：「鏢客這次帶來的銀子，如果被人搶走了怎麼辦？」

盛太平一怔道：「尤大俠武功蓋世，從他手中搶走銀子沒那麼簡單。」

呂艷秋道：「可是銀子並不在鏢客身上，而是由沈家兄弟帶着的，他們既化裝成你的侍從，身分仍被人發現，可見你們這個總兵府實在沒有幾個可靠的人。」

盛太平一驚道：「銀子眞的在沈兄弟身上？」

呂艷秋道：「我親眼看見他們揹在背上的，還能假得了……」

盛太平不安的道：「這怎麼可能，他們身上都搜遍了……」

尤不平道：「是誰搜的？」

盛太平神色一變道：「是兩個老毒物搜的……」

尤不平淡淡一笑道：「他們只懂得用毒，對保鏢的竅門還差得遠，怎麼會讓他們發現！」

盛太平臉色微微一動，却沒再說什麼。

尤不平道：「事情既已鬧到這種地步，咱們只好提前趕往總兵府了。」

盛太平道：「大俠連翻辛苦，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休息一下。」

尤不平道：「不必了！兵貴神速，他們可能想不到南北二毒會是這樣收場。」

盛太平道：「大俠既然如此決定，下官帶路！」

他們離開客棧，也不走正門，雖是大白天，三人仍是穿窗而出，全力施展輕功，一陣急

奔，已經進入了總兵府。

守衞的官兵見盛太平帶着人翻牆越屋直闖大堂，正自驚異，突見盛太平打出暗號，也就各回崗位去了。

三個人沒有受到任何阻擋，已來到總兵大堂，既是白天，他們也就不必掩飾身分，一飄身三人同時落到地面，盛太平帶頭，當先往大堂走進。

但他左脚才跨進門，兩側同時劍光閃動，一招拒虎門外，又將他硬逼了回來。

盛太平退回後，兩柄長劍立時又收回去，大堂內寂然無聲，一片冷靜，那裏還有總兵大堂的威嚴。

盛太平在大堂門口遭到伏擊，不由大怒，反腕拔劍，正待硬闖，却被尤不平攔住道：「盛大人的劍招人家早就摸清了，還是讓我來吧！」

他說着却大搖大擺的走了進去，但很意外的，既沒有人阻擋，也沒有遭遇襲擊。

盛太平微微一怔，也緊隨尤不平身後走去。

當他走進大堂後，才發現大門兩邊各貼牆壁站着四名持劍大漢，作勢欲攻，只是他們的穴道已被制住，而臉上却仍充滿了殺機。

他雙臂運足眞力，正待分別劈出。

呂艷秋已出聲阻止道：「盛大人，他們的穴道已被點中，該留個活口！」

盛太平散去眞力，仍憤怒的道：「眞想不到他們竟是奸細……」

說着，仍在每人身上狠狠的踢了兩脚。

呂艷秋冷冷的道：「你想不到的事還多呢！鏢客怎麼不見了？」

盛太平聞言倒是一怔，他進來只是注意被點中穴道的四名大漢，却沒有注意尤不平，這時經呂艷秋一問，才發現尤不平不見了。

他怔了怔神道：「下官是被叛賊氣昏了頭，竟未注意到尤大俠。」

呂艷秋道：「這大堂之中，可還有其他門戶？」

盛太平道：「除了大門之外，再沒有別的門戶。」

呂艷秋道：「總兵大堂何等重要，難道平時連個看守的人都沒有？」

盛太平道：「總兵府大堂除了大人升堂外，平時嚴禁任何人進入，即使是在下亦不例外，所以未派人看守。」

呂艷秋道：「既然如此，你怎麼敢帶咱們直闖大堂？」

盛太平道：「因爲今天情形緊急……」

呂艷秋指着那四名大漢道：「他們怎麼能進來的？」

盛太平嘆了口氣道：「他們心存不軌，叛意已明……」

呂艷秋道：「十大護衞中，除了這四個人外，其餘的人當眞可靠嗎？」

盛太平道：「十大護衞的職責是保護大人的安全，他們都經過嚴格訓練和身家調查。」

呂艷秋道：「他們保護總兵大人有多久了？」

盛太平道：「最少也在十年以上。」

呂艷秋道：「盛大人跟朱總兵有多久了？」

盛太平一呆道：「在下追隨大人已有十五年。」

呂艷秋冷冷一笑道：「這四個人都跟盛大人生死與共的相處了十五年，你眞的忍心殺他們？」

盛太平道：「他們既背叛了大人，就是死罪，我不殺他們，大人也不會放過他們。」

呂艷秋道：「總兵府是官府，而他們又是在官府當差，就算是犯了死罪，也應由國法制裁，盛大人想私下殺他們，難道不怕落個殺人滅口的罪嫌嗎？」

盛太平臉色大變道：「妳這是什麼話……」

呂艷秋道：「是老實話，你盛大人既在官府當差，豈能不懂官府規矩。」

盛太平道：「在下見他們背叛大人，只是一時氣不過，並非眞想殺他們。」

呂艷秋道：「你開始是想殺他們，似覺不妥，後來踢那幾脚，又想替他們解開穴道，但鏢客的獨門點穴手法你却解不開……」

盛太平怒聲道：「你雖是尤大俠的朋友，可不能血口噴人，在下追隨總兵大人已經十多年了，豈是妳所說的那種人！」

呂艷秋冷笑道：「在南北客棧我就知道你是那種人了，雖然你處處僞裝得很像盛太平，但却漏洞百出！」

盛太平急聲道：「什麼漏洞……」

呂艷秋道：「你這種緊張的神色就是漏洞，還有盛太平那套官服上有兩個釦子，被鏢客故意用暗器把它擊破了一點，連他本人都不知道，所以你一進門就露出原形！」

盛太平臉色大變，急退兩步道：「我是回總兵府後，從新換上軍服來看尤大俠的……」

呂艷秋道：「假如你眞是盛大人，你總該知道我是誰吧？」

盛太平一呆，還想狡辯，呂艷秋冷聲道：「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你還不承認，我不妨再說清楚一點，你帶咱們進總兵府，放着正門不走，却藉口趕時間，專找僻靜地方走，而所經之處又都有你們的人在暗中接應，或通風報信，可是你却沒想到那批人，在你還沒有走到總兵大堂，就被鏢客送上了鬼門關。」

盛太平不信的道：「鏢客就跟在我身後，根本沒看到他出手！」

呂艷秋指着地上的四名大漢道：「他們被點中穴道，你看到是誰出手嗎？」

盛太平道：「這四人都是被暗器所傷，在下久聞尤大俠劍法，從未聽說他使用暗器。」

呂艷秋冷笑道：「你對鏢客知道多少？連飛天三狐都逃不過他一手暗器，何況是你們這些小混混！」

盛太平怒聲道：「你說話客氣一點，在下乃是朝廷的命官……」

呂艷秋道：「我對你已經太客氣了，要不是鏢客阻止，在南北客棧我就想宰掉你，結果便宜你多活一個時辰，並且還給你吃了一顆蜈蚣珠！」

盛太平道：「尤不平也知道了？」

呂艷秋道：「他不知道怎麼給你蜈蚣珠解毒？」

盛太平不解的道：「他既已知道我的身分，怎麼還捨得寶珠？」

呂艷秋笑道：「這是放長線釣大魚，如果沒有你帶路，他怎能很容易就清理掉那麼多叛賊。」

盛太平恨聲道：「這小子太狡猾了，想不到咱們功虧一簣。」

呂艷秋道：「豈止功虧一簣，只怕你們今天要全軍覆沒了！」

盛太平道：「沒那麼容易，咱們還掌握有最後王牌，你等着瞧吧！」

呂艷秋冷笑道：「你以為你們已經控制了朱總兵？」

盛太平道：「不錯，那就是咱們最後的王牌，連南北二毒也不知道眞正內情。」

呂艷秋道：「你太相信你們潛伏在總兵府的那點力量了，鏢客到現在還沒回來，你早該想到他是去做什麼的，何況還有沈家兄弟那兩個超級殺手！」

盛太平道：「那兩個傻小子能成什麼大事，他們的刀法雖然不錯，頭腦却太簡單。」

呂艷秋冷聲道：「那兩個傻小子頭腦比你高明多了，他們刀不出鞘，却能使你們一個個自動送死。」

盛太平道：「可是他們一到，身分就被咱們識破了。」

呂艷秋道：「那是他們故意讓你們看出來的，他們假裝中毒，你們在他們身上找不到銀子，反而送掉南北二毒兩條老命，更乖乖的帶路，幫着鏢客清除叛賊……」

盛太平想了一下，大怒道：「這兩個混帳眞該死，老夫竟上了他們的大當，我現在就去找他們算帳……」

他說着一抖長劍，竟然幻起一片劍煞，迎着呂艷秋硬衝過去。

呂艷秋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還有兩下子，可惜是運氣太壞了！」

她冷笑未完，「叮咚」之聲已接着而起，盛太平只覺手上一輕，劍氣盡失，而他手中的長劍只剩下一段劍柄，但呂艷秋的劍鋒已經架在他的脖子上了。

盛太平一臉獐色道：「小子，你動手吧！老夫什麼也不會告訴你！」

他到現在還不知道呂艷秋的身分，只覺得她的劍術高不可測，似不在尤不平之下。

呂艷秋寒聲道：「像你這種角色，知道的也不會多，我更懶得殺你，還是留給眞的盛太平處理吧！」

她振腕輕抖，劍尖已點破他身上五處穴道，假盛太平厲叫道：「小子，你比尤不平更狠，你破了老夫的氣功，還不如殺了我！」

呂艷秋道：「這裏是官府，你犯的罪應該由國法制裁！」

假盛太平正待大罵時，外面已傳來喝叫聲道：「總兵大人升堂！」

喝聲一直傳下來，沒有好久，大堂外面已站滿了官兵。

呂艷秋沒有見過這種場面，一時不知如何應付，情急之下一指點了假盛太平的死穴，遂以奇快無比的身法，飛上大堂正中一方明鏡高懸的匾額後面。

她的身形剛剛隱好，背後突然起了一陣破空風聲。

呂艷秋頭也不回，反手就是一掌劈了過去，只聽尤不平急聲道：「是我，不要亂動！他

們快進來了！」

呂艷秋聞聲收掌，可是在匆忙之中也只能卸去一半眞力，另一半的掌力却結實的擊在尤不平的前胸上，她暗中一驚，但着手之處竟好像擊在一堆棉絮上。

尤不平不但沒有受傷，右手反被他抓住道：「妳眞兇！我如果不出聲快一點，恐怕就會被妳這一掌要了命！」

呂艷秋被他握住手，只覺心頭一陣亂跳，紅着臉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尤不平低聲道：「這趟鏢可眞不好保，整天都是殺呀打的，難得有此機會輕鬆一下。」

呂艷秋道：「大敵當前，你還有心情輕鬆……」

她突然想到尤不平弦外之音，不由羞得低下了頭，正想收回右手，尤不平已低聲道：「他們進來了，不管看到任何人，先別激動！」

就在這時，大堂中已陸續走進十多個人，爲首一人身材威猛，穿着朝服，正是朱總兵，緊跟在他身後的，竟赫然是天魔劍客關重九。

呂艷秋乍見關重九，臉上立時佈滿殺機，如不是尤不平緊緊抓住她的右手，她可能早就飛身撲出了。

關重九後面有六個老道，尤不平猜想他們可能是武當七劍中的六人，跟在武當道人後面的是崑崙二子老大，雲遊子胡不歸。

盛太平帶着四名手下和沈宋賓等走在中間，最後有八九名江湖人物，大多都是黑道上二三流的角色。但其中有一個叫鬼手郎中趙鴻緒，尤不平認識他，因爲趙鴻緒醫術、武功都高明，而他在黑道中却素以陰險狡詐着名，做案心狠手辣，專以下流手法用毒，竟有不少成名人物受害，所以尤不平對此人倒是特別注意。

從這些行動排列來看，他們簡直就是在押着總兵升堂，而最後的那批人，似是在監視盛太平、沈宋賓等人。

一行人走進大堂後，關重九跨前一步道：「大人請升堂吧！」

朱總兵怒聲道：「本官升不升堂還要聽你的指揮，你們這批江湖亡命徒，擅闖總兵府，囚禁朝廷命官，難道眞的想造反！」

關重九陰笑一聲道：「大人說話太難聽了，他們都是出身名門正派，怎麼說人家也不會相信武當、崑崙殺官造反。」

朱總兵冷聲道：「總兵府死了這麼多人，不是你們殺的還有誰！」

關重九道：「是尤不平殺的，有人看見。」

朱總兵道：「胡說！尤不平乃正人俠士，他只殺江湖敗類，怎麼會殺官兵！」

關重九道：「咱們自進總兵府，從未離開大人一步，又怎能殺人？」

朱總兵道：「既有人見過尤大俠，他的人呢？」

關重九道：「跑了，他殺了人之後，帶着銀子遠走高飛，怎麼還會留在總兵府！」

朱總兵冷聲道：「尤不平是何等人物？本官豈能相信你們這群匪徒危言聳聽！」

關重九沉下臉道：「朱大人，你應該放聰明些，跟咱們合作大家都有好處，尤不平答應過你的銀子，咱們加倍照付。」

朱總兵道：「怎麼個合作法？」

關重九道：「你現在僅剩下五名護衞和兩名姓沈的小子，可是他們都已中毒，既無能力保護你，就交由我來處理。」

朱總兵道：「你將怎樣處置他們？」

關重九道：「殺掉！他們對你既已失去利用價值，留之無益。」

朱總兵道：「不行！老夫爲官多年，從未錯殺一人，何況他們還是我的部下。」

關重九道：「你是泥菩薩過江，先保自身要緊，那裏還管到部下……」

朱總兵道：「老夫官拜一品，南征北討，什麼大仗陣我沒見過，豈能容你們這批匪徒在

總兵大堂猖狂，來人！」

他這一聲來人，叫得中氣十足，至少可以傳到數里外。

關重九微微一怔，隨即冷笑道：「看不出你這位總兵大人倒下過一番功夫，但是你叫破喉嚨也沒有用，你的子弟兵都被我調到外圍去了，總兵府留下的都是我安排的，還是趁早答應咱們的條件……」

朱總兵大喝道：「住口！本官就先拿下你這個叛賊，以儆效尤……」

他說着猛然一拳，直朝關重九前胸搗去。

關重九似是未想到他說打就打，見他這一招雖然力道沉猛，拳出有風，但完全走的是兩軍對仗路子，招中沒有任何變化。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老朽忘了大人是武官出身，這一拳如果是打在韃子們身上，當眞可以要他們的命……」

他口中說話，已伸出左手，只用了五成眞力，併指疾切朱總兵的小臂。

朱總兵似是不知道厲害，依然拳出如風，「砰」地一聲，硬擊在關重九前胸上。

而關重九却笑聲依舊，挨了一拳，身子連動都沒動，但他的五指切在朱總兵的小臂上，却留下一道很明顯的痕跡，並且還隱現血絲。

朱總兵用左手掌心揉了揉腫起的小臂，怒聲喝道：「匪徒，你竟敢傷害朝廷大臣，還不給我跪下領死！」

關重九本是一臉得意笑容，被朱總兵這一聲大喝，却由笑容變成死灰色，竟萬分痛苦的眞跪了下來。

這個變化太突然了，起初誰也沒有注意到關重九的臉色，等他跪下後，群匪才猛然一驚，武當九劍老大清聖道人疾撲到關重九身前，伸手一把他的脈搏，發覺他竟五臟全碎，不由驚叫道：「隔山打牛功，朱大人，你裝得眞像，想不到竟是深藏不露！」

朱總兵冷聲道：「本官奉皇命坐守邊關，職責重要，總得練兩手防身功夫！」

清聖道：「大人的防身功夫竟是江湖絕學，當眞令人敬佩！」

朱總兵道：「本官不懂什麼絕學不絕學，凡是擅闖總兵府，挾持朝廷命官者，格殺勿論……」

他殺字出口，盛太平等人已五劍齊出，翻身倒旋，把後面人的退路全都攔截住。

沈宋賓兄弟雙刀擺動，身如欺風，只一招就把崑崙二子的老大雲遊子胡不歸纏在一片刀光之中。

雲遊子的劍術比起逍遙子高出甚多，沈氏兄弟連出絕招，竟然未能將他放倒。

另一邊的武當六劍知道朱總兵身手不凡，已經拔出長劍，擺成了一座劍陣。武當派的劍法長處，就是不受人數限制，七個人的劍陣，六個或五個人也同樣能佈陣。

六柄長劍早已將朱總兵圍在中間，這位總兵大人雙拳緊握，毫無懼意，強敵當前，仍不失大將之風。

清聖沉聲道：「朱大人，貧道再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如果你有誠意合作，關大俠雖然重傷垂危，武當派仍願意保證你的安全……」

朱總兵大怒道：「本官的職責是除暴安良，豈能向你們這批匪徒妥協，倒是你們值得考慮一下，今天這一戰不論結果如何，朝廷必派兵把你們武當、崑崙夷爲平地，只怕你們這兩派將從此除名江湖了！」

一三

「血洗總兵府只是一些江湖人物所爲，朝廷怎麼會知道咱們兩派有人參加？」

「當然會有人把經過呈報給朝廷。」

「你手下幾個親信除了死去的，都在這裡，他們能有機會活着去報信？」

「你忘了還有一個鏢客，他沒有辦不到的事。」

「尤不平本身就犯了欺君之罪，他敢去見皇上？九大門派聯合起來，硬把禍首栽在他身上，只怕他連逃命都來不及。」

「你想得太天眞了。」朱總兵冷冷一笑，道：「本官早就寫好一道手本，帶在尤不平身上，他隨時可以面見聖上，何況當今皇上英明，他對鏢客的俠義行爲早有所聞，豈是你們這批匪徒所能栽贓陷害的。」

「這樣你更加死定了，咱們先殺你這個狗官，再去追殺尤不平還來得及。」

「你們能追上神鵰嗎？」

清聖臉色一變，道：「事情既然擠到這一步，也顧不得許多，說什麼也不能留下一個活

口！」

「你既然如此冥頑不靈，本官就先拿下你這個叛徒，待官兵清剿武當時也好留個人証。」

清聖猛然一揮手，道：「殺！先宰了這狗官，然後殺上北京城，乾脆一不作二不休。」

他說着當先出招，劍如毒蛇出洞，竟削朱總兵双臂。

他一動手，其餘的五隻長劍也相繼跟進，劍劍不離朱總兵要害。

朱總兵似乎缺少這種近身搏鬥的經驗，他被六柄長劍逼得很少有還手的機會，而且在行動上也不夠快，每次都在劍尖快要刺中穴道時，他才慢吞吞的閃開一步，有幾次行動略慢，官服上竟被刺了幾個大洞。

呂艷秋躲在匾後看得乾着急，要不是尤不平拉住，她早就跳下來了。

交手十幾招，朱總兵的行動更慢了，因爲清聖的一支劍始終纏住他的双手，使他無法還擊。

因此，双方一動上手，他就幾乎一直處在挨打的地位。

又纏戰了一陣，朱總兵緊握的拳頭突然改變了方向，不打人而朝地面搗去。

清聖臉色一變，趕忙揮劍下劈，仍慢了一步，劍尖僅在他袍袖上劃了一道口子，等他再度運劍攻出時，却驀感全身一震，連退七八步才算勉強站穩，他急忙以劍拄地，暗中運功調

息。

因爲這個突來的變化，其他的五個人都是一怔，但武當劍手臨敵經驗豐富，老二清學道人於一怔之後，急忙運劍飛絞，不顧一切的猛刺朱總兵双臂。

而另外四個道人却同時口中大喝，道：「劍佈四象，招出浮雲……」

他們在喝聲中全都凌空躍起，劍光交錯，滿天寒芒一齊朝朱總兵當頭罩落。

尤不平隱身匾後，輕聳下肩，道：「咱們該出手了，妳堵住大門，不准任何人跑掉，這幾個武當派雜毛全交給我包辦。」

他不等呂艷秋的同意，握住她的右手順勢向外一推，人也跟着飛躍下來。

尤不平身形才現，一片凌厲的劍煞乍起即收，他落到地面後，空中的四個道人和四柄長劍也跟着摔落地面，可是人和劍都被削爲兩段。

斷劍已不動，人却還不停在地上打滾。

清學見尤不平一現身就殺了武當四個人，他趕緊收劍後躍，退回清聖身旁。

「小子，假如你再不出來，老頭子這把老骨頭可就要報廢了！」朱總兵大笑着。

尤不平拱拱手，道：「前輩辛苦了，此地剩下的事就交給晚輩處理吧！」

朱總兵冷哼一聲，道：「現在你才想到老頭子辛苦，要命的時候，你們躲在一旁談情說

愛，可是想存心看着我老頭子出醜。」

尤不平聳聳肩，道：「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這是前輩教我的。」

朱總兵双目一瞪，道：「混賬，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比目鴛鴦的？」

尤不平仍是洒脫的一笑，道：「這叫做忙裡偷閒，該出手的時候我還不是出手了……」

朱總兵冷哼一聲，道：「混球，老夫早就知道你躲在上面，但手却並沒閒着。」

尤不平双手一攤，道：「老前輩，你可要小心你的鬍子，劍客的劍可利得很……」

他一句話還沒說完，果見青芒一閃，已抵前胸。

朱總兵趕忙退後兩步，聲調一沉，連口音也變了，道：「好哇！丫頭，妳現在有了靠山，竟連老頭子也想殺了。」

呂艷秋一聽聲音，不由一呆，道：「老人家，怎麼會是您……」

「爲什麼不能是我？」朱總兵哈哈一笑，道：「雖然有點冒險，却也過足了總兵癮……」

突聞一聲淒厲慘嚎，原來胡不歸在尤不平和呂艷秋現身之際，心神略分，被沈宋賓兄弟一招「三絕望月」，竟活生生的被劈成三截。

他臨死前的一聲慘嚎，不僅打斷朱總兵和呂艷秋的談話，也提醒了正在跟盛太平纏戰的幾個匪徒逃生之念。

這一批人中屬鬼手郎中趙鴻緒最是狡猾陰險，且又擅長易容術，他眼見大勢已去，急忙使出一招脫袍讓位，身形連晃，沒有人看清是怎麼回事，而在他的四周已冒起一陣強烈濃烟。

濃烟乍起，大堂內已登時大亂，甚至有些人大叫濃烟中有毒。

尤不平急忙拍拍呂艷秋肩，道：「此地的事交給妳，我去攔住他們，這是鬼手郎中趙鴻緒搗的鬼，讓他跑掉是江湖上一個大害。」

他說着話，身形已像一溜青烟般穿過瀰漫濃烟，直朝大門外撲去。

朱總兵雖在混戰中，双目却未放過任何變化，他見清學抱起受傷的清聖，正想乘亂逃走，不由冷哼一聲，揚手一拳，搖空擊了過去。

他恨透武當道人，這一拳已用上八成眞力，拳出無聲，但拳風擊中清學後，他全身一陣萎縮，人已倒地不動了。

此時整個大堂之內都漫延着濃重烟霧，這位臨時總兵大人用鼻子聞了一下，發覺濃烟中果然有毒，他双臂一抖，人已穿出門外，很快的提來兩桶水，掏出一個藥瓶，在水中各倒了一些藥粉，而後双手虛空連抓，但也奇怪，室內的濃烟很快的就集中到水裡消失了。

濃烟消失後，大堂內已一目瞭然，關重九受傷了，身上又挨了呂艷秋七劍，但都不是致命傷，可是他的一身武功已被破了。

呂艷秋連刺他七劍，仍是滿臉殺氣的緊盯在他旁邊。

武當的清聖道人，比其他的人也好不了多少，他內腑傷勢奇重，雖仗功力深厚，全力運功調息，却無法打通受阻的經脈。

跟盛太平交手的那批人，乘混亂中正待奪門逃走，却正遇上沈宗實兄弟倆双刀聯手，在三絕刀法下，未出五招已全數伏斬。

盛太平清點一下人數，只跑掉一個鬼手郎中趙鴻緒，尤不平追出去還沒有回來。

他走到那個臨時總兵面前，道：「老前輩，現在是否要請大人升堂？」

「再等一下。」臨時總兵笑笑道：「老夫的官癮還沒有過足。」

「前輩可是還不放心？」

「鏢客追人沒有回來，也許另有發現。」

「晚輩出去看看。」

「你不能隨便離開，此地的大局還需要你主持和處理，才能名正言順。」

「前輩德高望重，晚輩怎敢僭越？」

「這裡是官府，江湖輩份用不上，你是朝廷命官，朱總兵未升堂前，整個大局都要靠你。」

「晚輩謹遵前輩吩咐。」

「你去把那個假的關重九和那個冒充你的人，面具都剝下來，看看他們是誰。」

盛太平敬了個禮，先走到假關重九身前，在他臉上摑了兩掌，把臉皮打鬆了才揭下一張薄薄的人皮面具，露出一張瘦長的馬臉。

這張臉一出現，大堂上所有的人都很感到意外，連那位臨時總兵也不禁發出一聲輕咦，道：「淨寬道人，怎麼你這位武當掌門也投靠三三會了？」

武當掌門易容關重九，還帶着武當高手殺官造反，投靠三三會，這確實使人不敢相信。

少林、武當爲九大門派之首，素以執掌武林牛耳自居，武當劍法更是一向自負，淨寬不惜以掌門的身分，易容爲天摩劍客關重九，這當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由於這件事情牽連太大，使得整個大堂上反而呈現一片沉寂。

這時一條人影悄悄的走了進來，是尤不平，他看了淨寬一眼，輕咳了一聲道：「在八道溝我第一次跟他見面，就知道他是武當派的高手，却想不到他會是武當掌門。」

「你怎麼會看出他是武當派的？」呂艷秋最恨淨寬，所以她搶先發話道：「他在那條山谷中所施展的劍法，沒有一招是武當劍法。」

「他當然不會在劍招上露出破綻。」尤不平分析着道：「我在八道溝逼着他以天摩劍客

身分替兩位沈兄弟助長功力，他不得已拿出武當派的三清神丹，這種藥爲武當秘製，不僅可治療內外傷，而對助長功力更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光憑這兩粒三清神丹，你也不能就斷定他是武當派的人。」

「當然不能，但金針過穴却是獨門手法，其他門派雖也不乏高手，但手法與武當不同，所以兩位沈兄弟服下藥後，我又逼他用針。」

「那不是太危險了，萬一他刺錯了穴道，豈不是白白送了兩位性命？」

「我就站在他身旁，他的針如下錯位置，第一個死的就是他，何況他爲了取信於我，還眞很賣力。」

「你這個人才是眞正可怕，憑他武當一派掌門，却在不知不覺間栽在你的手中……」

「他栽的地方還多呢！他怎麼也想不到兩位沈兄弟借重他的金針過穴，而練成了三絕刀法，後來他在長白牧場偷聽我們談話，我故意叫兩位沈兄弟放他一馬，而留下他的一片衣襟，就是希望他能革新洗面，好好做人，誰知他陷得太深。」

「我現在才想通一件事，長白牧場的場主千金陸小雲，可能是他故意叫人刼走的？」

「不錯！那個丫頭喜歡自作聰明，讓她去吃點虧，以後她就不會那麼任性了。」

「你的話中好像有刺？」

「我說的是實話，女孩子太好強總是要吃虧。」

「哼！她落在三三會手中，你想到後果嗎？」

「他們的目的是長白牧場，不會對一個小女孩怎樣的，我答應妳的事已經辦到了，這個武當掌門就交由妳處理。」

「現在眞總兵還沒有升堂，咱們還是用江湖人的規矩，來解決這些狗雜毛較妥當。」

尤不平看看那個臨時總兵，道：「前輩的意思呢？」

「老夫以爲先廢去他們全部武功，打入大牢，將來九大門派找來，才好有個証據。」

盛太平也接口道：「老前輩說得不錯，這些人既敢殺官造反，咱們還是向九大門派公佈他們的罪行……」

呂艷秋冷哼一聲道：「淨寬這個狗雜毛得交由我處理，他騙得我好慘……」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臨時總兵笑笑道：「誰叫妳認人不明。」

「可是他裝得太像了。」呂艷秋顯得滿腹委屈道：「連你老人家的聲音，他都學得一模一樣。」

重傷坐在一旁的淨寬，這時突然睜開双目，指着臨時總兵道：「原來你是天摩劍客？」

臨時總兵笑笑道：「老夫也不是眞的天摩劍客，關重九生前是老夫唯一好友，他在十三

年前獨闖興安嶺，連殺二十多名三三會高手，可是他自己也受了重傷，逃到老夫隱居之處，已是奄奄一息，他強提最後一口眞氣，說明經過，並要求老夫替他守住天摩嶺，以天摩劍客身分出現，他說完這幾句話人就死了。」

「可是你並沒有守住天摩嶺。」

「不錯，但老夫住的地方很隱密，只要有人上嶺，絕逃不過我的監視。」

「本來我們還以爲關重九沒有死，所以才派了幾批人上天摩嶺狙殺，並選出部份高手，易容成天摩劍客，目的就是想把你給逼出來。」

「你現在已經見到老夫了，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能告訴我你眞正身分嗎？」

「不行，你們還是把我當做天摩劍客關重九，反正咱們的樑子已結定了。」

「可是你不是天摩劍客，貧道想遍所有的湖中高手，却想不出有誰能在一招之內，使我重傷不起。」

「江湖之大，奇人之多，又豈是你所能盡知的，就以在場的人來說好了，鏢客的武功，誰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高。」

「這倒是事實，連我也不敢相信，尤不平能在一招之內破去武當的四象陣。」

「只有你們武當派這批敗類，才把四象陣看得多麼了不起。」呂艷秋冷冷接口。

「妳的劍法咱們已觀察很久。」淨寬說道：「以劍術造詣而論，妳確已得到呂孝章的眞傳，但在四象陣內，妳絕難撐過十招，就算不死也得重傷。」

「有機會我倒要找去武當試試。」

「妳最好還是不要去，武當已經封山，十年之內如有人擅自闖山，格殺勿論。」

「是不是因爲武當派出了你們這批敗類，老雜毛們都在閉門思過？」

「妳怎麼說都可以，只是妳千萬不要落入三三會手中，否則就有好日子過了。」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我就先宰了你。」

她說着振腕疾抖，長劍逕取淨寬的喉嚨。

尤不平急忙出手阻攔時，她的劍身突然一偏一抬，竟活生生的把淨寬兩隻眼球挑了出來。

「妳這又何苦呢？」尤不平嘆了口氣道：「他的武功已經被廢掉了。」

「咱們在路上講好了的，這個畜生交由我處理。」

「以後妳殺他的機會很多，咱們現在還有許多正事急着要辦。」

呂艷秋一怔道：「你追的人呢？」

尤不平搖頭苦笑：「跑了，我親眼見他逃出總兵府，可是轉個彎就不見了。」

「這個鬼手郎中趙鴻緒，還眞不是簡單人物。」呂艷秋顯得有些意外道：「能在你鏢客手下逃走的，恐怕他是第一人。」

「趙鴻緒是個可怕人物，他武功、用毒、醫病樣樣都懂，雖然樣樣都不精，但江湖上各種宵小的下三濫手法，他却學有專長。」

「這種小人物，充其量也不過扮演個小角色，又有什麼可怕的。」

「唯女子與小人最難惹……」

呂艷秋雙目一瞪道：「你說什麼？」

「很抱歉，因爲妳是江湖奇女子，我才引用了古人一句話。」

「少灌迷湯，我認爲你剛才是上了趙鴻緒的當。」

「怎麼上當法？」

「你把他追到轉彎處，人就不見了，那他只有一個地方可逃。」

「那是條死巷子，根本就無路可逃。」

「我認爲他有兩條路可逃，一條是鑽狗洞，另一條就是他會地遁。」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不錯，他是用地遁逃走的。」

「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呂艷秋說道：「地遁僅是一種傳說，只有神仙才會，趙鴻緒不

過是個江湖小人物，他八成還是鑽狗洞逃命的。」

「那條巷子兩邊都是數丈高牆壁，既沒有人家，那來狗洞，所以我敢肯定他是使用地遁逃走的。」

「照你這樣一說，鬼手郎中豈不眞的成了神仙。」

「趙鴻緒是個標準的小人，唯有小人才能想出這種逃生辦法。」

「難道他眞的會地遁？」

「預留退路，他事先就找人在那裡挖了一條地道，就因爲那是一條死巷子，誰追到那裡，也是先從兩邊牆上找跡象，於是他就可以從地道中安全逃跑了。」

「這種逃生方法，也只有他想得出來。」

「這就是君子與小人之不同處，他自知武功不行，萬一陰謀失敗，明闖他絕逃不出古北口，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先替自己預留下一條退路。」

「這正是小人難防。」

「有了這次經驗，下次他就沒有機會了……」

就在他們談話之間，眞的總兵大人已經正式升堂，盛太平也利用這一段時間把現場清好，那個假扮盛太平的人，是崆峒門下一名弟子，另外四名護衛和淨寬、清聖等一干人犯都已上

了枷鎖打入大牢。

尤不平一拉呂艷秋上前跪下道：「草民叩見總兵大人。」

朱總兵親自走下來，扶起二人道：「下官承各位及時援救，才得倖免於難，我代表所有人向俠士致謝。」

他說着當眞就行大禮，尤不平急忙又跪下道：「此乃草民應盡義務，大人若再如此，你這總兵府我就不敢來了。」

朱總兵哈哈大笑道：「好好，咱們就免去官場儀式，太平，吩咐下去擺酒，替各位俠士接風。」

盛太平立刻交代下去。朱總兵退堂後，特別吩咐把酒席擺在他書房，好在人並不多，席開兩桌，地點適中談話也方便。

在座的人酒量最好的是天摩劍客，其次是尤不平，但酒過三巡之後，大家才發覺這位總兵大人的酒量比誰都高明，他先跟天摩劍客乾了三杯，而後又端起酒杯向尤不平一舉道：「尤俠士，我先敬你三杯，而後有一事相求。」

尤不平連稱不敢，並一口氣先乾三杯，朱總兵也陪三杯，才嘆了口氣道：「匪徒此次潛進總兵府發動內變，如不是大俠洞悉其奸，預派神鵰示警，並得天摩劍客之助，不但古北口失去防守，只怕連這塞外十萬大軍也將受到匪徒所控制。」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依草民看法，目前他們還不敢公然造反，至少在實力方面，他們比官兵差得太遠，縱然暫時控制總兵府少數人，想指揮各地所轄官兵，仍沒那麼容易。」

「假如是這樣簡單的話，他們就算挾持了下官，有何意義？」

「他們挾持大人的目的，是旨在使大人屈服，希望大人不再干涉他們的人出入山海關，說得明白一點就是你做你的官，他們當他們的強盜，對於他們的行動，大人也只能睜一眼閉一眼，不得動用官兵力量干預。」

「這是什麼話？下官縱然送掉這條老命，也不會向強盜妥協。」

「就是因爲大人爲官清廉，草民才預作下這番安排，至於天摩前輩冒充大人的不敬之處，實屬情非得已，尚祈大人恕罪。」

「尤俠士說那裡話，天摩大俠等於救了我一命，下官感謝還來不及呢！」

天摩劍客也站起一揖道：「草民無狀，多謝大人不罪之恩。」

朱總兵忙拉住他哈哈大笑道：「坐下，坐下，你裝扮得還眞像，此地是我的書房，咱們把官場那一套擺開，這樣喝酒談心就顯得親熱多了。」

天摩劍客也是哈哈一笑道：「老朽生平是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應付官場話，大人既然如此吩咐，咱們就恭敬不如從命，老朽借花獻佛也回敬大人三杯。」

他說完連喝三大杯，朱總兵也陪了三杯。

如此一來，酒席間的氣氛就顯得輕鬆多了，朱總兵以主人身分，每人各敬三杯，最後却舉杯向呂艷秋道：「我一共敬你幾杯了？」

呂艷秋怔了一下道：「草民陪大人喝五次，應該是十五杯。」

朱總兵點點頭道：「好，巾幗不讓眉鬚，咱們再乾三杯，我還有話對妳說。」

二人又喝了三杯，朱總兵放下杯子，嘆了口氣道：「秋兒，妳知道我是誰嗎？」

呂艷秋一呆道：「大人是……」

「不要叫我大人，我是妳的二舅。」

呂艷秋猛然一震道：「二舅，難道你是……」

朱總兵苦笑着嘆了口氣道：「現在我這間書房都不是外人，太平他們已經跟我十年以上，雖然我從沒談及我的過去，但他們都是出身江湖，對我的從前身分多少也有個耳聞……」

他看看在座的人，頓了一頓道：「三十年前，江湖上有個無双刀王朱鵠天，各位可曾聽過這個人？」

天摩劍客點點頭道：「三十年前江湖上流傳着兩句話，武林有一劍，江湖看双刀，一劍是指劍堡堡主一劍擎天呂孝章，也就是秋兒的父親，双刀則指的是朱家双刀，在江湖中足可

稱爲第一刀了，双刀追魂朱無影和無双刀王朱鵠天姊弟兩人行俠江湖，從來未遇到敵手，因此也得罪了不少黑道人物，後來双刀追魂朱無影下嫁給一劍擎天呂孝章，過了兩年生下一女，就是現在的劍客呂艷秋，但在秋兒週歲前一天晚上，劍堡突然來了近百名黑道高手，而這些人不僅武功特高，且又都是在江湖未露過面的生面孔，呂孝章夫妻一劍双刀力拚兩千餘招，雖然搏殺了六七十名強敵，但他們夫妻二人也都身受重傷，浴血苦戰，老朽恰於此時趕到劍堡，本來是去向老友祝賀的，遇上這件事也就加入戰場，又經過兩個多時辰苦戰，雖搏殺了十多名高手，可是老朽也受了幾處劍傷，呂兄弟知道大勢已去，臨危託孤，把秋兒交給老朽，並掩護我衝出重圍。但劍堡發生大變之後，無双刀王朱鵠天也就從此在江湖上失踪……」

朱總兵不等他說完已老淚交流，倒身一拜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兄台當是名震武林的聖手華陀司馬丹青兄了？」

天摩劍客嘆了口氣道：「聖手華陀司馬丹青在江湖中已死去二十多年，今天遇上你這位無双刀王朱鵠天，只好又復活了。」

說完兩人都是流着老淚放聲大笑，但在笑聲中，他們已連乾了十多杯。

司馬丹青放下酒杯道：「你這位無双刀王是怎麼爬上一品大臣總兵身分的？」

朱鵠天神情悽楚道：「家姊夫妻遇害消息傳出後，我還不大相信，正待趕往劍堡探望，

中途却遇到一批不明身分江湖人暗襲，我雖殺了他們十三個人，而身上竟也中了十三處劍傷，後來我才發覺他們用的是人海戰術，犧牲一個人，刺傷對手一劍，我知道如繼續纏戰下去，絕難倖免，只好奮力殺出重圍逃走。」

「你又怎麼會當上這個總兵的？」

「我重傷脫圍，竟未注意方向，而糊裡糊塗的跑到了兩准總督的衙門口，當時什麼也不知道，人就昏了過去，這位總督也姓朱，倒是位好官，他交代軍醫替我治好傷，問我是不是遇上強盜未報案，我只好說是並把名字改爲朱振天。官府辦事不過應付公事，他們當然找不到強盜，後來這位朱總督留我在府裡當差，不久就遇上邊關發生戰亂，我被選去打仗，十多年下來竟爬到了這個總兵位置，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呂艷秋聽完，早已淚流滿面跪在朱鵠天面前道：「二舅，眞的是你？甥女常聽司馬大叔說我有一個舅舅，却沒想到竟是你這位總兵大人。」

朱鵠天撫着她的頭道：「傻孩子，妳竟開起二舅的玩笑來了。」

「我說的是眞話。」呂艷秋嫣然一笑道：「現在我可比鏢客神氣多了，他那個總兵府特使身分，以後在我面前可抖不開了。」

尤不平聳聳肩道：「我這個特使只是唬唬人的，現在妳搖身一變，由落魄江湖的劍客而

成爲總兵大人的外甥女，身價何止百倍？」

呂艷秋聲音一冷道：「鏢客，我不過是跟你開個玩笑，你幹嘛挖苦我？」

「我說的是眞話。」尤不平習慣性的又聳下肩道：「妳可是道道地地的總兵大人外甥女。」

朱鵠天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尤老弟的特使身分高於一切，老夫鄭重宣佈他可以代表總兵下令，在必要時，甚至連老夫都要聽他的。」

尤不平連忙跪下道：「晚輩乃一介武夫，出身草莽，怎敢當此大任？」

朱鵠天擺擺手道：「不要多說了，無双刀王的話從不更改。」

司馬丹青也接口道：「咱們還是討論正事要緊，一般世俗禮節最好全免掉。」

朱鵠天點頭同意道：「對，還是司馬兄快人快語，咱們目前當務之急是救災第一。」

「這一次救災工作，恐怕不會順利。」尤不平有些担心道：「三三會先後派出數批高手，幾乎全軍覆沒，他們不可能就此罷手。」

「老夫也担心他們派出高手，在中途埋伏攔截。」朱鵠天說道：「我手下雖有十多萬大軍，但能眞正派上用場的沒有幾個人。」

「晚輩是可以陪大人一行。」尤不平沈思片刻道：「但長白牧場在關外是咱們一個重要

據點，目前那邊能夠獨當一面的，連三環刀沈天寶在內也只有四名高手，他們的實力太單薄了。」

朱鵠天道：「老弟的意思，可是要我派兵支援？」

「晚輩想請前輩調動兩批騎兵，五千名鎮守天摩嶺，另外三千名最好是超級弓箭手，長期駐在長白牧場。」

朱鵠天有些不解道：「天摩嶺乃是一座荒山，老弟爲何要派五千名騎兵鎮守？」

「天摩劍客關重九獨闖興安嶺重傷之下，仍保留最後一口眞氣，找到司馬前輩要求代爲看守天摩嶺，依晚輩推想，這其中定有重大隱秘。」

司馬丹青點點頭道：「老朽也是這樣想，但却想不透關老兒有什隱密，他的天摩劍法雖超出各大門派，並不能稱爲武林一絕，假如還有其他什麼寶物，他在臨死前爲什麼不肯說明？」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尤不平表情很嚴肅的道：「關老先生臨終不肯吐露眞情，他是怕連累前輩。」

「老弟認爲天摩嶺一定有寶藏了？」司馬丹青也不由有些動疑。

「晚輩不敢肯定，但不應輕易放棄。」

「就照老弟的意思去做。」朱鵠天說道：「太平選一批精明可靠將領，明天就正式派兵出發。」

「師出必須有名。」尤不平說道：「派往長白牧場的人手，以協助牧耕爲由，可以長期住在那裡，但駐守天摩嶺的五千名騎兵，不妨擺出清剿姿態，隨時放出進攻興安嶺的風聲，使對方虛實莫測。」

「好計劃，老弟確有大將之材。」

「前輩過獎了，但這只是權宜之計，緩和一下長白牧場的緊張局勢，而我們的救災工作，仍是步步危機。」

「老弟這個鏢客可是金字招牌，咱們此行也許有驚，老夫相信不會有險。」

「就是因爲如此，所以晚輩才要更加小心，大人估計一下把全部珠寶兌現，需要多久時間可以出發，這一路上可能人家早已有了安排。」

「這筆災款數目太大，古北口還找不到這種銀莊，必須到京城去兌現。」

「古北口到北京最快也要兩天時間，往返就要去掉四天。」

「兵部尚書跟我私交還不算壞，老夫以私人身分用飛鴿傳書請他先替我準備一下，司馬兄和老弟及秋兒你們先走，我帶領一批軍隊隨後跟進。」

「這個辦法更行不通，大人官拜一品大臣，既然入京，怎可不上朝參見聖駕？」

朱鵠天一怔道：「不錯，如果按部就班經過官場手續，在時間上對咱們太不利了。」

「何況飛鴿傳書並不是好辦法。」尤不平說道：「如果中途被對方攔截去，對咱們更不利。」

「依老弟的意思呢？」

「兩准總督跟大人私交不是很好嗎？」

「對！老夫怎的沒有想到他。」朱總兵說道：「他最近身體雖然不太好，但對救災工作，他仍是樂於協助。」

「只要朱總督肯幫忙，問題就解決了，途中雖仍免不了有一番苦戰，却不致影響咱們的行動。」

「老弟意思是請朱總督出面協助？」

「這是最安全的辦法，大人盡量少帶人手，輕車簡從，最好是連盛太平也不必去。」

「這樣咱們的人不是太少了嗎？」

「應該是足夠了，一位無双刀王加上一位聖手華陀已經可以震翻半天邊，何況還有劍客和鏢客保駕，再加上兩位超級殺手，縱然是九大門派聯手，也未必就能攔得住咱們。」

朱鵠天想了一下道：「好，就這麼辦，反正老夫這個總兵早就不想幹了，即使洩露身分，大不了掛冠求去。」

「大人現在絕不能洩露身分，有了你這位總兵掩護，將來消滅三三會，咱們方便多了。」

「老夫的刀只要一出鞘，人家就認出我是誰了。」

「他們認出的是無双刀王，而不是鎮守山海關的朱總兵。」

朱鵠天怔了一下，還沒有弄懂他的意思，尤不平又接下去道：「盛大人對總兵府的事務很熟，他留下來不但可以主持大局，並且還可以臨時客串一下總兵大人，我相信這項任務他比司馬前輩扮得更逼眞。」

盛太平剛想反對，朱總兵已擺手阻止道：「尤老弟這個辦法不錯，這把守邊關的任務，暫時就由你全權處理。」

盛太平只好恭身退下，朱總兵這才豪邁一笑道：「想不到二十年後，老夫又重操舊業，而且隨行的都是江湖頂尖高手，這股力量遠超過十萬大軍。」

呂艷秋似乎也很興奮道：「二舅，你二十年未用寶刀，不知道老了沒有？」

一四

「丫頭，妳可是有意考考二舅？」

「秋兒不敢，但這裡有兩位現成的年輕刀手，二舅何妨跟他們切磋切磋。」

尤不平皺了下眉頭，還沒來得及阻攔，朱總兵已哈哈大笑道：「好，老夫在官場裡打滾了二十年，寶刀可能眞的老了，兩位小兄弟手下還請多留情。」

沈宋賓兄弟倆垂手肅立，却不知如何回話好，双双望着尤不平。

尤不平也感到很爲難，他深知三絕刀法的霸道，而沈宋賓兄弟倆內功基礎不過剛入門，如全力施出三絕刀法，連他們自己也難控制。

正當他們猶豫不決之際，呂艷秋又開了口道：「鏢客，你可是担心無双刀王不是他們兄弟對手？」

尤不平忍不住沉下臉道：「無双刀王名震武林數十年，豈是他們那幾手刀法所能匹敵，我只是覺得在此時此地切磋武功，毫無意義……」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朱鵠天已豪笑接口道：「有意思，老夫久聞三絕刀法之名，始

終沒有機會印証一下，今天我沒有帶刀，就以箸代刀，小兄弟．你們盡力施爲，我相信自保還沒有問題。」

他也不管在場的人同不同意，話一說完就拿起面前兩隻銀箸，双手一分道：「我知道兩位不肯先出招，老夫只好有僭了……」

就在他話聲未落，倏見銀光暴閃，冷銳的勁風硬把兩人逼退三步。

沈宋賓兄弟倆知道不出手是不行了，一反腕拔刀在手，聯手攻出三絕刀法第一招。

但見滾滾刀光，疾湧了過去。

可是二人的兇猛刀光離開朱鵠天身前尚有六尺，突聞兩聲輕響，兩柄疾進大刀的刀身被朱總兵的銀箸輕輕一點，竟被震開八尺，餘勁不減，幾乎使大刀脫手飛出。

沈宋賓暗中一震，他們自學成三絕刀法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被人震開，雖然他們未出全力，但面子上總不大好看。

二人互看一眼，恭聲說道：「大人請小心了。」

猛然一提眞氣，双刀互錯，出手就是三絕望月。

兄弟二人經過尤不平細心指點，再加上多日磨練對三絕刀法早已有了心得。

双刀才一出手，整個書房都充滿了刀炁，更被層層不斷的刀光所籠罩。

尤不平暗道一聲要糟，正待出劍震飛二人双刀，誰知朱鵠天比他更快，在滿屋刀光中，突然升起兩道銀芒，接着又是兩聲輕響。

刀光收斂了，而兩隻銀箸却仍握在朱總兵手中，不過在銀箸上留下兩條輕微的刀痕。

但沈宋賓兄弟倆却一連退後七步，才停身穩住了後衝之勢。

尤不平總算鬆了口氣道：「大人刀法蓋世……」

朱鵠天面容一整道：「這句話不應該出自你鏢客之口，假如不是有你兩粒豆子幫忙，我這兩隻筷子是絕對接不下三絕刀法。」

尤不平臉上一紅道：「前輩心胸磊落不失長者風範，假如你手中握的是兩柄刀，情形就不同了。」

「老夫承認我如双刀在手，他們倆兄弟很難佔到上風，但他們目前還沒完全領悟三絕刀法精髓，如再經過三兩年，你認爲情形又將如何？」

「二舅的無双刀如果在手，是不是能勝過三絕刀法？」呂艷秋顯得有些關心的問。

「勝了又能怎樣？輸了也並未輸掉我這無双刀王身分。」朱鵠天沉下臉道：「秋兒，妳可知道我爲什麼要逼着他們兄弟倆動手嗎？」

「二舅也是江湖人，難得有此機會顯示一下刀法……」

「胡說，練武的人首忌就是炫耀自己，二舅雖然官拜總兵，但十多年來，我從未放下武功也從未炫耀武功，三年前我聽說妳以劍客身分行俠江湖，雖覺得有點任性，還不失大體，可是妳今天的表現却使我很失望，咱們目前多少正事急着待辦，那來時間切磋武功，我接受妳的建議只是爲了見識一下三絕刀法，並非爲了炫耀自己……」

他說得聲色俱厲，呂艷秋竟羞愧得伏在朱鵠天懷裡大哭起來。

朱總兵最後又嘆口氣道：「咱們甥舅第一次見面，我的話是重一些，可是妳該記得咱們兩家的血海深仇，二舅雖逃過一死，但全家三十餘人却沒留下一個活口，從現在起我把妳交給尤老弟，希望妳在做人處事方面多跟他學習。」

「如果跟他學習，有一天我也會捉一隻三尾蠍子放在二舅的脖子上。」

朱鵠天一怔道：「什麼三尾蠍子？是怎麼回事？」

呂艷秋把南北老棧千毒姥姥的事說了。

朱鵠天哈哈一笑道：「妳學習能力不錯，千毒姥姥楚湘君是個出了名的難惹人物，她的一身武功就是靠着吃毒練的，妳若不是暗中加上七彩蛛王灰，那裡毒得死她。」

「這就是跟鏢客學習的。」呂艷秋說道：「甥女行走江湖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用毒。」

「這怎能和尤老弟扯上關係？」

「他明知我怕蠍子，却硬逼着我把一隻三尾蠍子放在脖子上，我現在想起來還噁心。」

「此乃權宜之計，怎麼算是整人？」

呂艷秋哼了一聲道：「什麼權宜之計，我當時也是這樣想，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在整我。」

「妳是怎麼知道的？」

「他既能在舉手之間殺了白青楓，當然也能殺死千毒姥姥。」

尤不平聳聳肩道：「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是南北二毒，而且對總兵府的情況也不甚瞭解，呂姑娘如爲了這件事耿耿於胸，妳就捉一隻活蠍子放在我的脖子上好了。」

「這可是你鏢客自己說的，到時候你不能反悔。」

「別說是一隻三尾蠍子，連體長九十八節的千年蜈蚣還不是照樣被我殺了。」

朱鵠天也笑了道：「傻丫頭，妳忘了尤老弟的神鵰，牠可比千毒姥姥厲害多了。」

呂艷秋還想再說下去，尤不平却突然目閃殺機道：「前輩，這總兵府的大牢，離此書房有多遠？」

朱鵠天一怔道：「隔了兩進院子，和這間書房是隔開了的，還有一段距離。」

「看守大牢的是什麼人負責？」

「是由一對夫婦看守，他們早年在江湖上也頗有點聲望，男的叫三寸釘梅藻昆，女的人稱獨臂梅婆。」

「前輩怎麼動用這種人看守總兵府的大牢重地？」尤不平顯得很不安。

「六年前我從兩准回京，在路上遇到的，他們當時傷得很重，我派人將他們醫好，他們自動說出身分來歷並苦苦要求要跟隨我，但經老夫六年來暗中觀察，發現他們表現還不錯。」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大人太過方正了，君子可欺之以方，所以才被小人所算計。」

朱鵠天一呆道：「難道梅藻昆有問題？」

「豈止有問題，三寸釘梅藻昆本來只是黑道上混混，後來他娶了個殘廢老婆，就一變而躋身江湖，其實獨臂梅婆並不是眞的殘廢，她的兩條胳臂都是好好的，由於她精通各種暗器，且又均淬有劇毒，早被江湖正派人士所不容，有一次他們在江都作案，正好遇上了酒瘋袁不器，這位老瘋子雖然年已過白，但嫉惡如仇的火爆脾氣依然不減當年，從江都一路追到准安，廢去她一臂一腿，經梅藻昆跪地苦求，並答應從此洗心革面永不再爲惡江湖，酒瘋才放過他們，不料獨臂梅婆狡詐無比，她手腿傷勢雖然不輕，並不致於殘廢，他們等袁不器離開後即躲起來醫傷，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傷好重出江湖，不但惡性未改且變本加厲，這件事又被酒瘋知道，即發誓要殺這一對敗類，可是袁不器幾乎找遍整個武林，却始終未見踪影，誰也想不到他們竟躲在總兵府中，而當起了牢頭。」

「老弟以爲這一次事變與他們有關？」

「豈止是有關，大牢中的囚犯早已被他們這兩個敗類放走光了。」

朱鵠天仍有些不信道：「老弟不會弄錯吧，看守大牢的有兩營侍衞軍，每一營都有十二名一等侍衞，他們武功雖不怎麼高明，但遇緊急狀況定會發出求援信號……」

「我剛才發現鬼手郎中趙鴻緒來劫牢時，也是這樣想。」尤不平說道：「後來聽前輩說負責看守大牢的乃是三寸釘梅藻昆夫妻，我就知道追趕已經不及，所以乾脆就讓他們走。」

朱鵠天一臉震駭之色道：「老弟是說有人劫牢？」

「不錯，就在前輩甥舅談得起勁時，我已聽出有人在挖地道，這個人大概是鬼手郎中趙鴻緒，所以我只注意方向和出入口，準備一有警報，我就守在出口處，來一個捉一個，却怎麼也沒想到三寸釘這兩個壞蛋，竟躲在大牢裡做內應。」

朱鵠天心中顯然不大相信，他交代盛太平帶着人手趕去察看。

可是沒有好久，只見盛太平一個人匆匆的趕回來，他向朱總兵報告說道：「尤大俠說得一點不錯，大牢裡重要人犯全被劫走，二十四名兵士、六名侍衞也全部被殺。」

「梅藻昆夫婦呢？」

「跟他們一起走了，有人從大牢裡面挖通一條地道，梅藻昆和獨臂梅婆從中接應，所以

他們連發警報的機會都沒有，屬下已留下四個人在指揮清理善後工作。」

朱鵠天長長嘆了口氣道：「老夫怎麼也不敢相信，他們在大白天劫牢。」

「不僅是大人這樣想法，每個人都是這樣想法。」尤不平說道：「所以這就是人性弱點。」

「咱們現在如果分頭全力追趕，或許可以把他們攔一部份回來。」

「依晚輩看法，還是讓他們逃走吧，這些人多數武功已廢，他們既不敢回到本門去，而三三會也不會對他們有興趣，有了這些人在一起，咱們要找趙鴻緒或獨臂梅婆還更容易些。」

朱鵠天怒氣難平道：「堂堂總兵府大牢被劫，傳到朝中豈不成了笑話？」

「有了三寸釘夫婦作內應，即使今天不劫，明天還是會劫。」尤不平說道：「前輩不必隱瞞眞象，據實把經過呈報皇上，咱們最好是今夜就動身。」

「這樣快動身？」朱鵠天有些不安道：「我担心皇上有什麼指示，太平處理不了……」

「盛大人精明強幹，他才是位標準的做官材料。」尤不平淡淡一笑道：「有些事情他可能比前輩辦得更好。」

「老弟如此急着動身，想必另有用意？」

「他們剛剛劫了大牢，必定以爲總兵府手忙脚亂，出動大軍分頭捉拿，絕對不會想到咱

們會利用這個時候出發救災。」

「對，老弟說得有道理，咱們就來他個將計就計。太平，派出兩千騎兵分四路捉拿逃犯，但只要虛張一下聲勢就可以了，不必太認眞。」

這樣一來，總兵府當眞成了草木皆兵，各處要道更是兵加一倍。可是就在捉拿逃犯聲中，總兵府的後門已由盛太平親自送出六人六騎。誰也想不到，這六匹馬上的騎士，竟然有鎭守邊關的總兵大人在內。關外出名駒，而這六匹馬更是經過千中選一的名駒中名駒。離開古北口，走在前面的尤不平突然双腿一夾，他坐下的白馬竟像箭一般激射出去。呂艷秋是跟在他後面，當然不肯示弱，一抖繮繩已和他跑個首尾相接。朱總兵走在第三名，由於十多年來南征北討，他的騎術在這些人中，比誰都高明。聖手華陀司馬丹靑是負責朱總兵的安全，也是緊緊跟進。沈宋賓兄弟倆走在最後，他們自小就跟沈天寶在賭場中長大的，他們見識多，但在任何場合中，却從不輕出一言，這也就是尤不平器重他們的原因。

沈宋賓兄弟倆是担任機動工作，所以他們的兩匹馬是時快時慢，控制自如。

這樣一路急奔下來，在第三天辰巳交接時光，他們已經進入山東省境內，過了魯山，這

一段路程少說也有千里以上，六匹良駒縱有日行千里之能，而此刻已是精疲力竭，透體是汗。而馬上的六位騎士，除了尤不平外，幾乎沒有一個人還可以繼續奔馳。

又勉強飛奔了約莫半個時辰，已來到魯山與蒙陰之間的一個小鎭市，這個小鎭叫做蒙陰寨。

走在前面的尤不平終於放鬆了繮繩，抬頭看了一下天色道：「咱們就在這裡休息一下吧，再過去都是大城市，很容易引起行人注意。」

呂艷秋喘着氣道：「假如是三三會或九大門派埋伏在蒙陰寨下，你還有再戰之力嗎？」

尤不平面容一整道：「我雖然是個鏢客，但也是劍手，一個好的劍手只要他的劍還在，是隨時都應該準備出戰的。」

呂艷秋苦笑搖頭道：「我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劍手，所以我已經沒有再戰的能力了。」

「但是當妳遇到另外一個劍手時，妳的戰鬥意志將會比平時更堅強。」

「我不懂你話中哲理，我只知道一個人的體能是勉強不來的。」

「妳所說的體能是指一般人而言，但任何一個練武的人，他都有一種潛在的力量，這種力量平時是不容易察覺的，但當妳的生命眞正受到威脅時，它就會在不知不覺間發揮出來。」

「你憑什麼如此肯定？」

「這是從體驗中所獲得的，是一種生與死之間的體驗，因爲我是鏢客，所以這種體驗我經過太多了。」

呂艷秋還想再問時，朱鵠天已走過來接上口道：「傻孩子，這種體驗是很難解釋的，唯有身歷其境的人，才能懂得其中道理。」

「我行走江湖的時間並不算短，而死在我劍下的人更不知有多少。」呂艷秋似乎不服氣。

「妳遇上多少名家劍手？」朱鵠天微帶怒氣。

「鏢客算不算名劍手？」

「當然算，至少在老夫所遇到的劍手中，還沒有高過他的。」

「可是在黃河下游……」

「老夫聽說過，你們在黃河下游打了兩天一夜未分勝敗，妳現在應該還記得，他一共用了幾招劍法？」

呂艷秋想了一下，突然跳起來道：「原來他只用一招平沙落雁在騙我的劍招？」

「平沙落雁是一種最普通的招式，凡是用劍的人沒有一個不會，妳連這一招普通劍法都解不了，還有什麼招式能值得人家騙的？」

尤不平岔開話題道：「大人當眞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你別忘了我也是江湖人。」朱鵠天感慨的說。

呂艷秋仍有些不服氣道：「照二舅這樣一說，咱們劍堡的劍法是一無可取了？」

「妳父親一劍擊天劍法，雖不能說是天下無敵，但如練到以氣馭劍境界，放眼武林找不出五人能接下他馭劍一擊的。」

「鏢客在不在這五個人之內？」

「當然在，而且尤老弟還是唯一能接下這一招不受傷的人，我雖然不是學劍的，但我知道一個劍手所俱備的條件、修養與胆識比劍術更重要。」

尤不平笑笑道：「前輩雖不是學劍的，但已盡得劍道精髓，以呂姑娘劍術而言，確已稱得上一流劍手，只是缺少磨練，劍手最忌的就是心浮氣躁。」

「所以我才把她交給你，目的就是讓她多磨練自己。」朱鵠天含有深意的說。

「這件事情容易，依晚輩推想不出六個時辰就會有人找上門來。」

「老弟可是已有什麼發現？」

「沒有，但我是鏢客，所以我有一種預感，在咱們四周早已隱伏着殺機。」

「老夫也認爲這種平靜並不是好兆，就請老弟先安排他們休息，人打尖馬上料，不管有沒有情況，咱們都該有個準備。」

「晚輩的意思是，前輩能不出手，還是盡量避免動手。」

「老夫已經憋了十多年，難得重操一次舊業，正想見識見識江湖上出了些什麼樣高手，你們都不必爲我的安全担心。」

「前輩既然決心一戰，咱們也就不必再急着趕路，反正此處距兩淮，最多不過兩天路程。」

「這樣最好不過，前面有家聚賢小吃，咱們就到那裡歇歇吧！」

尤不平放低聲音道：「前輩不愧爲江湖先進，你已經看出來了。」

朱鵠天微一點頭，却大踏步搶先朝聚賢小吃走去。

尤不平趕忙緊走兩步隨在他身後。

二人才一進店，後面的四個人也跟着到了，兩名店小二一齊迎過來道：「各位是住店還是打尖？」

「老夫要看你們如何招待，才能做決定。」朱鵠天大剌剌的坐了下來。

「原來各位是遊山玩水的。」店小二巴結着道：「本店是名符其實的賓至如歸，各位住下後保証你們連家都不想了……」

朱鵠天一拍桌子道：「混賬！咱們都是一批江湖亡命徒，本來就沒有家，還有什麼好想的？」

店小二忙又陪笑道：「各位原來是綠林好漢，咱們這聚賢小吃最歡迎的是江湖豪傑。」

「老夫却不喜歡聽廢話。」朱鵠天寒着臉道：「我這幾匹馬都是千里名駒，替我用上等的料，咱們已經三天未吃飯，也要上等酒席。」

店小二一躬腰道：「沒問題，咱們掌櫃的最高興結交江湖朋友。」

說着已端上茶水，而後又忙着替馬上料。

司馬丹青却乘店小二轉身離去時，屈指輕彈，每杯茶杯裡都落進一小粒藥丸，着水即化，却沒有任何顏色。

朱鵠天素知聖手華陀之能，他這粒小藥丸可以解去任何劇毒，他端起茶杯一飲而盡道：「想不到一個小小蒙陰寨，竟然如此好客。」

其餘五人也跟着把茶喝了下去，但就在這一轉眼間，店小二已把酒菜送了上來。

朱鵠天怔了一下，但隨即哈哈大笑道：「你們這座聚賢小吃眞的好客，竟連酒菜都是現成的。」

「小店往來客人，大都是江湖豪傑，時間對他們最寶貴，所以隨時都準備幾桌現成的酒菜……」

他正說得起勁，突然有人拍桌大罵道：「混賬東西，滿口胡言，老夫來了快兩個時辰，連杯水都沒等到，你們到底是好客還是看中了人家的銀子？」

開口罵人的是坐在靠裡面暗角處一個結衣老人，他面向裡邊看不出他的年齡，但從他那件百結長袍上看，似乎是很落魄。

他這一罵，不僅是店小二呆住了，而這邊桌上六個人，包括尤不平在內全都是一怔，因爲他們進店時，那個座位明明是空的，而且整個店內沒有一個客人，這個人是何時進來的，却沒有一個人知道。

朱鵠天看了下尤不平，轉向店小二道：「上門的就是顧客，你們怎麼可以冷落這位老先生？」

店小二皺着眉頭道：「咱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剛才那個位置還是空的……」

他話還沒有說完，老人又是一拍桌子道：「放屁！老夫大大方方從正門走進來，你們看不到，那是狗眼看人低，要不然就是開的黑店。」

店小二也不甘示弱道：「朋友，你不要仗着年紀大幾歲，就可以滿口胡言，江湖朋友誰不知蒙陰寨的聚賢小吃。」

老人聲音一冷道：「老夫就不知道，我老人家只聽說過蒙陰寨下有一家黑店，專門結交江湖匪類，殺官造反。」

店小二臉色一變道：「朋友，你要是缺少路費或有不方便之處，打聲招呼就可以了，最好少惹事。」

老人哼了一聲道：「你們這兩塊料，能做得了主？」

「四兩白乾，兩碟小菜外加一錢銀子。」店小二說道：「這是本店招待落魄江湖朋友的老規矩……」

老人不等他說完，已跳起來大罵道：「放屁！老夫又不是叫化子，接受你這種下九流的招待。」

他這一站起來，人也跟着轉了個方向，朱鵠天這邊六個人也都看清了他的面貌，可是却沒有一個人認識他。

朱鵠天早就看出他是一位江湖奇人，因此他也跟着站起來道：「四海之內皆兄弟，這位老兄如不見棄，就請過來共飲一杯如何？」

老人怪目翻了一下，道：「好啊，你這位兄台心好命好，又生就了富貴相，只可惜冲撞了邪氣，目前就有災難臨身。」

朱鵠天哈哈一笑道：「少年弟子江湖老，老朽十六歲就開始闖江湖，今年已經六十五歲，就算是埋骨蒙陰寨下，也不算夭逝。」

老人搖搖頭道：「你壯志未酬，心願未了，就此死了如何交代。」

「死了死了，一了百了，這倒不勞老兄關心。」

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倒是很看得開，二十年宦海浮沉，雖死已無憾，可是這些年輕人却白白陪上一條小命。」

他說着人已走了過來，大剌剌的坐在尤不平正對面。

朱鵠天端起杯子道：「相見就是有緣，來，老朽先敬兄台一杯。」

老人又將頭搖了一下道：「老兄既喝這杯酒，你西出陽關無故人，老夫與你無緣……」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驟見銀光閃動，兩把淬毒的柳葉飛刀已快如閃電般射進他後胸兩處要穴。

不知道飛刀是從那裡來的，但發刀人的手法却太高明了，不僅刀出無風，且既快又準。

老人雖然及時警覺，但他所坐的位置却是個死角，整個背都賣給人家了，無論如何也躲不過這兩刀。

眼看飛刀已觸及老人穴道，而尤不平面前的兩隻筷子，却在這突然之間，自動飛了出去。

竹箸飛行的速度比飛刀更快，竟畢直的射進老人前胸兩處穴道。

老人等於受到了前後夾擊，他舉起的右掌還沒有拍出，突然感到前胸微震，但他背後那兩柄飛刀，却在這一震之下，竟倒轉頭來，分別刺進兩名店小二心口。

二人連一聲都沒有哼，即倒地立時死去。

這一連串的變化，却把在場的人看得呆住了。

就在這時，櫃台後面轉角處，傳來一聲嬌笑道：「好功夫，隔火轉力而不傷人，看來大姊姊今天要會會你這位小鏢客了。」

「好的還在後頭呢！」尤不平面上充滿殺機道：「我倒是不相信妳這位流星飛刀眞能躲住不現身。」

呂艷秋素知這個流星飛刀萬可人，不但一手暗器獨步江湖，更是惡名遠播，再聽她講話嗲聲嗲氣的，不由大怒道：「不要臉，妳是誰的大姊姊？」

萬可人又是一聲嬌聲道：「小妹妹，妳吃那門子飛醋？雖然妳整天跟着小鏢客寸步不離，可是妳並沒有申請專利……」

呂艷秋不等她說完，已劍隨人起，一道寒森森劍氣把整個櫃枱都絞成了碎片，可是却沒有見到半點人影。

呂艷秋微微一怔道：「萬可人，我不相信妳能躲到地下去……」

她的左後方立時又傳來萬可人的笑聲道：「小妹妹，妳怎麼眞打？我如不是看在鏢客份上，妳早就躺下了。」

呂艷秋一振劍道：「妳眞不要臉，有種就給我滾出來！」

萬可人仍是笑道：「憑妳那兩手劍法，我站着不動，妳也傷不了我，我不出面是要和鏢客較較功夫。」

呂艷秋一挺長劍，正待發出一劍擎天，尤不平趕忙把她拉了回來，道：「妳不要中了她的激將法，先坐下看熱鬧，等下她會乖乖的走出來。」

萬可人格格一笑道：「兄弟，你好大口氣，姊姊自出江湖，還沒有人破得了我的七星拱月，只要你能破解這一招，我自然會現身。」

尤不平冷哼一聲道：「妳別把話說得太滿，先看看妳的七星還剩下幾星。」

只聽萬可人突然一聲厲叫道：「小混球，你太卑鄙了，怎麼出手偷襲……」

尤不平冷哼一聲道：「妳兩次發刀，又向誰打過招呼了？」

「老娘是靠着暗器起家，爲什麼要打招呼？」

「既然說明了是比暗器，又怎能算偷襲？」

萬可人停了一下道：「好，我認輸，你替我解開穴道，把飛刀還給我，老娘答應絕不再管這檔子事。」

尤不平笑笑道：「可以，妳先出來陪咱們喝兩杯，我還有事請教。」

「那酒裡有毒，不能喝。」

「咱們這麼多的人，難道還抵不上妳一條命？」

萬可人想想道：「好吧，我出來，咱們可是君子協定。」

「妳應該相信鏢客的金字招牌。」

「我當然信得過你，却担心挨上那位小妹妹一劍。」

尤不平聳聳肩道：「妳最好別招惹她，剛才她那一招劍法如果發出去，妳就沒有現在輕鬆了。」

「她是誰？值得你如此關心？」

「她就是劍客，聞名江湖的劍客，妳知道嗎？」

「她是劍客？劍客是個女的？」

「劍客兩個字只准男人用，有規定嗎？」呂艷秋怒哼了一聲。

「當然沒有，小妹妹，妳別那麼兇。」萬可人媚聲說道：「咱們做個朋友好嗎？」

「不好，誰跟妳這種女人做朋友，八輩子都要倒楣。」呂艷秋說完把臉轉到一邊去。

「妳不願意跟我做朋友，我跟鏢客做朋友，妳不會反對吧？」

「我憑什麼反對？」呂艷秋的手不自覺摸住劍柄道：「只要他高興，妳嫁給他也沒人管。」

萬可人格格一笑道：「眞的？我嫁給他妳怎麼辦？」

呂艷秋大怒道：「妳眞是無恥，妳嫁給他與我有什麼關係？」

「這可是妳說的，到時候可不能找我拚命……」

「妳有沒有完？」尤不平沉下了臉道：「假如妳再嚕嗦個不停，此地至少有兩個人想殺妳。」

「你說的是那老酒鬼，他已經想殺我十年了，可是每次見到我，總是夾着尾巴跑得比兔子還快。」

「胡說！」尤不平滿面怒容道：「酒瘋袁老前輩，爲人太過方正，生平不殺女人，所以才被妳抓住弱點。」

原來這個百結老人正是江湖黑道聞名喪胆的酒瘋袁不器。他不等尤不平說完，已冷冷接口道：「老夫這個臭規矩，早在六年前就被梅家那兩個敗類，逼得廢除了。現在老夫只殺該

殺的人，從不分男女。」

「假如我現在走出來陪你們喝酒，你還是要殺我？」萬可人媚聲說道。

袁不器一怔道：「老夫可以在外面等妳出了酒店再殺妳。」

「行，吃飽了再動手才有力氣，但小劍客怎麼說？」

「我也在外面等着妳，不過我要先動手。」

「你們好像認爲我今天是死定了，假如我一直在店裡陪着他們喝酒不走呢？」

呂艷秋也是一怔道：「他們不會對妳這種女人有興趣。」

「妳指他們是誰？」萬可人說道：「這裡除去你們兩人，還有三個小的，兩個老的……」

「姓萬的，我勸妳死了心吧！」尤不平冷聲說道：「妳想拖延時間運氣衝穴，那可是做夢，妳現在不妨再運氣試試……」

萬可人未等他說完，突然從牆壁裡跳出來道：「小混球，你破了老奶奶的氣功。」

「我如想殺妳，也不過舉手之勞，又何必廢妳武功。」

「我先前還可以運足五成眞力，怎麼現在連兩成都沒有了？」

「那是妳自作聰明造成的，我的點穴手法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能解。」

「這個人是誰？」

「是我自己，除了我誰也沒有辦法。」

「你太狂了，江湖上比你高明的人不知有多少。」

「不錯，但高明的人不一定每件功夫都高明，妳既然是靠着暗器起家的，妳知不知道我在妳身上點了那幾處穴道？」

萬可人一呆，暗將全身穴道都默察一遍，仍然找不出是那幾處穴道受制。

尤不平冷哼一聲，突然双手疾揚，衆人還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而在萬可人剛才停身的那面牆壁中，已連續發出七聲慘嚎，但在牆壁外面，却整齊的排列着萬可人七柄淬毒飛刀。刀刃深入牆內，外面僅剩刀柄，却不斷有鮮血流出。

沒有人知道尤不平這七把飛刀是那裡來的，只有萬可人鐵青着臉道：「鏢客，你的手段太狠了，他們七個人武功都很平常……」

尤不平双手輕抖，又有七把飛刀落在萬可人身前，道：「不錯，他們七個人的武功是很平常，但他們七人聯手發刀的潛力和準確性，却比妳高明多了，我收回妳的七柄飛刀只用一隻手，而刀身變化亦不大，可是他們七刀齊出時，我用了兩隻手還幾乎收不住，所以我才用妳的原先七把刀，殺了他們七個人。」

萬可人怒罵一聲道：「這七個混球也眞該死，他們如果不急着出手，你絕不會想到我的

七星拱月還有替身。」

尤不平冷漠一笑道：「妳第一次偷襲袁老前輩時，我就知道在夾牆裡面躲有七個人，只是沒有想到他們會是妳的替身。」

萬可人輕輕一嘆道：「我是低估了你，而且你比傳說中更高明，現在你準備怎樣對付我？」

「妳如果能履行妳的諾言，咱們的鬥法可以到此爲止了。」

「你敢相信我？」

「江湖上只知道我是鏢客，却不知道我還是個賭徒。」

「你不怕這個賭注下得太大？」

「我既是賭徒，就不怕賭注大，只怕沒有翻本的機會。」

「你是準備在我身上翻本了？」

「這就是我不殺妳的原因。」

一五

萬可人搖搖頭道：「鏢客，我是眞的服了你，你能活到現在沒被殺死，是有你的生存之道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們的生存之道。」尤不平說道：「只是方式不同，我相信想殺妳的人一定也不少，妳不是一樣還活得好好的。」

「咱們雖然同樣是活着，但活的意義却大不相同，就算你不殺我，我生離聚賢小吃的機會，還是不大。」

「只要我能活着，這個賭注我還是願意和妳繼續賭下去的。」

萬可人目中一亮道：「這樣說，我倒要好好的陪你喝幾杯了。」

尤不平望着袁不器聳聳肩道：「前輩，您也請坐下來吧，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袁不器輕哼一聲道：「此店所有食物都下有劇毒，老夫還不想死。」

「咱們已吃喝了半天，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嗎？」

「老夫也正奇怪這件事，除非你們之中……」

他突然瞪着司馬丹青，看了好久，才指着他的鼻子道：「好個司馬老兒你裝死裝了幾十年，原來是躲在衙門裡去享清福。」

司馬丹青苦笑道：「袁兄的火爆性子依然不減當年，你既明知咱們都在這裡，爲什麼還躲在暗角裡？故意打扮成叫化子樣？」

「老夫也是昨天才到蒙陰。」袁不器說道：「正好遇上窮家幫一個七級長老，據他所獲得的消息，蒙陰寨至少已聚集了兩百名以上武林高手，他們對於尤老弟所帶的銀子，勢在必得，從這間聚賢小吃開始，一路下去至少有十五處埋伏，他們已經動用了散佈在中原各地的全部力量。」

尤不平有些意外道：「他們只動用中原各地武林敗類，三三會的主力沒有出動？」

「聽說他們大鬧總兵府，企圖夾持朱總兵，而鬼手郎中趙鴻緒勾結獨臂梅婆又刼了大牢，皇上得到奏本異常震怒，除令朱總兵派出八千騎兵，駐守天摩嶺監視三三會外，並於近日內將調動大軍十萬圍剿興安嶺，所以三三會關外的實力不敢輕動，正準備迎戰官兵。」

尤不平與朱鵠天互換了一個眼色，他們知道這是盛太平的傑作，顯然這種宣傳已經收到初步效果。

袁不器端起杯子，一口氣連乾了好幾杯，才抹抹嘴道：「各位是否有什麼打算，窮家幫

已經發出飛鴿報請幫主，他們知道這批銀兩是救災用的，已準備於必要時全力出面協助各位。」

「窮家幫這些老叫化子的消息，還眞靈通。」司馬丹青感慨的說道。

尤不平也輕嘆一聲道：「窮家弟子遍佈天下，數百年來一直以忠義傳幫，照目前情形看，整個江湖除了窮家幫未向三三會妥協外，其他各大門派可能都已靠不住。」

袁不器又喝了一杯酒道：「老夫活了一百多歲，我生平最敬佩的只有窮家幫掌門九指拙丐蔡叔仁……」

他放下酒杯，看看尤不平道：「老夫今天却又多敬佩一位青年俠士。」

司馬丹青冷笑一聲道：「老醉鬼，你說話怎麼也學得婆婆媽媽起來。」

「老夫敬佩尤老弟，並不是因爲他救了我一命，而是他那一手隔穴擊物，而不傷人的手法，我自信江湖各門各派的武功，我不知道的很少，但搜盡枯腸仍然想不出這是那一門功夫。」

司馬丹青哈哈一笑道：「老醉鬼，我勸你還是乖乖的喝酒，留點精神等下還要辦正事，這小子別的本領沒有，雜耍門道他可多得很，老夫和他相識已十多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的葫蘆裡到底裝有多少藥。」

「這種雜耍功夫老夫可是第一次開眼界，想必你聖手華陀也是位大行家了。」袁不器冷笑說着。

「不錯，老夫別的本領沒有，整人的辦法可多得是，你老醉鬼如不服氣，咱們可以當場試驗。」

「除了利用藥物之外，老夫想不出你還有什麼高明辦法整人……」

萬可人見他們說個沒完，不由大急道：「鏢客，你們這一批老少混球，竟然混到一塊去了，你們喝酒談天怎麼把我忘了？」

尤不平笑笑道：「在下以爲姑娘是位女孩子家，不善飲酒，所以才未邀請。」

「放屁！如果眞的喝起酒來，袁老鬼在我面前也要甘敗下風。」

「原來如此，在下失敬了。」尤不平聳聳肩道：「來，我敬姑娘一杯。」

他口中說着，右手已舉起杯子。

萬可人見他很認眞，不自覺的也伸手端起杯子跟他照了一照，一飲而盡。

可是當她喝完酒後，才發覺穴道已被解開，不由一怔道：「你眞是小混球，既然解開我的穴道，怎麼也不說一聲？」

「是妳自己緊張過度。」尤不平聳了下肩道：「我在殺妳七個替身時，就已經把妳的穴

道解開了。」

萬可人想了一下道：「你眞是個混球，那時我氣得恨不得摑你兩個耳光子，怎麼會想到你替我解穴。」

「所以我說妳不夠鎭靜，假如那時我殺了妳，恐怕妳自己還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萬可人嘆了口氣道：「我出道以來，今天第一次輸得澈底，咱們的協定永遠有效。來，袁老鬼，咱們也有十年不見了，我找你乾三杯。」

袁不器喝完了三杯，才哈哈大笑道：「妳怎麼會對老夫垂青，我既窮又老，全部家當只有一隻破葫蘆……」

他話還沒有說完，桌面上錫酒壺裡的酒，突然箭也似的朝他口中激射過去。

袁不器冷冷一笑，張口就飲。

萬可人哼了一聲道：「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等一下就有你好看的了。」

袁不器剛把酒喝完，突然双手抱着肚子，愁眉苦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尤不平臉色一沉道：「妳在酒裡下了毒？」

「我雖不是出身名門正派，却還不致下流至此。」

「袁老前輩素有千杯不醉之量，怎麼喝下妳一壺酒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是好心敬他的酒，他却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想佔我的便宜，所以我才放了一粒巴豆在酒裡，讓他出出醜。」

「妳怎麼可以開這種玩笑？」

「是他先開我的玩笑。」

尤不平看看司馬丹青道：「前輩，趕快給他一粒解藥。」

「不行！」司馬丹青說道：「巴豆雖不是毒藥，但服下之後，必須先把它拉出來，如果馬上服解藥，把餘毒留在胃裡比中毒還嚴重。」

「司馬先生不愧爲聖手華陀。」萬可人說道：「袁老鬼，你再不去如廁，等下可要當場出醜了。」

袁不器咬着牙，走到內間去了。尤不平從聖手華陀手中接過一粒解藥，也跟在他後面。

萬可人又向呂艷秋笑笑道：「小妹妹，咱們剛才是一場誤會，現在既然是一家人了，我也敬妳一杯。」

呂艷秋冷着臉道：「誰跟妳是一家人，咱們的賬還沒算呢！」

「如果妳一定要算，大姐姐我就讓妳刺一劍出出氣可以吧？」

「我不想討妳這個便宜，我只想領教一下妳的七星拱月。」

「恕大姐不能奉陪，我寧願向妳道個歉。」

「哼！伶牙利齒，我不割掉妳的舌頭絕不甘心。」

萬可人苦笑道：「小妹妹，我絕對沒有惡意，假如妳眞割掉我的舌頭，妳可能會失去鏢客。」

「鏢客眞的會愛妳？」

「小妹妹，妳眞的太嫩了，我比尤不平至少要大三十歲，他做我的兒子還差不多，我雖然很愛他，但不是你們那種男女之愛，我愛的是他的才華和他那種俠義風範，像他這種青年，我相信連三三會也同樣愛他。」

「鬼話，你們正想盡方法要殺他。」

「不錯，他們想殺他並不全爲了恨他，他的朋友想佔有他，而他的敵人也同樣想佔有他，正邪兩派都想爭取他，但鏢客仍然是鏢客，他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他超然的人格，不是他的武功，所以他不會受任何人影響，九大門派嫉妒他，他的敵人想殺他，假如連他的朋友都自私得想佔有他，鏢客可能會從此躲起來，也可能變成一個瘋子。」

呂艷秋還想說什麼時，朱鵠天已沉下臉道：「秋兒，萬姑娘說的已經夠明白了，妳假如還任性胡鬧，連我這個作舅舅的也只好不要妳了。」

呂艷秋並不笨，而且萬可人說的她也承認是實情，只是少女的天性，大多不肯當人家面前認錯，現在朱鵠天一發脾氣，她趕忙乘機下台，向萬可人福了福道：「小妹年幼無知，向大姐道歉。」

萬可人大剌剌的受了她一禮，而後才起身把她拉在身旁坐下道：「大姐姐受了妳這個禮不是白受的，至少我會幫助妳綁住鏢客。」

呂艷秋紅着臉故意岔開話題道：「妳不向袁老前輩陪個不是，恐怕他等一下出來會找大姐算賬。」

「有了妳這位小劍客幫忙，一個老酒鬼還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他是個成名人物，要道歉也應該是他向我道歉，才不失其做人原則。」

「妳在酒中下了巴豆，把人家整得很慘，還要他向妳道歉？」

「老酒鬼出來了，妳要是不相信，不妨去問問他，是他向我道歉還是我向他道歉？」

她說話的聲音雖然很低，但仍被袁不器聽見了，他苦笑一聲道：「算了，老夫明知妳是在整我，但念在妳沒有惡意，所以咱們之間的新賬抵消，舊賬仍然保留。」

萬可人大怒道：「老混球，你眞是混賬還加六級，你在未進店之前就中了人家無形劇毒，只因爲內力深厚，一時不易發作，雖然有聖手華陀在坐，但不用巴豆先把它瀉出來，等毒發

後就沒有這麼容易醫治了，你不但不說一聲謝謝，還要找我算舊賬。」

「老夫只是說舊賬保留，並沒有說現在就要找妳算。」

「你現在就算我也不在乎，你可以劃出道來呀！」

袁不器伸手提起另一隻錫酒壺道：「來而不往非禮也，老夫也敬妳一壺。」

隨着他的話聲，壺中匹練也似的飛出兩道酒箭。

萬可人冷哼一聲道：「本姑娘不領你這個情……」

她右手輕輕一搖，那兩道酒箭竟變成萬點氣珠，疾朝窗外飛洒而出。

但緊接着就傳來三聲慘嚎，哀叫不停，至少有三個人被酒珠洒中，像是痛苦已極。

萬可人喝了口酒道：「可惜，被跑掉兩個，想不到他們身手如此高，竟然能躲過我的一招萬流歸宗。」

尤不平笑笑道：「不是來人武功高，是袁前輩藏了私，另外兩個被他留下了。」

萬可人一怔道：「他怎麼留的？」

「袁前輩酒箭發出時，是分成兩條有形和兩條無形，妳出手搖散成珠的是有形酒箭，而且妳當時又把注意力放在敵人方面，而忽略了無形酒箭，所以另外兩個人反而被他搶先制住。」

萬　萬可人大怒道：「好啊，老酒鬼，你倒眞的有心跟我較上了……」

尤不平趕忙接口道：「這五個人都是通風報信小角色，二位何苦計較。」

袁不器已站了起來道：「老夫去把他們提來問問。」

「不用了！」尤不平說道：「他們都死啦。」

萬可人不信道：「我只是傷了他們幾處不重要的穴道，怎麼會死呢？」

「是被他們自己人殺死的。」尤不平說道：「那個隱身在暗中的人，才是眞正高手，三十丈飛葉殺人，不但是高手也是暗器名家。」

萬可人臉色一變道：「難道是他？」

「燕山門的掌門，千臂哪吒燕玄。」尤不平淡淡的說。

「不錯，是他。」萬可人說道：「你見過他了？」

「沒見過人，但我收了他九隻燕尾鏢，結果把他給嚇跑了。」

「鏢客，你居然破了他的龍擺九尾？」

「我剛出江湖就聽過千臂哪吒燕玄這個名字，和他的天下無敵的燕尾鏢，但始終沒有機會碰面，剛才他一出手就是九隻燕尾鏢，我猜他可能就是燕玄，而那九隻燕尾鏢，也可能就是震驚江湖的龍擺九尾，所以我才不敢冒險硬接。」

「那你是怎麼收了他九隻燕尾鏢的？」

尤不平笑笑道：「我是現學現賣，就模仿妳的剛才那招萬流歸宗。」

萬可人不信道：「你不要騙人，憑我那招萬流歸宗連他的邊也碰不到。」

「妳看那大樑上插着的九隻燕尾，是不是燕山掌門燕玄所有？」

衆人聞言抬頭一看，果然見頭頂大樑上併排的插着九隻燕尾鏢，但在四周却又排列兩圈大豆子。

萬可人也是暗器高手，她想了一下，忍不住大笑起來道：「鏢客，你眞是個天才，但燕玄如果知道你是用這種庸俗手法，破了他的龍擺九尾，不氣死才怪。」

「這招手法是妳看家本領，妳怎麼可以稱它庸俗？」

「這一招只能適用於偷襲。」萬可人說道：「因爲你的內力高出燕玄太多，完全是以弱肉強食的方式，硬把它給逼到大樑上去的。」

「在未瞭解敵人實力之前，這是一種最不冒險的辦法。」尤不平說道：「在他的燕尾鏢勁力未消除，我的豆子永遠包圍住它，我不去動他的燕尾鏢，他也不敢去動我的大豆，如果這樣一直打下去，吃虧的還是他，因爲我身上還有好幾斤大豆，但他却不可能帶五十隻燕尾鏢。」

萬可人嘆了口氣道：「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但你坐這裡未動，已和燕玄交手一招，而且又未被大家發現，這份功力也就夠人佩服的了。」

尤不平聳聳肩道：「司馬前輩說得不錯，除了劍道之外，我學的都是一些雜耍玩藝，所以在和人動手時，全靠技巧，你們是被另外五個人分散注意力，燕玄也是跟我一樣想取巧。」

「兄弟，咱們這些人誰也不是新出道的。」萬可人正色說道：「對付一般小混混取點巧還有可能，但對手是大名鼎鼎的燕山門掌門千臂哪吒燕玄，我却想不出你這個巧是怎麼取的？」

尤不平又聳了下肩道：「我說的是實話，每次在遇到高手時，我的應付方法都是臨時被逼出來的，甚至連我自己都說不出名稱，比如妳那招萬流歸宗，我施出的手法和變化都不是從妳的招式裡蛻變出來的。」

「就是因爲你把這一招弄成四不像，所以我才說你是言不由衷。」

「那妳就叫它四不像好了。」

萬可人還想再說時，袁不器已冷哼一聲道：「妳太嚕嗦了，難道江湖中各門各派招式妳都知道？」

「你老鬼除了喝酒還懂什麼？我整整花了十年工夫，仍研究不出破解燕玄的龍擺九尾。」

「這個圖案一時大概不會破壞，妳把它記下來不就行了。」尤不平說道。

「如果有那麼容易，我早就記了。」

「我以爲要破解千臂哪吒的招式，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一刀砍下他的双臂。」

「這個辦法當然是最好不過，但他的双臂又豈是那麼好砍的？」

「他如果敢接近到我的三丈之內，不要說是双臂，連他腦袋飛了他都不會知道。」

萬可人神色一動道：「你的馭劍殺人可以遠及三丈？」

尤不平聳聳肩道：「三丈距離是指我站着不動而言，假如我飛身馭劍，使出身劍合一招式，三十丈之內取人首級，不過是舉手之勞。」

萬可人伸伸舌頭道：「三十丈之內殺人，那不成了劍仙，怪不得江湖上人最怕你的劍。」

「世上那有劍仙，我只是基礎打得好，苦也吃得多，所以比較一般劍手耐勁要強一些。」

呂艷秋很不服氣道：「我兩歲就開始練劍，吃的苦比你更多，但我全力馭劍出擊，也僅能在兩丈內傷人。」

尤不平聳聳肩道：「劍術是一門硬碰硬的學問，一點也摻不了假，除了天賦之外，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誰都懂得這些理論。」呂艷秋哼了一聲道：「你不妨表演一下，讓咱們開開眼界，三

十丈之內取人首級，是怎麼個取法？」

朱鵠天剛想阻止，尤不平已接口道：「好，咱們總得找個試驗品。」

「這種要腦袋的事，誰也不願試驗，咱們就用那個酒罐子好了。」

呂艷秋指着櫃枱後面一個空酒罐子。

尤不平估計一下道：「這最多只有十丈距離，怎能算標準？」

呂艷秋笑笑道：「你退後二十丈不就行了。」

尤不平搖搖頭道：「双方交手都想搶佔先機，那有退後二十丈再打的？」

「咱們是看你表演，又沒有人跟你眞打。」

尤不平聳聳肩，轉身用脚步慢慢向窗口方向量去。

呂艷秋却很認眞的替他數着，一丈，二丈，五丈，十丈，一直數到十八丈時，她突然大叫道：「夠了，鏢客，飛身出劍……」

尤不平隨着她的聲音，身子突然飛起，在劍氣暴漲中，像閃電一般穿窗而去。

在場的人被他這突然舉動，不由一呆，但緊接着就聽到窗外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呂艷秋緊隨在尤不平身後，劍出如虹，一口氣至少也被她殺掉十個人以上。

等到衆人跟着趕到店外時，已經是遍地屍體和殘肢斷骸。

有十五個人前胸中劍，那是鏢客殺人慣用手法，另外一個老人，双臂齊肩以下全被劍氣絞碎。

萬可人見到那個斷臂老人，先是一怔，隨即流着淚，跪在尤不平面前道：「謝謝你，鏢客，如果不是你幫忙，我這一生永遠也沒有機會報仇。」

尤不平趕忙將她扶起道：「他大概就是燕山門的掌門，千臂哪吒燕玄吧？」

萬可人點點頭道：「三十五年前，他與崆峒派聯手殺了我全家二十餘口，我那時只有十二歲，被七海漁翁萬石公救走，並拜他爲師，本來我不是姓萬，神拳程守節就是先父，我的本名叫做程露寒，爲了報仇才改隨師姓。」

「我見妳一直注意我破解他的那一招龍擺九尾，就知道妳很可能跟他有仇，所以才答應妳砍去他的双臂。」

「尤不平，你太卑鄙了。」燕玄厲聲說道：「老夫如不聽信你的鬼話，什麼三十丈內馭劍殺人，你根本就無法傷去我的双臂。」

「只能怪你太笨。」尤不平說道：「在你準備放火時，我不是說過要削斷你的双臂嗎？」

「老夫是把你當個人物，怎會想到你如此卑鄙。」

「你身爲一派掌門，却幹偷偷摸摸的放火勾當，算不算是卑鄙？」

「老夫既落在你們手裡，廢話也就不必多說了。」

尤不平聳下肩道：「這還像一派掌門樣子，怎麼處置你是這位程姑娘的事。」

他說完又走向另外五名受傷大漢道：「你們大概就是魯山五英？」

爲首大漢冷哼一聲道：「不錯，我叫崔曙，他們四人都是我弟弟。」

「追陽劍崔曙。」尤不平說道：「在下久聞你的大名。」

「我的大名不會比鏢客更响亮。」

「那要看從那一方面說起，你們魯山五英在江湖中給人印象並不太壞，而我這個鏢客素以跑單幫出名，所以出劍必須要快要狠，江湖人知道我的名字，只有那些見到我出劍的人，但他們都離開了這個世界，而我這次却破例對你劍下留情。」

「閣下出劍之快，確是崔某生平僅見，但你不殺咱們兄弟，想必另有原因？」

「在下想知道三三會和你們魯山五英有什麼關係？」

「咱們根本就不知道三三會是個什麼組織。」

「那麼你狙擊我，是受九大門派所使？」

「九大門派只有少數趕到，而且他們不知道你保的這趟賧鏢。」

「賧鏢？誰告訴你們我保的是賧鏢？」

「鬼手郎中趙鴻緒，他告訴燕山門掌門燕玄，說你保了一批暗鏢，主人是當今皇上的遠親，做了幾十年貼官，此次告老返鄉，攜帶金銀珠寶價值連城。」

「你們知道這個退休的皇親是誰？」

「不知道。」

「你們總該知道我保鏢的規矩？」

「僅是耳聞，閣下似乎喜歡獨來獨往。」

「不僅如此，我一向只保暗鏢，不保明鏢，出鏢時更不插鏢旗不請鏢師，跟我走在一起的這些人，你看他們像鏢師？還是像退休的皇親？」

崔曙微微一怔道：「在下覺得他們都是江湖人，也許是閣下邀來的幫手。」

尤不平冷冷一笑道：「他們是我的幫手不錯，但不是我邀請的，而是他們自願來的。」

「你保的貼鏢也是事實了？」

「不僅是事實，而且數目龐大，總值白銀已超過千萬兩以上。」

「這就証明鬼手郎中沒有說錯。」

「他只說對一半，因爲我保的不是貼鏢。」

「管他是什麼鏢，咱們目的是銀子。」魯山五英崔佑不耐煩的說。

尤不平聲音一冷道：「這批銀子是鎮守山海關朱總兵派我送到黃河去救災的，各位還想打劫嗎？」

崔佑哈哈一笑道：「你的話連白痴也不會信，總兵府救災的銀子，會派一個江湖人護送。」

「因爲我是鏢客，朱總兵把銀子交給我，比派十萬大軍更保險。」

「你來到蒙陰就不保險，除非你把銀子留下。」

尤不平看了崔曙一眼道：「你們五個人都想要這批銀子？」

崔佑不等崔曙答話，已搶着接口道：「想要這批銀子的人，中原武林高手差不多都來了。」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在下久聞魯山五英雖以打劫爲生，但却不劫忠臣孝子，且又劫財不傷人，所以我劍下才留了情，想不到你們連個市井小人都不如，聽到銀子連命都不要了，銀子就在我身上，你們有本領來拿吧！」

經尤不平一說，五人才想到身上要穴早被人家劍氣封死，不由面面相覷。

尤不平臉上充滿殺氣道：「像你們這種江湖敗類，我殺了你們等於對我是一種的汚辱，就讓你們留在這裡等着吧，如果有人能解開你們的穴道，將來還有機會找我報仇，但二十四

個時辰之內，被封穴道會自動解開，只是你們的武功將從此消失，以後再也不能靠打劫爲生了。」

他說完走回店內，其餘的人也都相繼回店。

流星刀萬可人這時已經恢復她的本名程露寒，她把燕山門掌門千臂哪吒燕玄的頭割下來，遙空拜祭一番，大仇已報，她回到店內等於是換了一個人，言談舉止端莊無比，一改過去輕浮媚態。

朱鵠天和程露寒的父親神拳程守節，曾有數面之緣，只是他此刻不便表明身分。而在坐的除了沈宋賓兄弟外，大多知道程守節五十年前憑一双拳，曾使黑道聞名喪胆，所以對程露寒也就另眼相看。

朱鵠天首先舉杯道：「恭喜程姑娘大仇得報，老朽敬妳一杯。」

程露寒反而有些不好意思，她站起身朝各人福了一福道：「小女子爲了報仇心切，浪跡江湖實有辱先人名節，尙祈各位體諒。」

她說完先乾一杯。袁不器素來不拘小節，他哈哈一笑道：「衝着妳這句話，咱們的舊賬也不必算了。」

程露寒苦笑一聲道：「袁大俠如算舊賬，我絕不還手。」

袁不器搖搖頭道：「算了算了，但老夫有一件事却始終弄不明白。」

尤不平聳了下肩道：「前輩可是想問我怎麼知道千臂哪吒燕玄在窗外的？」

「不錯，你們兩人一搭一唱，演得那麼逼眞，老夫還眞以爲你已練成劍仙，可以在三十丈內殺人。」

「晚輩並沒有誇張，而且三十丈內殺人，並不一定要練成劍仙。」

「如此說你的馭劍術已經有了大成。」

「不敢說有大成，但晚輩如運集全部眞力，使出身劍合一的馭劍一擊，三十丈內，恐怕無人能躲過這一劍，但這一擊攻出之後，一個時辰內，晚輩却無力發出第二劍。」

袁不器嘆了口氣道：「老夫活了一百多歲，還未遇見過這樣劍手，三十丈內馭劍殺人又與劍仙何異？」

「晚輩沒有見過劍仙，但傳說中劍仙用的是飛劍，百里之內取人首級，可以隨心所欲，但他們練劍方式，却全憑道家吐吶功夫。」

「那也僅限於傳說，老夫相信在座的人，誰也沒見過。」

程露寒喝一杯酒道：「尤老弟剛才那一招劍法，並不遜於劍仙，以千臂哪吒燕玄的修爲，竟連閃讓的機會都沒有。」

「他是被我唬住了。」尤不平說道：「如正面交手，那一招最多只能制住魯山五英。」

「可是你是先削斷燕玄双臂，才點五英穴道的。」

「他們的目的是來放火，這裡是魯山五英的地盤，所以這家聚賢小吃四周，暗中早就被埋下炸藥，但千臂哪吒那招成名的龍擺九尾，被我糊裡糊塗的破了，他當然不甘心，逃走後又偷偷的潛回來，正好遇上程女俠在談武林中各派的暗器手法，並一再表示燕山門的龍擺九尾無人能破，燕玄既是暗器名家，他當然也想多聽一些，他暫是阻止五英放火，正與程女士犯了同樣的錯誤，將精神都集中在那一把關外名產大豆子上，他當然研究不出結果，當時又氣又驚，正要指揮魯山五英放火，我只好暗中和劍客打個招呼，終於一擊成功。」

司馬丹青哈哈一笑道：「身無彩鳳双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你們兩個人什麼時候有了這種默契，老夫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程露寒笑着接口道：「司馬先生只讀本草綱目，不看情書大全，如何懂得人家眉目傳情……」

呂艷秋紅着臉道：「假如你們把我當做笑談對象，可別怪我對你們不禮貌。」

司馬丹青打個哈哈道：「好啊，妳跟鏢客那小子跑了幾天，大概整人的本領都學到了。」

呂艷秋綳緊臉道：「你別忘了那九隻燕尾鏢，燕玄雖然死了，他的鏢還釘在大樑上。」

她說着拿起筷子，就準備去擊動那些大豆子和燕尾鏢。

司馬丹青搖搖頭道：「使不得，丫頭，這個玩笑可千萬不能開。」

「我放你們一馬可以，從現在開始，誰談到我那就是和自己過不去。」

司馬丹青嘆口氣道：「好，不談不談，咱們談正經的，這家聚賢小吃四周既埋下火藥，咱們總不能待在這裡等死吧？」

「我留下魯山五英，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尤不平說道：「只要有人點燃火種，先死的一定是他們五個人，而且已經來過幾個高手，替他們試過了，都沒解開我的獨門點穴手法。」

他說話的聲音很大，魯山五英老大崔曙立時放低聲音道：「尤大俠，你的聽覺果然驚人，他們的確來過幾個人，要我告訴他們點火方法，並答應把我救離此地，但在下沒有接受這個條件。」

「你還不失爲一號人物。」尤不平說道：「他們既然解不開你的穴道，把你們救走了有什麼用？何況就算你說出了秘密，他們也沒有機會放火。」

「在下知道大俠的暗器手法已到了出神入化境界。」

「我帶着幾袋大豆子都是關外名產，是留着餵馬用的，他們來的那些小角色，還不值得

我出手。」

「大俠不能太小看他們，在這批人中有一個老和尚叫天龍上人，是五台派僅存的一個長老，他的功力聽說在江湖上已經無人能敵，各大門派來的高手，誰都要對他敬畏三分。」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這個老和尚我很早就想要找他了，難得他自己送來，現在是不是在蒙陰寨？」

「他昨天晚上來一下，但連夜又走了。」崔曙說道：「聽說他在蒙陰西南一個小村子，看中一名少女，這和尚練的是陰功，不能一夜沒有處女陪宿。」

「這就不會錯了。」尤不平說道：「天龍老和尚原是番僧，不知他是怎麼投到五台派的，近數年來被他姦殺的良家婦女，不下千名，聽說他很狡猾，從不跟任何人在一起過夜，所以江湖上很多俠義之士，到處找他都找不到。」

「不錯，他昨夜來不到一個時辰就走了，大俠今夜如果留在此地，他一定還會來。」

「你也先不必高興，天龍來了照樣解不開你們穴道，爲了給你一個自新機會，不妨先讓天龍試試，如果他能解開你們穴道，你儘管點燃火藥，要是他解不開你們的穴道，你就想辦法暗中通知我，不管我殺不殺得了天龍和尚，都會保住你們的生命和武功，但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以打劫爲業。」

「咱們一定遵照大俠的指示，但這妖僧功力通神，恐怕找不到機會通知大俠。」

「通知的辦法很多，比如他替你解穴時，你們故意叫聲痛或者說話聲音高點，但千萬不要引起他們疑心。」

「大俠有把握殺他嗎？」

「天龍和尚出身異邦，對他的武功路子，我一點都不瞭解，到時只好見機行事。」

「大俠既然決定留在此地，在下把埋藏火藥的地方告訴大俠，你先派人把它破壞了，比較安全。」

「不必了，你們不說出來，比告訴我更安全。」

崔曙一怔道：「在下不懂大俠的意思？」

「意思很簡單，如果你們告訴我，被別人也聽去了，不是更危險嗎？」

「大俠以爲這附近還有人偷聽……」

一六

程露寒突然雙手連揚，人也跟著穿窗而出。

但她回來時，雙手已各提著一個老道。

這兩個老道年齡都在七十以上，可是在座的却沒有一個人認識他們。

「妳知道這兩個人的來歷？」袁不器看看她。

「這眞是天意。」程露寒道：「他們兩人都是崆峒派的，也是燕玄的死黨，一個叫若仁，一個叫若善，其實他們既不仁又不善，都是當年殘殺我全家的兇手。」

「這眞是寃家路窄，怎會這樣巧，都被妳碰上了。」袁不器道。

「我也不知是他們兩人，尤兄弟和崔曙談話時，他曾向我暗示樹上躲著兩人在偸聽，我想來人既然能躲過屋中這麼多高手，功力一定不錯，所以一出手就用上萬流歸宗，而且是全力施爲，十四把飛刀仍被他們躲過六把。」

「這兩個老雜毛雖不常在江湖上走動，但從他們一身輕功上看，在崆峒派地位可能不低。」

程露寒伸手一摸二道脈門，道：「他們都死了，是震斷心脈自殺的。」

「所謂九大門派，看來已是名存實亡了。」

司馬丹青搖搖頭，道：「如果沒有九大門派從中攪和，中原武林尚不至如此混亂。」

「目前少林和峨嵋尚未有人出面。」袁不器道：「這兩派在九大門派中，還算比較正派。」

「五台原屬少林分支，既然五台派出了個天龍，恐怕少林也不會置身事外。」

「少林掌門無爲和尚，雖然很少過問江湖中事，只怕仍禁不起其他各派的聳動。」

「老夫眞沒有想到，憑一個鬼手郎中趙鴻緒竟能把九大門派拖下水。」

「趙鴻緒只不過是跑腿的傀儡。」尤不平道：「就算咱們在古北口殺了他，蒙陰寨這一戰仍是免不了，三三會在總兵府陰謀失敗，這次所調動的人手，可能都是頂尖人物。」

朱鵠天突然開口，道：「尤老弟，我有個請求，說出來希望你不要拒絕。」

尤不平一怔，道：「前輩有事儘管吩咐，何必如此說。」

「把五台派的天龍妖僧留給我！」

「前輩和他有樑子？」

朱鵠天點點頭，道：「老夫的未婚妻就是他姦殺的，我發誓不殺此妖僧終身不娶。」

尤不平有些不安的道：「可否由晚輩先接他幾招試試路子？」

「等我倒下了，你再接手。」朱鵠天加重語氣的道：「否則我終身難安。」

尤不平有些爲難，道：「前輩身負重大使命，怎可輕易以身涉險……」

「老弟的責任比我更大，而且我在離開古北口時，連後事都安排好了。」

尤不平不由一呆，道：「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前輩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孔子絕對不坐疾駛如飛的車子，而伯夷也不會乘上快顛覆的舟楫，這正說明了君子善自攝生，他們絕不靠近危險……」

朱鵠天苦笑道：「老弟，我既非聖人，亦非賢人，而是道道地地的江湖人。」

尤不平嘆口氣道：「前輩心意既決，晚輩多說無益，天龍妖僧出現時，由兩位沈兄弟替你押陣可以吧？」

「他們兩人刀法老朽已試過，假如我接不下天龍妖僧，多送他們兩人上去也是無益，何況這是老夫與天龍之間的私事，應該由我個人和他了斷！」

「咱們都是爲了維護天下蒼生和武林正義而戰，前輩不該把它扯到私人恩怨上去，應以大局爲重……」

「朱先生，你也就不必太堅持了。」司馬丹青道：「尤小子說得很對，咱們此次中原之行，誰也不是爲了私事，至少我們不該忘了我們的任務！」

朱鵠天暗中一震，但他仍有些憤然，道：「你們都認定了老夫不是天龍妖僧之敵？」

「咱們誰也沒有這種想法，但咱們却必須有這種預防。」尤不平道：「天龍和尚並不一定就是這批人中最強的高手，咱們從長白牧場、古北口，一路殺到蒙陰，始終未接觸到對方核心人物，目前咱們所知道的，只有這一個天龍和尚，他也與三三會有關連，但他是不是三三會核心人物，還是未知數。」

「對，這才是個關鍵。」司馬丹青道：「除了天龍妖僧外，他們可能還有更厲害的人物。」

「老夫曾經請窮家幫注意對方動態。」袁不器道：「最慢日落後定有消息。」

「希望恐怕不大。」尤不平道：「袁老既與窮家幫接過頭，可能早被對方注意到了，也許他們已經先向窮家幫下手。」

「就算九大門派都來了，他們要向窮家幫挑戰，還得考慮考慮。」

「他們連總兵府都敢下手，窮家幫弟子雖多，仍不過是一個江湖幫派組織。」

「窮家幫的弟子可能沒有官兵多，可是他們的實力，即使是九大門派加起來，仍然惹不起那些叫化子。」

「窮家幫既已先找上他們，已無所謂惹不惹得起了。」

「老夫已經和他們約好，未得九指拙丐蔡幫主指示之前，他們是不會輕易行動的。」

「就是因爲袁老和窮家幫弟子談話被人聽到了，他們才採取先下手爲強。」

袁不器一怔，道：「這怎麼可能，老夫和那叫化子談話只有我們兩個人。」

「隔牆有耳。」尤不平道：「你們是在那裡談的？」

「在一間酒樓上。」

「那就不會錯了，你也是在那家酒樓上中的毒。」

袁不器想了一下，猛一拍桌子，道：「混帳！八成是那個店小二搗的鬼，老夫找他去！」

他說著，一晃身，人已出了大門，但尤不平却比他更快，硬從門外又把他拉回來，道：「人家早走了，前輩現在還去找誰？」

袁不器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如晚輩判斷不錯，那間酒樓早被窮家幫燒了。」

「照你這樣說，那個叫化子已死了？」

「以前輩的功力，中了毒尚未發覺，一個窮家幫的三級弟子又如何能倖免，只是窮家幫高手如雲，他們很快就會查出中毒原因的。」

袁不器嘆了口氣，道：「老夫跑了一輩子江湖，却在陰溝裡翻船。」

司馬丹青哈哈一笑，道：「翻船是小事，人沒淹死就已經不錯了。」

袁不器怒哼一聲，道：「老夫就等着看你司馬老兒怎樣應付眼前這個局面了。」

「以不變應萬變，是最好的方法。」

「此屋四周佈滿了火藥，留在這裡不是等死。」

「最危險的地方，也最安全，至少在天龍和尚未回來之前，此地不會有危險。」

「假如天龍妖僧在一怒之下，殺了魯山五英呢？」

「晚輩會全力保護。」尤不平說道：「我答應過給他們機會的。」

「咱們既然決定留在此地，就得準備點吃的。」程露寒說道：「各位慢慢喝，我去找找看。」

「我也去。」呂艷秋說道：「也許這間店中還藏着有人？」

尤不平神色一動，暗中默運功力，靜聽一下，果然發現最後一個房間裡潛伏着兩個人，這兩人的功力似乎比程露寒還高，以尤不平的聽覺能力，也只能察覺出他們是潛伏在最後一個房間裡，却無法找出確實地點。

他看了呂艷秋一眼，道：「此屋四周都佈滿了火藥，妳們的行動要多小心。」

呂艷秋道：「他們廚房裡可能有現成吃的，反正有司馬老人家在，咱們倒不怕中毒。」

她口中說着話，已暗將那瓶七彩毒蛛灰拿了出來。

尤不平微微點了下頭，故意笑笑，道：「袁前輩不僅是位酒仙，而且也是吃家，今天就看妳們兩位了。」

程露寒道：「我對烹飪可是一竅不通，只是想找點現成的酒菜，你們如想吃好的，就只有看我們這位小妹妹了。」

「我除了會烤兔子，什麼都不會。」呂艷秋說道：「而且連廚房都沒有進過。」

「妳一定是很喜歡吃兔子了？」程露寒說道。

「正好相反。」呂艷秋笑笑，道：「我最討厭的就是吃兔子，因爲牠有一股土味。」

程露寒有些不解道：「妳不吃兔子，爲什麼喜歡烤兔子？」

「我在山上練劍練累了，就捉兩隻兔子，把牠烤熟了餵野狗。」

「小妹妹，妳的心眞好，野狗能吃到生兔子已經不錯了，妳還烤熟了餵牠們。」

「我在天山練了五年劍，就是因爲烤兔子，所以有五百隻以上的野狗，都跟我成爲好朋友。」

程露寒一怔，道：「天山一年四季都是冰天雪地，那來那麼多野狗？」

「多得很，有的很兇殘，長得比小牛還大，但牠們都被我殺了。」

「那是狼，小妹妹，妳連狼和狗都分不清，天山的狼兇狠高大是出了名的。」

「我當然知道牠們是狼，但好的狼比較狗更忠實，也更有靈性，牠們感恩知報，從不出賣牠們的朋友。」

「狗也是最忠實的動物，牠們大多都是忠於主人。」

「那也要看什麼狗了，但多數的狗，假如你三天不給牠吃的，保証會另找主人。」

「我沒有養過狗，更沒有養過狼，但我聽人家說過，狼的野性難馴，妳怎麼會跟牠們成爲朋友的？」

「我剛到天山不久，就遇上一窩小狼，一共有七隻，母狼可能是被獵人殺了，這些小狼又病又餓，只剩下奄奄一息，我把牠們的病醫好了，並且每天捉些野兔子，烤熟了餵牠們，等那些小狼長大後，牠們就帶更多的狼來跟我做朋友。」

「牠們也能聽懂妳的話？」

「那七隻自小被我養大的狼，可以聽懂，其他的狼都是跟着這七隻狼行動。」

「假如妳把這批野狼帶到中原來，那可抵得上百萬雄兵。」

「可惜在我離開天山那一年，牠們都被兩個江湖敗類毒死了，只剩下兩頭從小被我養大的狼侔免於難，三年後我再上天山，遇上牠們才知道經過，因此我發誓要替這些死去的狼報

仇。」

「這件事情恐怕很難，妳又不知道那兩個江湖人是誰，怎麼報仇法？」

「我雖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却知道他們是兩個跛子，他們在搏殺群狼時，一個跛了左腿，一個是跛了右腿……」

程露寒不等她說完，已吃了一驚，道：「左缺、右殘，如眞的是他們兩人，可不好惹。」

「正是這兩個江湖敗類。」呂艷秋說道：「不好惹也得惹，他們挖走了近千顆狼心，我曾經答應過那兩隻狼，要把這兩個人心挖出來，送到天山，去祭牠們被殺的同伴。」

程露寒面現憂色，道：「左缺叫吳起，他缺左腿；右殘叫夏落，他殘右腿。吳起練的是狼拳，夏落練的是狽腿，他們自幼以狼心爲食，可以說是眞正狼狽爲奸，但他們功力奇高，不管是九大門派或江湖上黑白兩道，誰也不願去惹他們。」

「我不但要惹他們，而且還發誓要挖出他們的心。」

「這件事咱們以後再談，還是先找些吃的吧！」

「這家既然是黑店，縱然有吃的，恐怕也有毒，咱們還是找些生物自己動手做保險。」

「妳沒有下過廚房，我沒有上過灶，咱們做出來的食物，恐怕比毒藥更難下嚥。」

「飢不擇食，餓了什麼都好吃。」

「此地並不是天山，可沒有兔子給妳捉。」

「沒有兔子，鷄鴨總歸有吧，假如連鷄鴨都沒有，咱們就捉兩隻老鼠。」

程露寒忍不住笑出聲，道：「妳別胡鬧了，老鼠肉怎麼可以吃？」

「老鼠肉比兔子肉更香，我情願吃老鼠肉，也不願吃兔子……」

呂艷秋說着話，已朝最後面一個房間走去。

程露寒急忙趕上去，道：「小妹妹，妳找鷄鴨怎麼往房子裡面找，難道眞想烤老鼠？」

「我剛才聽到這房子裡有响聲，可能是兩隻大老鼠？」

「老鼠在房子裡也不好捉，牠們一見人，就躲到洞裡去了。」

「躲不掉，我身上帶有撲鼠器……」

她話未說完，身形突然化作一道青光，竟然使出身劍合一的招式，飛衝了進去。

程露寒怔了一怔，也緊隨在她身後跟進。

她撲進房裡後，才見到呂艷秋劍如長虹，緊纏着兩個缺腿老人，却正是左缺右殘。

呂艷秋已使出馭劍術，只見滿屋劍氣瀰漫，根本就見不到她人。

右缺左殘雖被她的凌厲劍氣逼得亂轉，但却沒有顯出敗跡。

程露寒伸手摸出七把飛刀，正待發出，呂艷秋已急忙出聲，道：「程姊姊，妳不要出手，

快點退到外面，他們要是跑了，妳替我攔住。」

左缺吳起發出一陣嘿嘿怪笑，道：「妞兒，妳的功夫不錯，老夫還眞捨不得殺妳。」

右殘急忙接口道：「老大，你可不能再犯老毛病，咱們既然露相，就不宜久留，聽說鏢客那小子劍術很高。」

「咱們既然來了，總不能空手而回。」吳起說道：「這個妞兒歸我，外面那個交給你。」

「她的馭劍術已有七成火候，你應付得了嗎？」

吳起冷哼一聲，道：「老夫如不是想捉活的，早已就叫她躺下了。」

他口中說着，双拳一緊，如山的勁氣硬把呂艷秋撞得盪開七尺。

呂艷秋却藉勢上升，左手快如光石火般，一開一合已撒出了一撮七彩毒蛛灰，並順勢運掌輕拍，借力使力，身形已像一溜輕烟般，自夏落上空飛出室外，並大叫道：「程姊姊，發刀！」

程露寒本來就在全神準備，聽到她的叫聲，連考慮也沒考慮，揚手就是一招七星拱月。

假如在平時，憑程露寒的暗器手法，不要說傷人，只怕連左缺右殘的衣服也碰不到，可是此時二人早已全身沾滿了七彩蛛灰，等到發覺不對時，劇毒業已攻入體內，功力已經失去大半。

他們正在全力運功逼毒，而程露寒的飛刀適時飛到，吳起閃開前胸一刀，但双臂却各中一刀，而夏落却更慘，除了双臂中刀外，双目也各中一刀。

以左缺右殘的功力，如果沒有中了程露寒的飛刀，或許還可以支持一陣子，但七彩蛛灰一沾上血，其毒性蔓延比什麼都快，不過眨眼之間，夏落的頭部和双臂都已開始熔化，而吳起的兩條胳臂，化得只剩下肩膀。

呂艷秋滿臉殺氣看了兩人一眼，道：「我剛才說的話，你們兩個都聽到了。」

夏落已經無力說話，吳起仍是厲聲吼叫，道：「小賤人，妳好狠，這是什麼毒？」

「告訴你也沒有用，反正你是死定了。」呂艷秋說道：「不過在你死前，我仍要挖出你的心去天山祭狼……」

她見夏落的身子化得太快，急得振腕出劍，已把他的頭和四肢全部斬落，只留下胸前一小段。

吳起看得心胆俱寒，還沒來得及開口罵，呂艷秋已長劍再揮，一聲慘嚎，這兩個人生前狠狽爲奸，而死後却更爲狠狽。

程露寒雖然也算是老江湖，却沒見過這種殺人手法，她搖搖頭道：「小妹妹，妳眞的要挖他們的心？」

「不錯，人家說狼心已經是最毒的了，而這兩個人却專以狼心爲食，可以想見他們的心，比什麼都毒。」

「妳要專程把他們的心，送到天山去祭狽？」

「狼類雖然是一種兇猛動物，但牠們仍沒有人類殘忍，因爲牠們只傷異類，而不傷同類，而人却不同，人既殺異類，也殺同類，所以人類才是最可怕的動物。」

程露寒一怔，道：「小妹妹，妳這種思想也許是正確的，可是人類與生俱來就註定鬥爭的局面；正派人士爲維護正義，想除去邪派，而邪派爲了維護他們生存權利，又何嘗不想消滅正派，所以人類很難和平相處。」

門外突然傳來尤不平的聲音，道：「程大姊說得對極了，而且妳對人類競爭方式，也有獨到的看法。」

「兄弟，你又何必拿老姊姊開心。」程露寒說道：「我自從先人遇害後，童年的慘痛，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無人瞭解的，一切遭受全是恐懼、怨恨和痛苦，但當我長成時，我要報仇却沒有力量……」

「這就是人類通病。」尤不平說道：「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存不同方式，而每個人也都有他的道德標準，但却沒有一個人不珍惜他自己生命的。」

「我以爲左缺右殘比誰都更珍惜他們生命。」呂艷秋說道：「也許他們想統治這個世界，可是他們最終還是死了。」

「那是因爲他們失去機會。」尤不平說道：「如果一個人不懂得製造機會，而只想利用機會，左缺和右殘就是最好的借鏡。」

「不是他們不懂得製造機會。」程露寒說道：「我以爲他們是犯了自大狂，而不懂得運用哲理推究生命，所以他們都死了。」

「妳說的完全對。」尤不平說道：「我是靠着保鏢起家，我的本錢就是這把劍，我的唯一宗旨也就注重利害得失，所以我才能活到現在。」

「你並不能算是強者。」呂艷秋說道：「至少今夜還要有一番苦戰。」

她說着已動手去挖左缺右殘的心。

「算了吧！」尤不平說道：「人都死了，又何必再挖他們的心去祭野狽。」

「我不能對野獸食言。」

「妳並沒有食言，妳爲替牠們報仇，幾乎犧牲掉自己的生命。」

呂艷秋一怔，道：「你說什麼？這兩個怪物眞有那麼厲害？」

「不錯，妳還沒有出劍，我就先到這裡了，左缺右殘練的是聯手功夫，也就是江湖上所

指的狠拳狽腿，好妳馭劍一擊未能得手，即時放毒撤退，否則後果還眞不堪設想。」

「我倒覺得他們功力並沒有什麼出奇之處。」

「那是他們低估了妳，所以沒有聯手出招，否則妳撤退都來不及，因爲狠和狽本來就是屬於同類的動物，狽只生兩條後腿，牠是伏在狠身上行動的，世人稱之狼狽爲奸，也就是這個原因，但事實上狽比狠更加兇殘，任何動物遇上狽都絕難逃一死，吳起和夏落既已練成了這種功夫，其兇殘程度已可想而知，所以說妳能殺了他們，完全是靠運氣。」

「怪不得我出劍時，已用了八成以上眞力，仍然被他們輕易躲開了。」

「妳該記住這是戰鬥的經驗，也是戰鬥的方法，假如妳全力出劍，他們必有預防，可能妳連放毒的機會都沒有。」

呂艷秋想想，道：「你有把握一擊殺了他們嗎？」

「我的聲名不好，他們見到我必定先存戒心。」

呂艷秋冷哼一聲，道：「你爲什麼不說你的名氣太大。」

尤不平搖搖頭苦笑，道：「名氣大有何用？左缺右殘名氣夠大了，而千臂哪吒名氣也不小，但他們都死了，魯山五英因爲名氣不如他們，這五個人現在還都活着。」

「那個天龍上人比起左缺右殘如何？」

「我沒有見過天龍，但以常理推想，他的武功比左缺、右殘應該高出很多。」

呂艷秋面帶憂色，道：「你認爲我二舅會不會搶先出戰天龍和尚？」

「一定會，他雖然不再談這件事，但只要天龍一出現，他必定搶先出手。」

「如眞這樣不是太危險嗎？」

「相當危險，但誰也阻擋不了。」

「如加上沈家兄弟双刀聯手呢？」

「朱大人不會答應，這有他期望已久的心願，誰也沒有理由阻止他……」

程露寒不由一怔，道：「誰是朱大人？兄弟，你們好像有很多事還在瞞着我。」

尤不平知道一時說露了口風，只好歉然一笑，遂把經過說了。

程露寒不由聽得一呆，道：「你們這個玩笑可眞的開大了，竟然把位堂堂總兵大人帶出來跑江湖。」

尤不平聳聳肩，道：「我也沒想到天龍和尚是跟他們一夥的，更沒想到朱大人和他還有這一段過節。」

「事情既然擠到這裡，咱們總得多派幾個人保護他。」

「不行！這樣做無異是說明了他的身分，何況對方也決不止天龍一個高手。」

「難道眞的讓總兵大人打頭陣？」

「看情形再說，大家不妨暗中多留點意，咱們每個人都可能有危險，因爲我們的人手太少了，最好的辦法就是避免混戰，才可以互相接應。」

「看來也只好如此，假如來的都像左缺、右殘這樣高手，老姊姊我這兩手根本就拿不出去。」

「妳那一招萬流歸宗對付人多很有用，希望妳把所有飛刀都撿回來。」

程露寒神色一動，道：「兄弟，你認識賭怪這個人嗎？」

尤不平笑笑，道：「大姊不愧是暗器名家，我模仿妳的那一招，確實加上了賭怪的清一色手法，但不怕妳見怪，另外一種功夫，我却不能告訴妳，而且妳也無法學。」

「有這招清一色已經夠了，假如你把所會的功夫都教給我，老姊姊也可以保鏢了。」

袁不器已在前面怪聲大叫着道：「兩位姑奶奶，妳們到底是在烤兔子還是烤老鼠？咱們等得連口水都快流光了。」

「她們烤了兩隻化子鷄。」尤不平說道：「味道可眞香得很。」

「化子鷄只有窮家幫弟子才會烤。」袁不器顯得不信，道：「她們怎麼會烤？」

「她們是跟窮家幫學的。」尤不平說道：「技巧上雖然差一點，色香味都還說得過去。」

「你這不是在出咱們洋相。」呂艷秋說道：「這個時候到那裡去弄化子鷄？」

尤不平轉身朝五十丈外一株大樹上拱拱手，也壓低聲音，道：「兩位可是窮家幫朋友？在下尤不平……」

他話未說完，樹上已像飛鳥般落下兩個老化子，他們手中所持的打狗棒都是八節，這正說明了他們在窮家幫身分，都是八級長老。

這兩個老叫化年齡都在九十開外，但他們那付尊容却是明顯的對比，一個双目低垂，像是永遠睡不醒的樣子，另一個却双目神光閃爍，有如利刃一般逼人。

尤不平見了這兩個老叫化，心中一動，連忙拱手，道：「原來是睡、醒兩位前輩。」

這兩位老化子正是江湖黑道聞名喪胆的睡丐魯達和醒丐蒯徹，也都是窮家幫的八級長老。

魯達仍是閉着眼，但却哈哈一笑，道：「尤老弟，老叫化今天算眞服了你，咱們兩個要飯的輕功雖不敢說怎麼高明，但自出道以來，五十丈外還沒有被人摸出身分過。」

尤不平聳聳肩，道：「在晚是從兩位前輩所帶烤鷄香味聞出的。」

醒丐蒯徹眼睛瞪得更大，道：「咱們帶來的化子鷄都是經過特別處理，絕不可能有香味外溢。」

魯達冷哼一聲，道：「虧你整天瞪着銅鈴般大的眼，却是有眼無珠，人家是給咱們保留

一點面子。」

「兩位前輩不要誤會，晚輩在聽覺和嗅覺方面曾下過特別功夫。」尤不平說道：「百丈以內，即使是一瓣飛葉，我也可以分辨出。」

「老弟不要說了，百丈以外辨別飛葉落針，如沒有雄厚的內功做基礎，你這特別功夫是怎麼練的，難怪你敢把位總兵大人帶着跑江湖。」

尤不平一驚，道：「前輩是怎麼知道的？」

「老叫化怎會有此神通，是本幫掌門飛鴿傳令叫咱們協助尤老弟，小心保護朱總兵。」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窮家幫果然不愧爲天下第一大幫，咱們此次行動，連總兵府都沒有幾個人知道，竟然未能瞞過貴掌門蔡老前輩。」

「朱總兵的身分，窮家幫除了掌門和少數幾位八級長老知道外，一般弟子都不會知道，掌門還特別交代，請尤老弟不可輕易暴露朱大人的身分。」

「蔡掌門目前在什麼地方？」

「可能正在途中，他飛書指示，日落前一定會趕到蒙陰跟各位會合。」

「咱們暫時就留在這家聚賢小吃，等候掌門吧！」

蒯徹從懷中掏出一塊令牌，双手高舉過頂，道：「這是敝幫的青竹令，掌門爲了方便尤

大俠此行任務，特命老化子當面呈上令牌，如有必要，老弟只要出示令牌，窮家幫八級以下弟子可任憑老弟調動。」

尤不平一怔，道：「晚輩何能，敢接受貴幫此等至高榮譽。」

「青竹令牌乃窮家幫至高信物，幫中弟子見牌如見掌門本人。」蒯徹說道：「敝幫最近百年來，從未將青竹令贈予任何人，掌門既贈給尤大俠，顯然事非尋常。」

尤不平知道窮家幫的青竹令牌權威性，一牌在手，當眞比皇帝詔書還有用，九指拙丐蔡叔仁既以令牌相贈，顯見事情的嚴重性。

他沉思間，已很恭敬的双手接了過來，並以晚輩身分向兩個老叫化子行了一禮，道：「朱大人他們都在前廳，兩位前輩也請到前面坐……」

魯達不等他說完，已連忙搖頭道：「老叫化生平最怕跟江湖人打交道，咱們來找的是你老弟，現在任務既已完成，馬上趕回蒙陰。」

「前輩來去匆匆，想必蒙陰城內還有更重要的事？」

「蒙陰城內目前已是高手雲集，而蒙陰寨周圍三十里內，更是佈滿了高手，九大門派除峨嵋尚未有人現身，其他各派甚至少林三老都來了。」

「他們是爲了來劫鏢，還是另有目的？」

「敝掌門親自趕來，也就是想瞭解內幕，窮家幫五級以上弟子有半數以上都奉命趕來支援，老化子急着回去，就是怕他們惹事。」

二人說着，各從背上解下一個袋子，蒯徹指了指，道：「尤老弟，這兩個袋子裡是二十隻化子鷄，大概夠各位一天的食糧，此地所有食物都有毒，這是咱們特別叫小化子們準備的。」

「多謝兩位前輩，好在咱們有位聖手華陀同行。」

魯達一怔，道：「聖手華陀司馬丹青沒有死？」

「司馬前輩現正在前面陪朱大人。」

「此間事了，麻煩你老弟代爲引見一下。」魯達說道：「老叫化有點事情，非他幫忙不可。」

「司馬老人家古道熱腸，既是前輩的事，他定當樂於效勞。」

「尤老弟，你別把話說得太滿，司馬老兒的爲人我是知道的，何況要飯的找上他，絕不會有好事。」

「兩位前輩的事，包在晚輩身上好了，他老人家敢不答應，除非是不想要鬍子。」呂艷秋說道。

魯達笑笑道：「妳就是劍客吧？這幾年幹得很不錯，只是出手太兇了些，老化子暗中見過好幾次，以妳的年齡能把劍術練到那種境界，也眞難爲妳了，司馬老兒如肯替老化子把事情辦好，我有一招劍法送給妳作爲酬勞。」

呂艷秋知道自己劍術魯達既已見過，還要以一招劍法相贈，定是不傳之密，遂笑笑道：「晚輩先謝了。」

「到時候再謝吧！」魯達說道：「老化子出來時間已久，該告辭了……」

說完二人正待飄身飛去，尤不平却很快的擋在他們身前，道：「晚輩送兩位一程……」

魯達微微一怔，不自覺的皺了下鼻子，道：「老弟，還是你行，要飯的是眞的老了，被人家跺到此地，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

尤不平放低聲音，道：「這兩個人的輕功不低於前輩，而且他們又太狡猾，始終和二位保持百丈以外距離，所以才未被你們發覺。」

魯達仍是不停的皺鼻子，道：「這兩個老小子還眞有點道行，老化子竟聞不出他們停身地點。」

「他們學過龜息法。」尤不平說道：「只是道行太淺，往晚輩去把他們活捉過來，交由前輩處理。」

他聲落人動，身形突然拔升五丈，像一道流星劃空般，朝西南方一株大樹撲去。

但他在距離那株樹還有二十丈左右時，猛然一擰腰，竟在空中折轉方向，反往正南方一座土丘後面飛落。

魯達和蒯徹都是一怔，道：「那個地方怎麼能藏人……」

誰知他們話未說完，尤不平已翻上土丘，一手一個提着兩個老和尚，像風一般的飛了回來。

魯達嘆了口氣，道：「要飯的素以輕功自負，但跟你老弟一比，可就差得遠了。」

尤不平將手中兩個和尚摔在地上，道：「前輩可知道他們是那一派的？」

魯達又皺皺鼻子，看了二僧一眼，道：「他們是兩個騷和尚，全身都是騷味，要飯的可眼生得很。」

「聽說窮家幫對付不肯說話的人很有一手，前輩要下點功夫。」

「這兩個騷和尚有來頭？」

尤不平聳聳肩，道：「晚輩和他們交手三招，才知道他們武功和左缺、右殘不相上下。」

魯達不由一動容，道：「他們眞的有來頭，怪不得能跺上咱們這兩個老叫化……」

他口中說着話，人已開始繞着那兩個和尚轉圈子，而鼻子也不停的皺，那個樣子顯得異

常滑稽，呂艷秋和程露寒幾乎要笑出聲來。

魯達的圈子越轉越急，但每轉一圈，兩個和尚臉上就要扭曲一下，十幾個圈子轉下來，別人還沒有什麼感覺，可是那兩個和尚已幾乎不成人形，儘管他們的臉上汗像豆粒般往下滾，但他們却始終沒哼一聲。

魯達停下身，拿過葫蘆連喝兩口酒，道：「二位覺得如何？你們既然找上了要飯的，絕不會無因吧？」

兩個和尚雖已顯出滿臉痛苦之色，但他們硬是不肯哼一聲。

蒯徹顯得不服氣，道：「睡鬼，還是讓我來。」

魯達一臉怒聲，道：「老化子就是不信邪，假如我沒有辦法使這個騷和尚開口，就只好爬回蒙陰。」

他說完，那一向低垂的双目，此時突然睜開兩條細線，有如兩道利刃般，使人不敢正視。

他這一次沒有再轉圈子，站在兩個和尚面前凝視很久，突然双手齊出，分別按在二人命門穴上。

命門穴乃人身七大要穴之一，這一掌力道如果用得稍重，二人將當場死亡。

可是魯達的出手很有分寸，而勁力也用得恰到好處，一掌下去，二僧只覺一股熱流沿穴

道遍及全身，但僅一瞬間，那股熱流竟帶動他們全身血液逆向反竄，沒有多久，二僧全身毛孔都不停湧出汗珠，而且越流越多，後來他們身上似乎連一滴水份也沒有了，而毛孔中却慢慢的溢出血漬。

但每流出一滴血，他們就像是被針刺了一下，起先二僧仍能咬牙苦撐，時間一久，站在左首的和尚終於忍受不住，低哼出聲，道：「魯達，你想知道什麼？」

「老化子不想知道太多，我以爲就憑你們這兩塊料，也不可能知道多少。」

一七

「你問吧！你知道的越多，死的也越快，可能連你們窮家幫也差不多快完啦！」

「要飯的三餐不繼，沿門托鉢，活着本來就沒有多大意思，先說說你們是屬於那一派的？」

「咱們不屬於任何門派。」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天龍和尚是你們什麼人？」

「是咱們師父。」

「你們叫什麼名字？」

「我叫酒池，他是我的師弟叫肉林。」

尤不平一怔道：「酒池肉林，出家人用這種名字倒是挺新鮮。」

「咱們本來就不是出家人，吃喝嫖賭樣樣皆精，什麼名字不能用。」

尤不平聲音一冷，道：「這只是個開始，你們這兩個武林敗類如不說實話，好受的還在後頭，據我知道你們好像都是五台派門下。」

酒池臉色一變，道：「你既然都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向咱們逼供？」

「我爲了要証實一件事。」

「証實什麼事？」

尤不平道：「這幾年來金山寺常有活佛出現，是不是你們師徒三人在搗鬼？」

酒池猶豫一下，道：「不知道，但我師父本來就是活佛，他不但能預知過去未來，而且也在幫助人類消除災難……」

魯達大怒道：「你再滿口胡言，要飯的就割下你這個禿驢舌頭，天龍和尚本來是個妖僧，他替江湖帶來的禍害已經夠多了，還會替人類消除災難！」

酒池冷聲道：「那是你們的看法，把守天庭的二十八宿星沒有一個不是妖精，但連玉皇大帝也承認他們是正仙，而你們這兩個窮要飯的，已活了上百歲，苦練一輩子武功，但你們的成就在那裡，還不是又窮又苦，酒色財氣連一樣也沒有享受到。」

魯達聽他說了一大堆謬論，反而忍不住笑了起來，道：「你說得對極了，要飯的都是天生苦命，既不會成仙也不會成佛，過了一輩子苦日子，自嘆不如你們這兩個老禿子享盡了人間艷福……」

他說着話，双手已暗加了兩成眞力，酒池和肉林同時發出一聲慘叫，全身毛孔鮮血滾滾

而出。

肉林已經不行了，酒池仍掙扎着獰聲道：「姓魯的，你可以告訴我們，你這是一種什麼功夫嗎？」

魯達怪笑道：「要飯的也不知道，因爲這是玉皇大帝教我的降妖法，可以使你們體內血液倒流，先烘乾水份，再擠完鮮血，最後連皮帶肉慢慢焚化，但你們骨灰飄回天庭後，却可再練成眞正仙體。」

酒池又硬撐了一陣，終於忍不住出聲哀求道：「魯大俠，魯前輩，求你做做好事，給咱們一個痛快的吧……」

魯達冷聲道：「你們想成正仙，就必須要有耐性，何況天龍老禿子既能預知過去未來，他一定會替你們招引亡魂，帶你們一起回到天宮的。」

他口中說話，双掌却不停催動眞力。

過了大約有半盞茶功夫，酒池和肉林全都流盡最後一滴血，皮肉乾枯而死。

但魯達的頂門，這時也隱隱現出汗漬。

尤不平看得心中一動，急忙伸手從懷中掏出兩粒蜈蚣珠遞給魯達和蒯徹，道：「前輩爲了咱們的事，長途跋涉，身經百險，晚輩無以爲報僅以此珠相贈，算是酬謝你們的化子鷄。」

魯達和蒯徹雖然遊戲人間，却也都是性情中人，尤其是魯達爲人豪邁不羈，更不拘小節，他垂着双目，也不問尤不平這是什麼珠子，接過後，一口就吞了下去。

蒯徹見他吞下，也跟着接過吞下。

可是魯達吞下蜈蚣珠，暗中運氣一週天後，突然双目大張，跳起來道：「尤老弟，你快點告訴要飯的，這是什麼仙丹？療毒增加內功竟然有如此奇效。」

尤不平道：「這是千年蜈蚣珠，也等於療毒仙丹，如果前輩需要，我身上還有好幾十粒。」

魯達有些激動的道：「這也許眞是天意，要飯的二十年前，在南荒中了老苗子一掌，因一時大意毒攻體內，我雖苦練了二十年，也只能將所中的毒聚於一點，却無法逼出體外，想不到服了老弟這粒蜈蚣珠，竟然是藥到毒除，而且功力也增加了兩成以上。」

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晚輩見前輩行動時，眉角隱現黑色，我還以爲你是誤中這兩個和尙的毒。」

魯達道：「憑這種三流角色，要飯的還不看在眼裡，我如不是身有隱疾，不敢輕易運足全力，否則這兩個老禿子早已變成兩堆灰了……」

他說着，又看看蒯徹道：「醜鬼，你那一粒呢？」

蒯徹拍拍肚子道：「吃了。」

魯達怒聲道：「混球，你無病無災的，怎可糟蹋靈藥，快點把肚子破開！」

蒯徹冷笑道：「你要破腹取丹？」

魯達道：「不錯，反正有聖手華陀在，我保証你醜鬼死不了……」

蒯徹翻着白眼，道：「你又何必繞着圈子來這一套，尤老弟早就聲明在先，他身上還有好幾十粒，你明明想再要人家兩粒，自己不好意思開口，却硬逼着我替你討這份人情。」

尤不平不等他們再說，已伸手入懷一掏就是五粒，道：「前輩請收下，也算是替晚輩做點善事。」

魯達紅着老臉，道：「要飯的怎麼好意思要這麼多，兩粒已經足夠了……」

尤不平正色道：「窮家幫弟子行俠江湖，得罪宵小人物甚多，前輩何妨多帶幾粒以備急用。」

魯達道：「要飯的有兩位好友，那次在南荒爲了救我，他們也都中了毒怪哈人雷那老苗子毒，要飯的剛才拜託老弟引見聖手華陀，也就是爲了替他們兩位醫毒。」

尤不平道：「假如聖手華陀把他們毒醫好了，前輩自己中的毒又怎麼辦？」

魯達道：「司馬老兒的爲人，是出了名的怪，叫他同時醫治兩個人已經很勉強了，如

果說出三個人中毒，他絕不會答應的。」

尤不平道：「光憑前輩這份胸懷，已足令人佩服，司馬老人家這次重出江湖，性情已非昔比，肯跟咱們走在一起，就是一個很好例子。」

魯達怔了一下，道：「不錯，要飯的沒有想到這一點，三十年前的聖手華陀一向都是獨來獨往，在江湖中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尤不平道：「人能改變環境，而環境也能改變一個人……」

他似是不願多說，又像是觸發了往事。

魯達接過蜈蚣珠，却很識相的道：「咱們出來太久，也該走了，兄弟大恩不言謝，老要飯的有生之日，會記得這份情……」

二人一拱手，双臂輕抖，人已飄身到五十丈外。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窮家幫在江湖中所以被稱爲第一大幫，並非全憑武功，睡、醒二丐雖然玩世不恭，但其磊落胸襟却非常人能及。」

呂艷秋道：「老叫化那手功夫可眞厲害，竟然以內家眞力，把兩個妖僧活活烤乾。」

程露寒道：「那是失傳武林的童子混元功，鏢客可不能練，否則老叫化一定會傳給他。」

呂艷秋不解的道：「鏢客爲什麼不能練？」

程露寒笑道：「練這種功夫的人就得終身打光棍，而且還要童子之身才能練，尤兄弟一身要兼顧數家香火，妳想他能練嗎？」

呂艷秋紅着臉，却又故意裝出正經的道：「鏢客既然不能練，妳程姊姊應該可以練，爲什麼不叫老要飯的教妳？」

程露寒算得上是個老江湖，眞要動心機，連袁不器都甘敗下風，何況是呂艷秋，她故意轉向尤不平，道：「鏢客，你知不知道，女人能不能練童子混元功，如果能練的話，下次見到老叫化，我跟他商量一下，秋妹妹想跟我一起去練。」

呂艷秋嘟着嘴，道：「誰說我要練那種鬼功夫的，要練妳自己去練吧！」

程露寒笑道：「妳既不肯練童子混元功，大概是想早一點嫁人了？」

呂艷秋急了，道：「我才不像妳，想男人都想得發瘋……」

尤不平搖搖頭，道：「妳們到底有沒有完，人家還在等妳的化子鷄呢……」

呂艷秋突然怒聲道：「這兩個老叫化是騙子，他們又把化子鷄帶走了。」

程露寒怔了下神，果然發現那袋化子鷄不見了，她向四周打量了一下，仍有些不信的道：「窮家幫睡、醒二丐是何等身份，即使鏢客不在場也不會騙咱們。」

呂艷秋道：「那袋化子鷄明明就放在這門口，怎麼他們一走就不見了？」

尤不平道：「這屋子裡眞的有一隻老鼠，而且是隻成了精的老鼠。」

呂艷秋不信的道：「一隻老鼠能拖走一大袋化子鷄，未免太離譜了吧！」

尤不平道：「老鼠成了精，可以活吞下一隻牛，何況是一袋化子鷄。」

呂艷秋有些緊張的道：「眞的有老鼠精？」

尤不平道：「這隻老鼠雖然成了精，可是道行却不高，現在還躲在那堆草裡，妳的馭劍術足可以使他現形，最好用一劍掣天招式，擊出一劍就知道了。」

呂艷秋猶豫了一下，却眞的拔劍運氣，正欲擊出時，草堆裡突然跳出一個人來，手中還抓着鷄腿，一邊啃着，一邊怒罵道：「小子，你太混帳了，明知是老夫來了，却用這種方式整我，在劍客的馭劍一擊之下，老夫還有命在嗎？」

跳出來的人是塞外風林飛，呂艷秋和程露寒都意外的怔住了。

尤不平却早已知道是他，冷聲道：「老林，你不留在長白牧場幫忙，追到此地來，難道就是爲了一袋化子鷄嗎？」

林飛又忙着啃兩口鷄腿，才苦着臉道：「小子，你把老夫留在那種鬼地方，比叫劍客拿劍刺我還要嚴重，終日沒事可做，我悶得都快要發瘋了，何況長白牧場已有好幾千名官兵駐守在那裏，而窮家幫昨天晚上又派去一百二十名五級弟子，老叫化九指拙丐蔡叔仁以飛鴿傳

書，特別交代老夫坐玉鵰趕到此地來跟你們會面。」

尤不平不解的道：「蔡幫主交代你來，沒有說什麼？」

林飛道：「沒有，大概是專程請老夫來吃化子鷄的。」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這其中必定有原因，你原來是坐乘小玉來的，我說你的腿怎會如此快！」

林飛道：「老夫來的還眞是時候，正好碰上你送睡丐的蜈蚣珠，因爲三年前我曾順手摸了這個老叫化兩隻化子鷄，所以不好意思出來跟他見面。」

尤不平冷笑道：「你偷了咱們一袋化子鷄，怎麼還好意思出來？」

林飛道：「老夫又不眞的是老鼠精，我見你們在這裡大談童子功，却把總兵大人餓得團團轉，才先替你們把鷄送去，並順便抽了兩隻稅。」

尤不平道：「那是咱們全體的食糧，你一個人怎麼可以吃兩隻？」

林飛道：「魯化子得到你那麼多的好處，我保証入夜後，他們定會派人送酒菜來。」

尤不平沉着臉道：「老林，你簡直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目前的蒙陰城高手如雲，草木皆兵，憑睡、醒二丐的一身修爲，都幾乎栽在天龍和尙的那兩個徒弟手中。」

林飛一怔，道：「魯達、蒯徹這兩個老叫化武功僅次於九指拙丐蔡老化子，他們怎麼會

栽在兩個小和尚手中？」

尤不平把二丐被釘梢的經過說了，林飛這才吞吞吐吐的道：「至於天龍那個老禿子，老夫曾會過他一次……」

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你們已交過手了？」

林飛苦笑着點點頭，道：「老夫雖然仗着腿快，但仍被他掌力吸走半邊長袍……」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老林，假如你全力施爲，大約可以接下天龍和尚多少招？」

林飛道：「最多五招，但還不能算眞打，因爲他的掌法很邪，可以把人吸住也可以把人震飛，而且招式不變就能隨意換力。」

尤不平道：「你是在那裡遇上他的？」

林飛道：「在河南一個小鄉村，我見他深夜闖進一個少女房中，就跟進去動起手，原來我還以爲他只是個普通採花淫僧，後來他自報名號，才知道他是天龍妖僧。」

尤不平道：「三年前就發生了這件事，你怎麼沒有跟我說過？」

林飛道：「這並不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又有什麼好說的。」

尤不平道：「你現在還不是說了，勝敗乃兵家常事，你如果早告訴我，也許我能想出辦法，破解這種陰陽掌功。」

林飛一呆道：「陰陽掌不是西域的絕學嗎？」

尤不平道：「天龍和尚本來就是個番僧，從前我只知道他的天龍唱很厲害，却未想到他竟已練成了陰陽掌，恐怕朱大人也接不下他三招。」

林飛一呆道：「小子，你瘋了，怎麼可以讓朱總兵去出戰這個妖僧？」

尤不平嘆了口氣，遂將朱總兵的原來身份說了，並說明他與天龍和尚之間仇恨。

林飛抓抓頭道：「難道就沒有辦法阻止？」

尤不平道：「朱大人戰意甚堅，我沒有辦法，只好派沈家兩兄弟給他壓陣，並暗中保護。」

林飛搖搖頭，道：「小子，說來不怕你笑，如果是正面交手或打硬仗，老夫絕接不下天龍老禿子一掌。」

尤不平道：「陰陽掌是一種陰陽合併功力，從一個人掌風中，同時發出兩種不同功力，可以想得到這種功夫不僅難練，更不知要糟蹋多少女孩子，除了西域有少數妖僧練此功夫外，中原武林數百年來，從沒有人練這種邪功。」

林飛道：「照你這樣一說，天龍妖僧的陰陽掌豈不成了天下無敵。」

尤不平道：「對付他的天龍唱，我已經想到了腹案，可是陰陽掌乃陰陽併用，除非能練

成純陽罡氣，才可以不受他的陰陽功力相尅……」

林飛急忙接口道：「你的禪心指乃是佛門正派心法，難道也破不了他的陰陽掌？」

尤不平笑道：「禪心指的心法我是背熟了，可是到目前爲止，我從沒有時間認眞的練過一次，對於他的威力究竟有多大，我自己也不知道。」

林飛從懷中摸出一隻化子鷄，遞給尤不平道：「小子，咱們現在的希望全寄託在你身上了，你吃完這隻化子鷄後，就留在這裡慢慢練禪心指，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辦法的，而且天龍妖僧就是來了，也瞞不過你。」

尤不平接過化子鷄，聳了下肩道：「你可不能把天龍和尙看得跟化子鷄一樣好吃，這隻鷄也許就是咱們最後一次晚餐，所以誰都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樂觀。」

林飛仍是充滿信心，道：「小子，老夫以爲你心中已經有個底，否則你不會如此輕鬆的。」

尤不平道：「老林，咱們搭檔已有十幾年了，大風大浪、武林名家，不知見過多少，你在什麼時候見我緊張過？」

林飛道：「就是因爲咱們相交十幾年，老夫才能從你的表情上，看出你的心事。」

尤不平嘆口氣，道：「老林，只怕咱們沒有機會再相交十年了，就算這一戰得窮家幫之助，能安全過關，但興安嶺救陸小雲却沒有那麼容易……」

林飛也知道這個青年所担負的壓力太大，他心中非常難過，却又絲毫不肯顯露出來。

因此，他反而故意怒罵道：「混帳！眞沒出息，一點年輕人豪氣都沒有。」

尤不平只是苦笑笑，林飛又向兩女道：「妳們兩位大小姐都跟我到前面喝酒去，免得留在這裡分他的神。」

說着強行將呂艷秋和程露寒帶到前面去了。

尤不平一個人留在後院，不停的打轉，而在不知不覺間，一隻化子鷄已被他吃完了，可是在突然之間，他像是想到了一件極重要的事，丟掉手中鷄骨頭，掏出那粒佛珠很仔細的又把上面圖案看了一遍，最後却在那個佛字人旁中間，用力一轉，佛珠果然一分爲二，然而出乎他意料的，佛珠內並沒有武功心法，僅有一粒禪心丹。

這一來却把尤不平弄糊塗了，見性在留書上明明說禪心丹世上僅此一粒，怎麼佛珠內又藏着一粒，難道說見性也從沒啓開過這粒佛珠？但又不可能，因爲見性是天心禪師的唯一傳人。

他把兩粒禪心丹拿在一起核對後，却是完全一樣，看了半天仍沒有什麼發現。

可是當他準備把佛珠裝好時，終於發現了這兩粒禪心丹的差別之處。

這也幸虧是尤不平，如果換了別人很難發現到這一點極微妙的差別。

因爲見性給他的那粒禪心丹較重，而藏在佛珠內的禪心丹略輕，雖然相差有限，但在尤不平看來，仍認爲這是一個極重要的關鍵。

他先把見性留給他的禪心丹收起來，暫時不去管它，而後把佛珠內的那粒禪心丹又仔細的看了一遍，才用食、中二指輕輕一夾，果然蠟殼碎了，而裡面出現的又是一粒佛珠，珠上有八個小字——禪心重現，天下大亂！

除了這八個字外，旁邊也是一招指法，和外層佛珠上所留圖案，乍看起來沒有多大差別，如仔細看下去，却深奧的多了。

尤不平看完一遍，已經是滿身大汗，他略加調息，即飛身躍上睡、醒二丐原先藏身的那株大樹，停身在最頂端的一根細枝上，因爲那裡嫩葉最盛，枝細如指，誰也不會想到這種地方藏着有人。

但尤不平停身在這裡，並不是爲躲避人，而是因爲他發現這一指禪心指法太過深奧，內層才是精髓，他把心法記熟後，居然連個起手式都找不出來。

於是他靈機一動，飛身躍上樹頂，同時也想起了莊子的兩句話：以生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

這是出自莊子內篇。死和生就如同一根繩子，是一物兩面，而可和不可，就是是非善惡。就宇宙全體來說，應該是沒有可和不可區別的，換句話說，也就是世間的世物更沒有絕對的……

他想着想着，在不知不覺間抬手往空中發出一指，但六七十丈外的一隻飛鳥，竟然應指而落。

尤不平左手一招，已把那隻受傷的鳥接在手，原來是一隻水鴨。

他仔細檢查一遍，水鴨身上竟未留下任何傷痕，但却已經死了。

他反覆的唸着佛珠內層心法和莊子的那兩句話。

突然間，他完全想通了禪心指的精奧之處，那就是練功時，心中不要存有是非之念，對敵時，不要想到勝與敗，以生死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才能發揮出禪心指的眞正威力。

然而這些問題，說說容易要想做得到却太難了，一個練武的人在和敵人搏殺中，要叫他心中不存着勝敗得失，那恐怕只有聖人和白痴才能做得到。

尤不平既不是聖人也不是白痴，但是他知道這一招禪心指法，不但是佛門至高無上心法，也是失傳武林數百年來的絕學，天心禪師練成了，見性大師也練成了，他們都不是聖人，也都不是白痴，當然尤不平也可以練成。

此時的尤不平已經忘了自我，也更忘了停身所在，他反覆的想着莊子的話和禪心指法。

但時間却過得很快，在不知不覺間三個時辰已經過去，黃昏籠罩着大地，而天空歸林的飛鳥却更多了。

但尤不平在三個時辰之間，比起和一個頂尖武林高手苦戰三晝夜，還要累得多，他望着成群結隊的歸林鳥，心中旣感慨又有些茫然，他毫無意識的朝天空點出一指，却沒想到又是兩隻水鴨落到他手中。

這附近一帶都是山區，怎麼會有水鴨呢？而這兩隻水鴨却沒有死，也找不出傷痕，但牠們已經無法飛行了，眞是鳥高飛仍難逃過矰戈之害……

尤不平正沉思之間，突然聽到了魯山五英老大崔曙的聲音。

他不由暗中一驚，双臂疾抖，借樹枝彈起之力，竟比急弩還快，將近兩百丈的距離，只見人影一閃，他已輕飄飄的落在魯山五英停身的三丈外。

這時正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紅衣和尚在動手替崔曙解穴道。

尤不平雖然沒有見過這個和尚，但猜想他必定就是番僧天龍。

天龍和尚也是點穴名家，他在崔曙身上摸了半天，不但未能解開穴道，而且連被點的穴道位置都找不出來。

天龍當然丟不起這個人，揚手一掌就待朝崔曙的頂門拍去。

但幾乎就在這同時，刀光驟閃，一道無形暗勁已自側面逕砍天龍和尚的手臂。

天龍和尚連看也不看一眼，右手下拍之勢不減，左手疾伸，反抓側面砍來的大刀。

這個從側面出刀的人，正是無双刀王朱鵠天，他匆忙攻出一刀，旨在逼開天龍和尚的右掌，而救下崔曙。

可是他一刀劈出之後，發覺天龍和尚抓出的左手，竟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力，刀身距他的左掌尚有半尺，已有把握不住之勢。

朱鵠天不由暗中一驚，他雖貴爲總兵，却也是江湖名家，見多識廣，當下一提眞氣，双臂貫足全力，無双刀不收反推，但推刀的拇指却暗中一按彈簧，無双刀口中間，居然奇快無比的跳出三寸多的鋒刃。

天龍和尚的右掌已經拍中崔曙的頂門，血光崩閃，崔曙的屍體被震飛到十丈多外。

可是在這同一時間，他抓住朱鵠天無双刀的左手，却突然感到一陣刺心劇痛。

原來朱鵠天爲官清廉，且又負有鎭守邊關的重任，皇上親賜給他一柄上古神劍，這柄寶劍的鋒利，不下於干將莫邪，但朱鵠天不善用劍，而他的刀却又正好無双，於是他靈機一動，以最高的代價買到一塊上等鋼母，從新鑄造了一把無双刀，而中間却是空的，把皇帝御賜給

他的那把寶劍裝了進去，並在把手處裝上暗鈕，對敵時只要按下暗鈕，寶劍即從無刃刀口處自動跳出，此劍不僅削鐵如泥，且專破任何氣功邪術。

天龍和尚左手剛一抓刀身，立時心生警兆，雖然他反應得快，但左手五根指頭仍然被齊根削斷。

可是天龍和尚所練的功夫，當眞邪得很，左手五指雖斷，却未流出一滴血，他輕輕抖動一下，落在地上的五根斷指竟又自動的跳回接上。

朱鵠天不由看得一呆，正待振腕推力，可是天龍和尚却比他更快，右手已在間不容髮之際，搶先一掌拍中了朱鵠天左肩。

天龍和尚的陰陽掌威力何等驚人，這一掌雖來不及運足全力，但朱鵠天仍被震得無刃刀脫手，人也倒飛出六七丈外。

司馬丹青一提眞氣，欺身如電，凌空接住朱鵠天的身子，並順勢餵他服下兩粒靈藥。

天龍和尚一長身，正待隨後追擊，但沈宋賓兄弟双刀連環，出手就是三絕望月。

一片滾滾刀浪，居然將天龍和尚飛撲的身子，硬逼了回去。

其實沈氏兄弟這聯手刀並傷不了天龍和尚，只是他們所學的都是殺手招，双刀聯手，所發出強烈殺氣，把天龍和尚也嚇住了。

何況天龍和尚剛才又是被刀所傷的，有了一次教訓，他反而不敢太托大了。

但天龍和尚退出之後，才看清逼退自己的居然是兩個二十左右少年，這個臉他如何丟得起，不由双目兇光暴閃，充滿殺機道：「洒家從未聽說過，中原武林中有如此刀法名家，你們兩個小子師父是誰？剛才那一招刀法叫什麼名稱？」

沈宋賓毫無表情的道：「叫屠龍刀法。」

天龍和尚一怔，道：「屠龍刀法？洒家怎未聽過，你們師父到底是誰？」

沈宋賓道：「你未聽過的事情還多啦！咱們師父叫屠龍大俠，你知道嗎？」

天龍和尚想了一下，道：「中原武林名家洒家差不多全知道，怎會冒出一個屠龍大俠？」

沈宋賓冷聲道：「中原武林名家你見過幾個，屠龍大俠是專殺妖龍，你既不知道還稱什麼天龍？」

天龍和尚終於聽出他話中含意，忍不住怒叫道：「小輩，你竟敢戲弄洒家，我就先宰你們這兩個混帳！」

他聲出人動，右手一招，誰也沒有見到他是如何發招，但沈宋賓兄弟的兩柄大刀，居然到了他的手中。

在場之人全都是一驚，而天龍和尚更是得意大笑道：「小輩，你們原來也不過只是這點

能耐……」

他右手一抖，兩把上等精鋼打造的大刀，竟然像腐朽了一樣，變成點點碎片紛紛散落。

沈宋賓趁他得意大笑之際，就地急滾，已把朱總兵失落在地的無刃刀搶在手中，猛一擰腰人也不站起來，就半蹲半跪的，使出了尤不平那夜救呂艷秋時，所教他的似刀似劍而又似指的怪招。

但事實上這一招正是禪心指的入門功夫，用在刀上就是刀法，用在劍上就是劍法，更蘊藏着佛門正宗罡氣，再加上朱鵠天發出無刃刀中寶劍並未收回。

所以這一招雖然未能發出全力，但天龍和尚手才伸出一半，已經感到不對，慌忙又退回兩丈。

沈宋賓是個出色的殺手，一刀逼退天龍和尚後，並不戀戰，也趕忙收刀退回沈長賓一起。

天龍和尚經過交手兩招，心中對二人的刀法路子，多少已有個概念，突然發出一陣陰沉的長笑，人也緩緩的朝衆人身前欺進。

他的笑聲，剛開始還沒有什麼感覺，可是却越來越高，也更顯得陰沉，使人聽了有一種恍恍惚惚的感受，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他的笑聲越來越高，人也走得越近，眼看距離司馬丹青等人已不及一丈，但就在這時，

空中突然飄落一條人影，硬擋在他面前三尺之處。

這個人是尤不平，由於他的出現太過突然，天龍和尚反而一怔。

可是三尺的距離舉手可得，他豈肯放過這個難得的機會，笑聲未停，右手疾伸，掌風業已逼近尤不平的胸前。

而尤不平也幾乎在這同時發出一聲長嘯，在嘯聲中，左手疾出，併指逕點天龍和尚的掌心。

他點出的指風，不但輕描淡寫，更不帶絲毫勁道，無風無息的根本不像是和敵人動手搏命，而他的嘯聲也不帶任何殺氣。

但天龍和尚乍聞嘯聲，却全身驟然一凜，尤其是當他的掌心和尤不平的指風接觸剎那，竟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整條右臂立時萎縮得又細又短，連半尺都不到。

司馬丹青等人經尤不平那一聲長嘯，已立時清醒過來，天龍和尚這時却低垂着双臂，双目緊盯着尤不平道：「你就是鏢客吧？」

尤不平點點頭，道：「不錯，你是出家人，不但未能遵守出家人戒規，反而練這種歹毒武功，陰陽掌和天龍唱，我剛才出手時並沒有想傷你，只是在阻止你殺人。」

天龍和尚怒聲道：「你以爲洒家是好傷的，他們這批自命不凡的中原武林高手，在洒家

看來根本不值一擊。」

尤不平道：「那是他們事先不知道你們西域的解體大法，假如是我出的手，把你整條左臂都絞碎了，你還能接得上嗎？」

天龍和尚臉色一變，道：「你怎麼知道解體大法？」

尤不平道：「我在八道溝就會見了不少懂得解體大法的人，他們也都是來自三三會，只是他們沒有你運氣好，都死在我劍下了。」

天龍和尚道：「你所見到的不過是一些三流角色，他們豈能跟咱家相比。」

尤不平道：「這也要看從那一方面說起了，他們的邪功練得也許不如你，但他們正宗功夫、心法基礎却比你打得結實多了。」

天龍和尚冷笑道：「什麼叫做正宗功夫？你所練的禪心指算是那一門功夫？」

尤不平微怔道：「你知道禪心指？」

天龍和尚道：「豈止知道，咱家這次遠到中原來，就是爲了找見性那個老禿子。」

尤不平見他一口就說出禪心指的淵源，暗中雖驚，表面仍不動聲色，道：「你連我都打不過，找到了見性大師又能怎樣？」

天龍和尚道：「洒家是因爲事先不知道你練過禪心指，所以才未加預防。」

尤不平道：「你用不着預防，只要你心中不存殺人之念，我根本就傷不了你……」

天龍和尚厲聲道：「放屁！天龍會遠在西域，門下弟子除了練功外，從不殺人，但見性却於六十年前遠赴西域，以禪心指法硬逼着天龍會解散，並且還以卑鄙的手段傷了一聖三龍。」

尤不平道：「你大概就是三龍之一了，但一聖又是誰？」

天龍和尚獰聲道：「你還沒有資格問那麼多，你只要告訴見性，就說西域的一聖三龍都已到了中原，他光躲着並不是辦法，還是早點出面解決問題。」

尤不平道：「如果我找不到他呢？」

天龍和尚道：「很簡單，你找不到他，咱家就先殺你！」

尤不平道：「你現在連一個普通人都殺不了，憑什麼還想殺我？」

天龍和尚道：「那可很難說，今天晚上殺不了你，還有明天，明天殺不了你，還有後天，反正咱家是認定你了，這也是天龍會的傳統，從今晚起，除見性而外天龍會又多了一個仇人。」

尤不平道：「假如我現在先殺了你呢？」

天龍和尚道：「咱家既然已經知道你會禪心指，就不會讓你有機會殺我。」

尤不平冷聲道：「你好像是很有把握，但你應該聽說過鏢客殺人的手段。」

天龍和尚道：「洒家當然知道，而且我在一個月前就把你的劍路摸清了。」

尤不平道：「一個月前，連我自己都記不清楚在那裡，你又如何能知道？」

天龍和尚道：「洒家不知道，但有人知道。」

一八

尤不平道：「見過我的人很少有活着回去的機會，這個人是誰？」

天龍和尚道：「這個人很例外，而且他昨天還見過你。」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你說的這個人大概是鬼手郎中趙鴻緒？」

天龍和尚道：「他除了跟咱家學醫術，還學會了不少西域法術。」

尤不平笑笑道：「這樣說，他已經是你們天龍會門下的弟子了。」

天龍和尚道：「洒家現在是五台派的長老，天龍會在中原還沒有正式成立。」

尤不平道：「可是你們在關外已經成立了三三會，你所說的一聖大概就是三三會的首腦吧！」

天龍和尚臉色變了一下，但並沒否認。尤不平又道：「我不管你是三三會或五台派的長老，但你收的徒弟應該屬那一派？」

天龍和尚道：「這是洒家個人的是，沒有理由告訴你。」

尤不平沉下臉道：「可是我却有理由問問清楚，鬼手郎中如是三三會的人，他的行爲自

然有三三會和他個人負責，假如是屬於五台派的，我可以告訴你，五台派將因此而除名江湖……」

只聽一聲佛號，打斷他的話道：「小施主，你好大的口氣！」

語聲中，由暗影處已分別走出三個老和尚，這三個人年齡都已近百，白鬚飄胸，除了眉目中隱現殺機外，倒不像是壞人。

尤不平冷冷的道：「三位大師已經來了很久，爲什麼到現在才現身？」

爲首的和尚合掌道：「老衲叫悟渡，這兩位是老衲師弟，悟法和悟能……」

尤不平淡淡接口道：「原來是少林三老，在下倒是失敬了，怪不得天龍和尚敢在中原無惡不作，大概就是少林派在背後替他們撐腰吧！」

悟渡道：「五台乃少林分支，江湖上誰都知道少林、五台是一家，天龍上人既然身爲五台派長老，老衲就有義務維護同門。」

尤不平冷聲道：「天龍和尚每夜都要糟蹋一名良家少女，而練他的陰陽邪功也是江湖人所共知的事實，大概也是你們少林派在暗中支持的？」

悟渡沉聲道：「施主年紀輕輕，怎可血口噴人，天龍上人糟蹋良家少女練功，施主可有証據？」

尤不平道：「三位長老是要人証，還是要物証？」

悟渡道：「証據當然是越齊全越好，施主可不能揑造事實！」

尤不平道：「鏢客就是靠着金字招牌起家，我的話江湖朋友大概都還信得過，假如我找出証據，大師敢不敢用你們少林派的招牌作賭注？」

悟渡一怔，道：「老衲以私人身分向施主負責。」

尤不平冷笑道：「少林三老如果夠資格負責，你們來了一大堆人又何必偷偷摸摸的躲在一旁不敢見人。」

悟渡老臉一紅，正待開口，四周暗影處已先後走出三四十人，武當、崆峒、崑崙、五台、華山等各大門派都來了，只有峨嵋派還沒有人出面。

在這些人之中，特別引起尤不平注意的，是一個用簫和一個用笛的老人，這兩個人他雖不認識，但從他們裝束打扮上，他已猜出來人身分，而且又是兩個難惹人物。

用簫的叫魔簫石勒，用笛的叫鬼笛仲虺，這兩個人都是黑道上首屈一指的頂尖人物，現在竟然也和九大門派的人走在一起。

另外還有三個人，却是鬼手郎中趙鴻緒、三寸丁梅藻崑和獨臂梅婆。

尤不平暗中向司馬丹青使個眼色，他担心獨臂梅婆認出朱總兵的身分。

司馬丹青會意的點了下頭，其實他早已就用帽子，將朱總兵臉部遮去三分之二。

因爲朱鵠天中了天龍和尚的一招陰陽掌，除了左臂折斷外，內腑也受了相當重的傷勢，司馬丹青雖然餵他服下兩粒丹丸，人却一直昏迷不醒。

這時呂艷秋和袁不器分別站在司馬丹青兩側，沈宋賓兄弟則握着無刃刀擋在他前面，程露寒双手分握飛刀，背對司馬丹青而立。

群俠中只有林飛抱着酒罈子，自己喝幾口，又送給袁不器喝上兩口，這樣來來回回的，反而顯得特別忙。

尤不平面對那麼多的高手，他的神色仍然是顯得很輕鬆，朝四周掃了一眼，道：「各位是爲銀子來的，還是爲了替天龍和尚助陣來的？」

崆峒掌門李斯首先接口道：「兩樣都有，小子，你最好少說廢話！本派兩位高手都遭了你的毒手，咱們今晚如不能除去你，崆峒派將從此除名江湖。」

尤不平道：「崆峒派的存亡全在你一念間，你既然身爲崆峒掌門，應該知道聞非群師徒所犯的罪行。」

李斯怒聲道：「不管他們犯下多大的罪，自有本派幫規處置，也輪不到你殺。」

尤不平淡淡的道：「難怪崆峒派出了那麼多淫賊，原來你這掌門也不是個東西……」

李斯不等他說完，已是一聲大喝，飛身出招一連三掌居然都拍中尤不平前胸。

尤不平仍然是面色輕鬆，硬挨三掌，竟像沒事人一樣。

李斯反而一怔，正待揮掌再攻時，站在尤不平身後一丈外的獨臂梅婆却突然大叫一聲，狂噴三口鮮血，人已倒地不醒。

李斯號稱奔雷手，不但出招快，而掌風也走的是剛猛路子，硬碰硬的三掌擊在尤不平前胸上，沒能將他打倒，獨臂梅婆反而莫名其妙的重傷不起。

他身爲一派掌門當然識貨，微一定神，業已看出這三掌的力道都被尤不平施展佛門的無相神功，引到獨臂梅婆身上去了。

也就等於是獨臂梅婆在間接的硬挨了奔雷手李斯的三掌重擊。

三寸丁梅藻崑抱起獨臂梅婆，餵她服下一粒藥丸，退出三丈外，却不好說什麼。

這一來，李斯站在原地却下不了台，他双臂暗運眞力，正待再次出手，但悟渡已把他攔住道：「掌門人請先退回，老衲有話問他！」

李斯正好藉機下台，道：「大師，這小子好像是學過你們少林派的無相神功。」

悟渡道：「老衲也是想問問這件事。」

尤不平冷聲道：「用不着問，我學過的功夫太多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門那一派

的，我想到了那一招就用那一招。」

悟渡道：「施主的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尤不平道：「傳授在下武功的有十位高人，除了先父外，我都不知道他們名字，而且就算知道，你也不夠資格問。」

悟渡怒聲道：「施主如果執意不肯說出令師大名，老衲只好得罪了。」

尤不平道：「不得罪，你是爲什麼來的？」

悟渡一怔，道：「老衲不是說過了嗎？」

尤不平道：「那不就結了，你們來的目的就是殺人刼財，還有什麼得罪不得罪的。」

悟渡冷聲道：「施主倒是快人快語，你既然學會本派的無相神功，就請接老衲一掌！」

他說着話，袍袖輕揮，双掌已平推而出。

這一招看似輕描淡寫，其實悟渡已用上了九成眞力。

少林派的無相神功爲佛門一絕，悟渡一出手就用上九成眞力，不由引起尤不平的殺機，他左掌一翻，硬接悟渡的双掌，而右手却快如電光石火般，掌風已按上悟渡的小腹。

双方出手用的都是少林派無相神功，但威力比起來却有天淵之別。

尤不平的一掌硬接，不僅震碎了悟渡的双腕，而小腹上那一掌更震散了他全身武功。

悟渡一連翻滾出兩三丈，才勉強坐了起來，一臉獰色瞪着尤不平，道：「你的無相神功是跟誰學的？」

尤不平沉下臉道：「我已經說過了你不夠資格問，你身爲少林派的長老，却不能遵守少林的門規，這一掌已算是最輕的懲罰。」

悟渡厲聲道：「老衲那裡違反門規了？」

尤不平道：「你當初開始學習無相神功時，在少林派祖師爺像前，有沒有立下重誓？」

悟渡道：「當然有，無相神功乃少林寺的三種絕學之一，僅次於達摩三式，凡是少林弟子學這種功夫必須先立重誓。」

尤不平道：「當初所立下的重誓，你還記得嗎？」

悟渡臉色一變，道：「那是少林派的事，你有什麼權過問……」

尤不平冷笑道：「你違背了誓言，我就有權過問，你既然不敢說，還是我替你說出來吧！你當年在少林祖師爺像前所言的誓，是不得濫殺無辜，不得持強打刼，就憑這兩條你已犯了死罪。」

悟渡厲聲道：「老衲到現在從未出手殺人或打刼，你憑什麼給我加上這兩條罪名？」

尤不平道：「我和你們無冤無仇，你出手第一招就暗將無相神功運集九成，如換了別人

恐怕早已臥屍當場，同時還聯合這麼多的江湖人，強行想逼我交出官府的銀子，這不是打劫是什麼？」

悟渡道：「老衲等只是受了五台派之邀，協助天龍上人除去一批江湖敗類，咱們可不知道誰是官府的人。」

尤不平道：「在下就是總兵府的特使，我所保的官銀乃是爲了救濟黃河兩岸災民用的，你身爲少林長老，一出手就想置我於死地，這又怎麼說？」

悟渡厲聲道：「你偷學少林絕學，老衲有權廢了你的武功。」

尤不平冷笑道：「假如我的無相神功是偷來的，你爲什麼勝不了我？反而被我破了你的功夫？」

悟渡道：「少林派的無相神功連俗家弟子都不傳，怎麼會傳給你這江湖敗類，除非是從別處偷來的……」

尤不平臉色一沉道：「悟渡，在下尊敬的是少林派，所以我雖廢了你的武功，但並未說出任何對少林不敬的話，我希望你也能尊重你自己，我自出道以來，江湖上不論是黑白兩道的朋友或者是敵人，從沒人罵過我是江湖敗類，而這句話出自你們少林三老之口，我倒希望你解釋清楚點，否則你就是自取其辱了。」

悟渡在他炯炯逼人的目光下，竟羞愧得低下了頭，一句話也不敢說。

天龍和尚深恐少林三老就此抽身，趕忙走到他身前，道：「大師，少林既然正式出面了，你可不能半途撒手不管。」

悟渡神情冷漠的道：「老衲武功已失，兩位師弟聯手亦恐非鏢客之敵。」

天龍和尚道：「請令師弟和各大門派聯手，對付其他的人就可以了，尤不平交給洒家。」

悟渡道：「上人的神功不是也被他破了嗎？」

天龍和尚道：「他的禪心指似乎沒有見性那麼濃厚殺氣，而洒家又見機得快，所以只被這小子破去三成左右功力。」

悟渡面帶憂色的道：「老衲雖未見過禪心指，但素知此指乃佛門正宗心法，越是修爲深厚，越是不會輕易顯出殺機……」

天龍和尚冷聲道：「沒有的事，這小子總共只有這麼大點歲數，他再強也強不過見性和尚。」

悟渡沉思一下，道：「上人的左手功力如何？」

天龍和尚將聲音壓得更低的道：「不瞞大師說，百日之內洒家左手不能出招，但我所練的武功與中原各門派武功都不同，我可以把左面的功力轉移到右手上，採取這種轉移大法，

可以使右臂功力，增強到三倍以上。」

悟渡道：「上人最好還是小心點，他們這批人中，無一不是武林頂尖高手，老衲師兄弟此次前來，完全是以私人身份應上人之邀，本派掌門人並不知道這件事。」

天龍和尚道：「只要咱們今晚將這批人一網打盡，今後江湖上再也無人敢跟本會作對了，一旦本會正式在中原一統天下，大師就是少林掌門，你還有什麼好担心的？」

悟渡道：「老衲並不想當掌門，只是以私人身分幫助上人一點忙。」

天龍和尚道：「聖君對貴派掌門無為大師的不合作態度，表示非常不滿，曾一再提到大師是少林掌門的最好人選……」

悟渡神色微動道：「聖君也知道老衲賤名？可是我的武功已失。」

天龍和尚道：「聖君無所不能，使你武功復原或再增加數倍，在他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

悟渡道：「世上眞的有這種高人？」

天龍和尚道：「洒家從不說謊，你見到聖君就知道了，咱們就這麼說，你去招呼各門派一聲，洒家為了愼重起見，先跟魔簫、魔笛研究一下，有咱們三人聯手，不要說是打，就是累也會把這小子活活累死。」

悟渡終於點點頭，道：「好，老衲現在就去和各門派商量一下。」

悟渡走過來時，崆峒、武當、崑崙等各派早就聚在一起了，悟渡把天龍和尚的意思說了，各派均表贊同，雖然他們都想殺尤不平，可是誰也不敢搶先出手，因此他們覺得天龍和尚出手，倒不失為上策。

如果天龍和尚等人勝了，或者是殺了尤不平，當然更好，萬一天龍和尚等三人也不是尤不平敵手，那麼他們仍然有逃走機會。

在各大門派中，除了少林、武當、華山他們只來三五名高手，但崆峒派却是精英盡出，而他們的存亡延續，當然也就在此一舉了。

由於天龍和尚及崆峒掌門李斯在出手第一招上，就双双落敗，使他們對此一戰信心大減。各門派中人，雖然是在密議大事，可是他們內心裡却也各懷鬼胎。

朱鵠天的無刃刀出手，各派老一輩人物都已認出他就是無刃刀王，可是他中了天龍和尚一掌，人此時仍然是昏迷未醒。

聖手華陀司馬丹青在江湖中聲望遠超過九大門派掌門，可是由於他很少在江湖上露面，武林中也不過僅聞其名，未見其人，所以他坐在朱鵠天身邊那麼久，竟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的。

塞上飛林風一向是獨來獨往，黑白兩道也都是僅聞其名，因此他也未引起人注意。

倒是酒瘋袁不器和流星刀程露寒此時反而成了衆所矚目的焦點人物。

呂艷秋女扮男裝，以劍客身分行道江湖，曾經轟動一時，但她此時換了女裝，反倒不怎麼引人注意。

至於沈宋賓兄弟倆，刀法雖然精奇，但他們在天龍和尚手下一招毀刀，再加上二人年輕，也沒有人去注意。

而尤不平在這段空間，雖然是檢視朱鵠天的傷勢，但暗中却已運起天聽大法，所以天龍和尚和悟渡等人的談話，他聽得清清楚楚，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已對司馬丹青等人做了安排。

同時他並走到魯山五英的老二砍山刀崔機身邊低聲道：「四位請再忍耐些時，我現在如放了你們，天龍和尚必定會派人追殺，你這把刀暫時先借用一下。」

他說着已從崔機手中拿過砍山刀，丟給沈長賓道：「兄弟，這把刀和你的刀重量差不多，今天晚上這一戰，正是你們練刀的好機會，錯過今夜，請也請不到九大門派高手替你們餵招。」

他說這話的意思是暗示二人全力發揮殺手功能，尤其是對九大門派高手，絕不要留情。

二人跟他相處日久，當然懂得他的意思，沈宋賓一抱無刃刀道：「尤大俠請放心，咱們兄弟絕不會使你失望。」

尤不平笑笑道：「無刃刀王朱前輩以此刀震驚江湖，使武林宵小聞名喪胆，朱老前輩身受重傷，此刀暫由老弟保管，你可要好好發揮它的昔日雄風。」

沈宋賓道：「小弟當全力以赴，絕不敢有損朱老前輩的威名……」

崆峒派掌門奔雷手李斯早就憋了一肚子氣，此時聽了二人一番對話，却更加引起他的殺機，忍不住一聲大喝道：「小子，老夫就先領教你幾招絕學。」

沈宋賓道：「掌門就是一個人嗎？」

李斯大怒道：「放屁！對付你一個後生小輩，難道還要崆峒派全體出動。」

沈宋賓淡淡的道：「在下正是這個意思，咱們兄弟双刀聯手慣了，如果是兩個人打你一個，這麼多名門正派前輩都在場，他們還以爲在下兄弟不懂得敬老尊賢，欺侮你一個老頭子。」

李斯氣得大叫道：「混帳小子，你想死還不容易，四大護法出來！咱們一起上。」

崆峒派那邊已應聲走出四個老人，他們全是双手抱劍，步法沉穩，倒不失爲一代名家風範。

李斯冷冷的道：「他們是崆峒派四大護法，武功並不遜於老夫，你如果眞能一拳殺了咱們五人，崆峒派將從此除名江湖。」

沈宋賓道：「崆峒派成名江湖得來不易，如在一夜之間除名，不是太可惜了嗎？」

李斯厲聲道：「混帳東西，你的廢話說夠了沒有？他們成名江湖時，你還沒有出生呢？」

沈宋賓道：「既然如此，他們更應該珍惜晚節。」

李斯忍不住大罵道：「你算是個什麼東西，也教訓起老夫來了！」

沈宋賓也寒着臉道：「在下可是一直把你當做武林長者看待，而你却只會罵人，在這麼多武林名家面前，不覺得有失身分嗎？」

李斯獰聲道：「他們都跟老夫抱着同樣心理，目的就是殺人。」

沈宋賓道：「刀劍無眼，掌門既然決心求仁，你們可以出招了。」

李斯厲聲叫道：「小子，你眞狂得可以，崆峒派如果連你們這兩個無名小卒也收拾不下，也無顏再在江湖中混下去了。」

他左手一擧，四名抱劍的護法已同時飛身出招，四柄長劍精光交錯，有若一片網，已將沈宋賓兄弟倆籠罩在一片劍幕之中。

四大護法出手，李斯也沒有閒着，他双掌交錯當眞快如奔雷，硬朝沈家兄弟二人中間切

入。

他雖然還沒有認出二人的三絕刀法，但他已察覺出双刀聯手威力特別強猛，所以他搶先出手的目的，是想自己先纏住沈宋賓，讓四大護法聯手去對付沈長賓。

他的戰術是運用對了，如果他眞能纏住沈宋賓，以崆峒派四大護法的劍術造詣，擺平沈長賓當然不成問題，而遺憾的是他高估了自己，却又低估了沈宋賓。

也就在他的奔雷掌切進沈宋賓前胸時，他突然感到双手一陣刺骨劇痛，他還沒來得及撤招後退，驟見刀光暴湧，冷森森的寒氣已繞胸而過。

只有一招，是双刀聯手也是三絕望月。

刀光收斂了，劍幕也消失了。

然而崆峒派的四大護法却倒下了三個，都是齊腰被斬成兩段，還剩下一個人雖然未死，但他的右手已被削斷，斷腕隨着長劍一起跌落在地上。

李斯的運氣却比他們要好些，他双掌發得快，收回更快，僅有十根手指被沈宋賓削落。可是他顎下飄着的長鬚，却被無刃刀削得一根不剩，當然這是沈宋賓故意手下留情，希望他能知難而退，帶着崆峒派未死的徒衆就此閉關，不再過問江湖中事。

然而李斯是既自大又殘暴的老糊塗，他不但不領沈宋賓這份情，反而厲聲大叫道：「崆

峒派所有的弟子都聽着，不管採取什麼手段，勢必要把這兩個小輩碎屍萬段！」

他十指雖斷，仍然用着光禿禿的双掌，搶先撲上。

但崆峒派除了四大護法之外，還帶來了十二名青年劍術高手，這十二個人的功力都不低於銀劍鐵指蘇寒山，只是他們很少在江湖中走動，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這十二名劍手在李斯一聲令下，也都形同瘋狂般，揮劍撲出。

這是崆峒派的最後主力，他們都是經過嚴格訓練，一出手就按着十二地支陣式位置站定，攻敵接應互相配合都是很有規律。

李斯表面上是在出手攻擊，其實他正是這十二地支的中樞總指揮。

沈宋賓兄弟聯手三招，不但未能傷到敵人，反而差點被對方的連環劍刺中。

他們兄弟倆追隨尤不平這段時間，不但是武功方面大有進步，而臨敵經驗和機智也學了不少。

他三招一過，業已看出對方所採用的是一種劍陣，他們能躲過三絕刀法，也是全憑着身手靈活和接應的巧妙。

這兩兄弟自幼學的就是殺手功夫，在遇到強敵時，他們完全忘了自我的存在，他們意識中，自小所養成的潛在殺氣，一旦引發起來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得了。

所以三招無功，已經激發起他們潛在的意識，二人心靈相通，根本用不着打招呼，沈宋賓一托無双刀，沈長賓已很快的和他對背而立，双手托刀，就在這剎那間二人面上已失去了任何表情。

林飛低聲嘆了口氣，道：「李斯才眞正是個道地的老混帳，崆峒派成名江湖兩百多年，想不到今夜却糊裡糊塗的滅亡在他手中。」

司馬丹青皺着眉頭，道：「崆峒派用的是十二地支陣式，沈家兩兄弟好像不懂陣式？」

林飛道：「不錯，他們是不懂陣式，可是一般普通陣式却根本困不住他們。」

司馬丹青不解的道：「他們光憑着一套三絕刀法，如何能破得了陣？」

林飛道：「你忘了他們兩人是鏢客的保鏢。」

司馬丹青一怔，道：「胡說，尤不平的武功超出他們何止數倍。」

林飛道：「我說的保鏢是爲了好聽些，而事實上他們都是鏢客的超級殺手。」

司馬丹青道：「破陣講究的是竅門，不先瞭解易理生尅，殺手有什麼用？」

林飛冷聲道：「司馬老兒，我以爲你是在裝糊塗，一個眞正的殺手，他一旦動了殺機是不達目的不停止的，你看看他們兩兄弟臉上的表情就知道了。」

司馬丹青一驚道：「假如眞是這樣，他們本身豈不是更危險，你快點去把他們叫回來，

老夫告訴他們破陣方法。」

林飛搖搖頭，道：「來不及了，現在他們全身都是殺氣，誰的話也聽不進去，你還是快點準備救人工作，老夫負責搶人……」

但就在他們低聲談話中，沈宋賓兄弟倆双刀已經出了手。

第一招就是三絕望月，滾滾刀光把崆峒派十二名劍手全部纏在殺氣之內，可是他們兩兄弟本身的空門却也完全暴露出來。

由於這招刀法的威力太強，李斯反而被逼到刀光圈外，竟失去了指揮作用。

這十二名劍手都是經過多年苦練，雖然失去指揮，但他們拒敵還擊仍然運用自如，竟把那麼霸道的一招三絕刀法硬接了下去。

可是沈宋賓兄弟這一招刀法雖然強猛無比，而眞正目的却是在誘敵，不等對方長劍收回，他們已同時沉刀橫掃，二人本是背對背聯手進攻的，就在沉刀變招時，身形也突然分了開來。

這一招刀法正是尤不平在古北口外，救呂艷秋時教他們的，二人雖只練習幾次聯手使用，但此時全力施展出來，其威力少說也要超過三絕刀法數倍。

由於他們變招太快，而刀身上潛蘊的勁力也更猛，十二名劍手反而在無形中被二人分開了。

劍陣分開，已不成陣式，以一比六，劍陣威力減弱多了，而刀身的剛猛勁力却相對增強。

崆峒派的十二名頂尖劍手，根本來不及接力或變招，已全部活生生的被攔腰斬成兩段。

可是就在沈宋賓兄弟刀斬十二名劍手同時，李斯的双臂已運足了全力，飛身出掌，也分別擊中二人背心。

但他拍出的双掌剛剛收回，一條人影却似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飄落在他身前，一腿橫掃，把他踢飛出兩丈多遠，緊接着一手一個把沈宋賓兄弟夾着又飛了回去。

這個來去如飛的人正是林飛，他把沈家兄弟往司馬丹青面前一放，道：「司馬老兒，快點救人！他們兄弟倆這一掌挨得不輕。」

司馬丹青一把二人脈門，道：「他們僅是肋骨斷了兩根，內腑傷勢並不嚴重。」

沈宋賓却睜開双目，道：「李斯跑了嗎？」

林飛道：「他往那裡跑？崆峒派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沈宋賓這才點點頭，不再說話。

林飛瞪着司馬丹青，道：「老兒，你不快點動手，還等什麼？他們兄弟等下還要出戰。」

司馬丹青給二人服下兩粒藥丸後，又從懷中摸出兩塊樹皮，道：「你把他們的衣服先解開，老夫替他們貼上膏藥，調息一陣就好了。」

林飛却自沈宋賓手中拿過無刃刀，把二人衣服挑了開來，司馬丹青也很快的替二人貼好膏藥，並交代二人按照尤不平教他們的心法調息。

但他剛剛忙完，崑崙掌門鐵劍先生，西門若虛却走過來道：「閣下原來就是聖手華陀司馬大俠，老朽倒是失敬了……」

他說着，並拱了拱手。

双方相距還有一丈左右，司馬丹青已感到一股無形潛勁疾湧過來。

他暗中哼了一聲，右手依然是抱着朱鵠天，却輕抬左手道：「不敢當，老朽乃江湖草莽之人，怎敢當閣下一派掌門之禮。」

抬手說話，輕描淡寫之間，西門若虛所發出的八成眞力，竟被硬逼回來，他雖然沒有受傷，脚下却連退五步。

這個鐵劍先生西門若虛不管是內功修爲或劍術造詣，都比李斯高明的多，而他爲人也較李斯陰險狡詐。

双方雖然沒有正式交手，但他已試出自己遠非司馬丹青之敵，當下眼珠一轉，故意打個哈哈道：「聖手華陀果然名不虛傳，這兩個青年剛才用的像是三絕刀法，他們可是三絕老人傳人？」

司馬丹青冷聲道：「老夫和他們認識總共還不到三天，他們是誰的門下，老夫就不清楚了。」

西門若虛道：「你們不是一路同行的嗎？怎會不知道他們是何人門下？」

司馬丹青怒聲道：「老夫從不喜歡打聽別人出身，但也更不喜歡別人跟我多說廢話。」

西門若虛臉色一沉，道：「老夫有幾句話可以問問這兩個年輕人嗎？」

司馬丹青不屑的道：「你可是見他們受了傷，想撿個便宜？」

西門若虛也冷聲道：「他們一出場就指名向九大門派挑戰，老夫怎能算是撿便宜？」

司馬丹青目中在驟然間，閃現出駭人殺氣，語聲也變得冷冰冰的道：「老夫現在也向你鐵劍先生挑戰。」

西門若虛似是沒想到他有此一着，微微一怔，道：「司馬兄一向不問江湖閒事……」

司馬丹青冷聲道：「此一時彼一時，老夫已經捲入這場是非，想不問行嗎？」

西門若虛趕忙接口道：「行，只要司馬兄留下朱鵠天，就此退出，保証沒人阻攔！」

司馬丹青冷聲道：「貪生怕死，臨陣脫逃，也只有你這崑崙掌門才做得出，老夫仍然是以一隻左手出招，你可以拔劍了！」

西門若虛獰聲道：「司馬兄大概認爲是吃定老夫了。」

一九

司馬丹青道：「鐵劍先生乃是崑崙一派掌門，怎會說出這種話，雙方交手，憑的是眞才實學，誰勝誰敗，現在還言之過早……」

他說到這裏，沈宋賓却突然站起來接口道：「崑崙派掌門既然指名向晚輩挑戰，還是由晚輩來吧！」

司馬丹青沉聲道：「你們兩人傷勢未癒，怎麼可以現在出戰！」

沈宋賓道：「晚輩內傷已好，前輩的膏藥很靈，斷骨也接上了，不會妨害行動。」

司馬丹青仍然是搖頭道：「不行，最快也要半個時辰之後，你們才能動用眞力。」

沈宋賓道：「咱們可以先和他們交手，等打到半個時辰之後再出手殺他。」

司馬丹青失笑道：「那有這種打法，這是生死之爭的拚命，人家會容許你拖到半個時辰嗎？」

沈宋賓道：「刀在咱們手裏，咱們如果不想殺他，他就是想死也沒那麼容易，除非是他自己用劍抹脖子……」

西門若虛氣得大叫道：「混帳！老夫今夜如殺不了你們兩個小輩，我就自己用劍抹脖子！」

沈宋賓認眞的道：「閣下可是一派掌門，這話也是你自己親口說出的！」

西門若虛怒聲道：「老夫是何等身分，說出口的話從無更改！」

沈宋賓道：「你的話能算數更好，因爲在場的都是有身分的人，他們也都聽見了，崆峒派已經除名江湖，不知道你抹脖子後，崑崙派由誰接任掌門？」

西門若虛厲聲道：「那是咱們崑崙派的事，用不着你小子關心！」

沈宋賓道：「因爲武林一脈，在下怎能不關心，而且你們崑崙派成名江湖也不容易。」

西門若虛大叫道：「放屁！就憑你們這幾個人，當眞想消滅九大門派？」

沈宋賓道：「咱們兄弟追隨尤大俠有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人不犯我，我絕不犯人，而且我們的宗旨是以俠義爲先，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消滅那一派。」

西門若虛道：「你這小子年紀不大，却已跟尤不平學得油腔滑調，他殺了我崑崙派兩位長老，該如何交代？」

沈宋賓道：「你們那兩位長老因爲什麼死的，你心中比誰都明白，又何必故意找藉口。」

西門若虛還想說什麼時，武當掌門淨寬道人已忙着接口道：「西門兄，你上這小子的當

了，像這樣瞎扯下去，半個時辰很快就到，而他們的功力也恢復了。」

原來淨寬上次在總兵府，被司馬丹青一招隔山打牛功夫震散功力關進大牢，後來被鬼手郎中從地道中救走，他服用武當派金丹，再以金針過穴療傷，此時功力已恢復五成，可是他經過那次教訓後，凡事再也不敢親身涉險，並盡量鼓勵其他門派先打頭陣，因爲他知道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好惹的。

西門若虛被他一言提醒，已不再說話，長劍一招毒龍出洞，竟刺向沈宋賓前胸。

他號稱鐵劍先生，除了有套驚人的劍術外，他這柄劍也是特製的，又長又寬，有點像刀，可是重量却比刀還重，顯見他有着過人的臂力。

他一劍刺出，沈宋賓並沒有出刀去封，身形一矮，讓過長劍，人已退回沈長賓身邊。

原來沈長賓在利用他們說話的工夫，已運氣將傷療好，西門若虛出劍時，他也剛好站起身來，沈宋賓退回後，二人互看一眼，不用說話心中已經明白，並很自然的擺出了雙刀聯手之勢。

他們剛才雙刀聯手，力斬崆峒派的四大護法和十二劍手，西門若虛是親眼看見的，現在見他們根本不像受傷的樣子，雙方還未發出，已經幻起一片冷森森的寒氣。

崑崙派並不像崆峒帶來那麼多的高手，西門若虛只帶一名弟子，他一來是太相信天龍和

尚，同時他更沒想到，跟尤不平走在一起的，竟然個個都是武林頂尖高手。

目前已演變成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局面，他知道這一戰如不能一拳搏殺這兩個青年，那就眞的只有抹脖子一途了。

他帶來的這名弟子也是年輕一代的出色劍手叫閃電劍朱雲。

他把朱雲叫到身前，低聲吩咐道：「爲師一出手，不論勝敗如何，你都要想辦法馬上脫身，先趕回崑崙，請長老會選出一位掌門，重整門戶，不能讓崑崙派因爲師而滅亡……」

他不等朱雲開口，接着又道：「這裏的事不用你管，因爲崑崙的存亡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

他說完已舉劍緩緩朝沈宋賓二人身前欺進。

他行動越慢，劍身上的殺氣也越濃，可以想像得到，這一劍他已用上了全力，而決心在一招之內將二人劈死劍下。

沈宋賓反而輕鬆一笑道：「掌門人準備好了嗎？你可是在安排後事？」

西門若虛厲聲道：「無知小輩，你已死到臨頭，說話還如此刻薄！」

沈宋賓道：「在下雖然讀書不多，但還知道江湖禮數，你問問各位前輩，咱們兄弟一向不喜多言，除非是遇上一些不知羞恥爲何物的老怪物，咱們才刻薄他兩句……」

西門若虛知道他再說下去會更難聽，一聲暴喝，鐵劍已帶着排山倒海之勢劈出。

他的劍本來是直劈出去的，但招到中途，一沉右臂，劍身下偏，反而變成橫掃。

沈宋賓兄弟倆却正好在他中途變招時，雙方已聯手封出，但二人不等刀劍接觸已就地一滾，雙方由合而分，沈宋賓眞力聚於一點，人貼地面，刀背已拍中西門若虛的氣海穴。

他這一招用力很輕，僅僅將西門若虛的功力震散而已。

但沈宋賓却已把握住這片刻空間滾身出刀，仍然是一招三絕望月，這一招在這個時候使出是最恰當不過了，他人躺在地上，無刃刀平推，刀光過處，西門若虛的兩條小腿，自膝以下，已與身體脫了節。

西門若虛一劍劈空，就已知道不好，但是他全力都注意在三絕刀法上，怎麼也沒有想到二人會使出這種類似地躂刀招式，等他發覺再想變招時，已經來不及了。

但西門若虛不僅爲人陰險，而他也確實有股狠勁，長劍一拄地面，也不管雙腿血流如注，人却藉力倒翻躍起半空。

他的身形像是被一種無形之物托住一樣，在空中並沒有落下來，反而一口氣連翻了十八轉，也攻出十八劍。

這是一種上乘武功叫雲裏十八翻，全憑着一口眞氣，可以在空中以不同的角度攻出十八

招。

沈宋賓兄弟倆在刀法造詣上，雖稱得上是一流高手，但他們究竟閱歷太少，對各門各派武功所知也有限，西門若虛斷腿後飛起出擊，反而把他們看得一呆。

尤不平暗中一驚，急忙沉聲喝道：「你們還看什麼熱鬧，左右併聯，犧牲小我，三絕歸元……」

沈宋賓兄弟聞聲也是一驚，趕忙依言左右聯手，平舉雙刀，而後抱元守一，任西門若虛攻勢如何凌厲，二人始終不言不動，雙刀在空中如同生了根，西門若虛連攻九次都是徒勞無功，最後他改變方式，從兩側進攻。

但沈宋賓兄弟仍然是不聞不問，直待劍氣快要臨體時，他們才一個伸左手，一個伸右手，硬朝劍身架去。

西門若虛因爲生性多疑，他在和別人動手時，反而太過小心，眼見二人竟以血肉之軀硬擋自己的長劍，反倒不敢貿然進招，他以爲二人也跟天龍和尚一樣，練有什麼邪功，所以一連攻出七劍都不敢將招式用老，才到中途，又收了回來。

他的雲裏十八翻一共只能翻十八次，現在已經攻出十六劍，還剩下最後兩翻，這兩招如果傷不了人，他就只有抹脖子一途了。

於是他把心一橫，劍出如狂風暴雨，畢直朝沈宋賓的小臂劈去。

這是關鍵性的一劍，在場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西門若虛的長劍上，和沈長賓的手臂上。劍臂接觸，沈長賓的手臂固然被砍了一道很深的血槽，連臂骨也斷了一半，可是西門若虛的鐵劍竟也齊中而斷，而且他的人也像是洩了氣的皮球，從空中畢直栽了下來。

沈宋賓兄弟仍然站在原地未動，他冷冰冰的望着西門若虛道：「咱們在第一招就可以殺了你的，你知道爲什麼沒有殺你嗎？」

西門若虛想想道：「不錯，你那一刀如果再高半尺，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沈宋賓道：「你倒是很坦白，還算不失爲劍術名家。」

西門若虛寒着臉道：「老夫知道你們可能別有用意，尤其是你弟弟那一刀猛拍，連三成眞力都沒用上，假如他多加二成眞力就足以破了我的氣功。」

沈宋賓淡淡的道：「我們不殺你，也不破你的氣功，是因爲尊敬你是一派掌門，更爲了讓你完成你的心願！」

西門若虛道：「老夫最大的心願就是殺了你們和尤不平，替崑崙門下報仇！」

沈宋賓道：「你既然殺不了咱們，就只好自己用劍抹脖子，這是你自己說的，所以咱們才給你留個機會。」

西門若虛怔了一怔道：「放屁！你們這兩個小輩，分明是成心侮辱老夫！」

沈宋賓沉聲道：「是你自己侮辱自己，你以爲咱們兄弟受傷可欺，才敢說出那種大話，假如你是個無賴，就算那是放屁也行。」

西門若虛陰沉着臉道：「老夫是說過這句話，但現在却不能實行。」

沈宋賓冷聲道：「你是準備找個荒山野嶺，沒有人看到的地方自殺了！」

西門若虛怒聲道：「老夫是要先回崑崙，把後事交代好了，自會實踐我的諾言……」

沈宋賓不屑的道：「我眞沒有見過像你這種鮮廉寡恥的人，你請吧！我相信你永遠也不會自殺，更不會回到你們的崑崙派。」

西門若虛一句話也沒有，拄着斷劍一跳一跳的走了。

司馬丹青把沈長賓叫過來，替他斷臂處敷上藥道：「小子，你如果再逞強出手，這條胳臂就廢定了！」

沈長賓笑笑道：「晚輩這條左臂本來就是多餘的。」

司馬丹青怔了一下，這才想起他們兩兄弟在出招時，一個是用右手，一個是用左手，爲了配合刀法的威力，而練的是左右雙手聯併，也就是說沈宋賓的右手和沈長賓的左手，在和敵人搏鬥時，根本就用不上，即使廢了，對他們的功力也毫不影響。

司馬丹青苦笑着道：「你們怎會想到利用這種絕主意？一定又是鏢客那小子給你們出的點子。」

沈長賓點點頭道：「家叔右臂廢了，也練的是左手刀，尤大俠就是根據家叔刀法上想出來的。」

司馬丹青道：「你們除了刀法，還有沒有練過其他的橫練功夫？」

沈長賓搖搖頭道：「除了刀法以外，尤大俠不準備讓咱們練任何其他功夫，他說咱們雙刀聯手，威猛有餘，變化不足，所以他一有空，就以各種劍法或指法把它融滙於刀法中來啓示我們。」

司馬丹青道：「他這樣做法是對的，三絕刀法爲武林近百年來，最高深的刀法，如果你能把它融滙貫通，連無双刀王也難望其項背。」

沈長賓不解的道：「西門若虛剛才那一刀明明是可以砍斷晚輩左臂的，但爲什麼他的劍會突然斷了？」

司馬丹青笑道：「這個問題大概只有鏢客，他才能答覆你。」

沈長賓恍然的道：「原來是尤大俠暗中幫忙。」

司馬丹青替他把傷包好後，又低聲道：「已不碍事了，你還是跟你哥哥站在一起，你們

的刀法才能發揮出威力，記住千萬不可分開，此時九大門派都已把注意力集中在你們兄弟身上了。」

沈長賓道：「前輩說得對，尤大俠剛才已經給咱們暗示了。」

司馬丹青道：「他是怎麼說的？」

沈長賓道：「他叫咱們對付九大門派時，雙刀配合，出手絕不要留情。」

司馬丹青嘆了口氣道：「九大門派雖腐敗無能，但他們終究還是名門正派，從他們這次劫鏢的行動上就可看出少林三老很少在江湖走動，否則他們也不會相信天龍的妖言，其他各派稍俱俠名的高手，大多都未參加此次行動。」

沈長賓道：「他們既然敢公然攔劫官府鏢銀，就不會有好人。」

司馬丹青道：「但也不全是壞人，如少林三老他們本質並不壞，只是他們固執自大，所以才受到天龍妖僧利用，而私自離開少林。」

沈長賓道：「武當和崆峒這兩派是自取滅亡，竟由掌門親自帶頭當起劫匪，所以這兩派人都該殺。」

司馬丹青苦笑道：「世上該殺的人太多了，你們既已練成了三絕刀法，老夫已無力阻止你們殺人，但我只希望你們在出刀前，心存一分忠厚。」

沈長賓道：「晚輩絕非是嗜殺之徒，可是咱們一旦動了殺機，連自己也無法控制。」

司馬丹青道：「我知道你們從開始練武，學的就是殺手招式，鏢客既然把你們帶到身邊，他一定能想出尅制的辦法……」

他們正說着，少林三老却有兩個走了過來。

這兩個人是老二悟法和老三悟能。

司馬丹青道：「說曹操曹操就到，想不到以這兩個老和尚在少林寺的身分，居然能厚下臉皮來找你們這兩個後生晚輩……」

袁不器突然一上步，已搶身而出，擋在沈宋賓兄弟身前道：「兩位少林高僧可是有意賜教？」

悟法合掌道：「老衲只想會會兩位三絕刀的傳人，請袁施主讓開。」

袁不器道：「老夫如果不讓開呢？」

悟法道：「袁施主爲人素受武林尊敬，老衲不想和施主動手。」

袁不器冷聲道：「好說好說，老夫還不夠資格跟少林寺的高僧相比，至少我還沒有結夥打刼，淪爲匪盜！」

悟能怒聲道：「袁不器，你說話客氣一些，誰在結夥搶刼？」

袁不器道：「你們這麼多的名門正派，大俠高僧，是來幹什麼的？」

悟能怔了怔道：「老衲等是爲了保護九大門派生存，也是爲了自衞……」

袁不器道：「你們是怎麼個自衞法？有誰找上九大門派去殺人生事了？」

悟能強辯道：「可是九大門派都已有人死亡……」

袁不器大怒道：「放屁！你們九大門派私闖總兵府，挾持總兵大人於前，而現在又結夥搶刼皇上救災的官銀於後，難道他們還不該殺！」

悟能道：「既是官銀，爲什麼不派官兵護送而用你們這批江湖人護送？」

袁不器冷聲道：「看來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鏢客早已擺明了身分，他兼任總兵的特使，在必要時，他可以代表總兵行使職權。」

悟能道：「尤不平不管代表誰，他依然脫離不了江湖人的身分，除非他正式宣佈，從此退出江湖，專門替官府當差……」

袁不器目中閃着殺機道：「用不着多說廢話了，老夫是個到地江湖人，你不必再強辭奪理，就依照江湖規矩劃出道來吧！」

悟法趕忙走前一步道：「施主何必硬逼老衲出手！」

袁不器道：「老夫是不希望你們這兩個老禿子做個糊塗鬼，所以才不自量力的出來擋一

陣。」

悟法也愠聲道：「這麼說老衲倒是該謝謝你了！」

袁不器道：「你謝也好，罵也好，我的話說到這裏爲止，你們如不退回去就可以出手了！」

「既然如此，老衲就多有得罪了！」

他雙掌一合，出手就是羅漢拜觀音。

這種招式在表面看是很禮貌的，可是袁不器遊戲人間慣了，怎麼會領他這個情，右掌平推，一招天外風雨，怒捲的狂颱，逕撞悟法，左掌一招萬里歸雲，反擊悟能。

這兩個老和尚在少林寺輩分中很高，悟法出手本來是虛招，而悟能也沒有想到袁不器如此狂，他不但出手分襲兩人，而且在第一招就用了八成以上眞力。

悟法閃身讓過一掌，但悟能却在盛怒之下回攻出三掌。

可是袁不器始終用那一招萬里歸雲，有時是掌，有時是拳，不但把悟能三招破解了，還逼得他連退七步。

悟法見師弟在第一招上就弄得如此狼狽，不由就動了殺機，雙手一錯，施出少林絕學伏虎掌，招式兇狠，掌風着着逼進。

袁不器哈哈一笑道：「你終於拿出看家本領了！」

他在笑聲中，身形不退反進，在狂濤怒捲的掌風中，穿來閃去，有時還利用機會硬拔下悟法幾根鬍鬚。

晃眼之間就是三十多招過去，悟法此時已形同瘋狂，因爲在這三十招中，他頦下飄着的長鬚，至少也被袁不器拔掉了三分之一。

假如袁不器想殺他的話，他有多少條命也完了。

而更絕的是袁不器一面動手，一面利用空間把拔下來的長鬚結成一根鞭子，一有機會，就用鬚鞭在悟法臉上抽了一下，因此幾十招下來，悟法的面頰上也就青一塊，紫一塊，痕跡分明，淤血隱現。

悟能知道再這樣下去，悟法不被打死也會被氣死，所以他一聲不哼，雙掌默運無相神功，悄悄的自袁不器背面全力推出。

他是決心置袁不器於死地，掌風劈出後，人也跟着飛身撲進，原準備一擊無功，再劈出第二掌。

可是事實上却大出他意料了，他不但是掌風劈了空，而人也撲了個空，袁不器就在這突然之間不見了。

在少林悟字輩中兩名高手夾擊下，江湖中能夠輕易脫身的人實在不多，悟法和悟能還在怔神，空中已飄下一陣濃烈的酒香。

二人暗中一驚，剛想閃身後退，袁不器已在他們身後開口道：「老禿驢，你們眞想跟老夫玩眞的？」

二人趕忙運氣旋身，却見袁不器停身在七丈外一棵小槐樹上，樹身不高，離地面不過兩丈左右，但袁不器停身的那根樹枝却只有小指粗細，似是負荷不了他的重量，使他的身子不停搖擺，可是他手中依然抱着一只酒葫蘆，一口接一口的不停喝着。

悟能厲聲道：「袁不器，你也是成名人物，怎麼只會做出無恥行爲，不敢放手硬接老衲幾掌！」

袁不器沉下臉道：「老夫是看在少林分上，對你們這兩個老禿子已經夠客氣了，你們假如再不知自愛，那可是自找苦吃……」

悟能乘他說話之際，暗中一提眞氣，整個身子畢直拔起四丈多高，雙掌已運足十二成眞力，對準袁不器停身之處凌空下撲。

他的強烈掌風眼看已逼近袁不器頭頂，可是就在這時，袁不器身上突然湧起一片白茫茫的霧氣，像是天外飛來的一片浮雲，已將悟能的身形托住，而且很快的就隱沒不見。

悟法見了大驚，正待飛身搶救時，悟能已是一聲慘嚎，頭下脚上的倒栽了下來。

霧氣消失了，袁不器仍停身在原處，而悟能却滿頭滿臉的盡是鮮血。

悟法趕忙撕下一塊僧袍，替他把血漬擦乾淨，才發現在他那顆禿頭上又多了七個疤。傷勢好像不輕，血還在不停的流着。

悟法沉下臉道：「袁施主，老衲一向敬重你的爲人，雖然連番遭你戲弄，並未心存報復，做師弟縱然爲人魯莽，你也不該使用暗器傷他！」

袁不器冷聲道：「你在江湖中幾時聽說老夫用過暗器？你再看清楚一點，悟能那顆禿頭是被什麼所傷！」

悟法道：「老衲看過了，有七道傷口，比戒疤還大。」

袁不器笑道：「那就對了，他把出家時所受的戒忘了，胸中充滿殺機，老夫只好再重新替他加上七個戒疤，讓他多痛幾天，以後就會記住他是個出家人了。」

悟法道：「悟能縱有不是之處，施主也不該下此重手。」

袁不器道：「不算重，這幾口酒都是經過我三昧眞火提煉出來的精華，如果他不是少林派長老，老夫還眞捨不得浪費，而且這些酒對他的傷口還有消毒作用，很快就會結疤。」

悟法這時才想到悟能頭上的傷，原來是被袁不器內家眞力吐出的酒珠所傷，以事實而言，

確是人家手下留情，否則以袁不器的內功發出的酒珠，穿碎腦袋也並不是什麼難事。

悟法倒是不失名家風度，他嘆了口氣，向袁不器拱拱手道：「老衲等學藝不精，多承袁施主手下留情。」

袁不器臉色一沉，道：「你們學藝不精關我屁事！老夫是看在無爲方丈的面子上，才對你們手下留情，他的戒疤，你的鬚鞭，都是最好的紀念，以後怎麼辦是你們自己的事了！」

他說完已飄落地面，又喝了兩口酒，才走回司馬丹青身邊。

悟法扶起悟能走回悟渡身旁，低聲交談一陣，他們就坐在原地調息起來。

由於少林、崑崙、崆峒等三派，連受重挫，使得其餘的門派，以及一批黑道人物，一時之間，反而誰都不願搶先出手了。

天龍和尚向四周掃了一眼，見每個人都是低頭不語，他知道再這樣下去，情形可能更糟，他叫各大門派先出手，目的只是在試探群雄一下實力，而且也是藉機會等着另一個有力幫手趕來。

可是他怎麼也沒想到，三度交手，幾乎使三大門派全軍覆沒，而對方僅僅是沈宋賓兄弟受了點輕傷，這些人個個都是身懷絕學，是他所沒有想到的。

他朝魔蕭石勒和鬼笛仲虺使了個眼色，三個人已很快的站好了方位，採取包圍之勢，把

尤不平困在中間。

這三個武林邪惡人物都存着同樣想法，以表面看來，他們似是佔了優勢，一旦認眞動手，光憑各大門派帶來的人，絕對不堪一擊，如想控制全局，必須先制住對方一個重要人物，當然這個人以尤不平最爲適當。

魔簫石勒和鬼笛仲虺都是黑道中殺人不眨眼的魔頭，而他們練魔功所採取的方式比起天龍和尚更爲殘忍，他們是選擇骨根較好的童男，攝取他們的魂魄，練成魔簫鬼笛之音。

這種簫音或笛音能使人在不知不覺間，魂魄被攝走，或功力散失聽任其擺佈。

據說假如簫、笛合奏，連天地都爲之動搖，但這只是傳說，在當時武林中，還沒有人見過簫、笛合奏之威。

但是當石勒和仲虺面對尤不平時，他們總是覺得有一種極不自然的感受，他們對這個年輕人竟有着一種莫名的畏懼感。

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也許是他隨便一指就破了天龍的陰陽掌，而使他們心生畏懼。

可是他們自己也知道，這個理由不能成立，眞正使他們畏懼的原因，還是這個年輕人那一身令人高深莫測的武功。

所以他們雖然形成了一個包圍的姿式，却是誰也不願意先出手。

尤不平仍然是很洒脫的站在原處，雖然他面對着的是三個武林中頂尖強敵，可是他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欣賞的望着天龍和尚，正在把左臂的功力藉用到右臂。

他輕鬆的聳了一下肩道：「你這種陰陽功，是不是四肢都可以借用？」

天龍和尚獰聲道：「小子，你少說風涼話，等一下就知道了！」

尤不平道：「現在我已經知道了。」

天龍和尚道：「老夫的功力可以左右藉用，這本來就不是一個秘密。」

尤不平道：「就是因爲你可以將功力任意藉用，我才知道了你這陰陽功的缺點。」

天龍臉色一變道：「胡說！老夫缺點在那裏？」

尤不平道：「就在你的四肢上，因爲你不是陰陽人，所以你無法把陰陽功練到經脈相通的境界，也就只有在四肢上找出路。」

天龍和尚道：「任何一個練武的人，他也是靠着四肢才能和人動手。」

尤不平道：「一般練武的人和人動手，雖也靠着四肢，但他們的功力却是經過三十六週天，而後由奇經八脈輸送，而他們的功力來源也就永遠不會中斷，即使遇到最強的高手，最多也只是不敵落敗而已。」

天龍和尚有些緊張的道：「洒家跟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同之處……」

尤不平道：「不同之處太大了，假如你夠狠一點，把自己也變成陰陽人，以你這麼多年的苦練，雖不敢說天下無敵，至少禪心指破解你的陰陽掌就沒有現在容易了。」

天龍和尚道：「洒家既敢到中原來找見性，早已就對禪心指有了破解之法。」

尤不平冷笑道：「見性大師當年是不知道你們的陰陽功只能練及四肢，否則你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天龍和尚道：「就算你知道了也沒有用，洒家的四肢功力可以互相藉用。」

尤不平道：「假如我在動手時，先除去你的四肢，你還有內力來源嗎？」

天龍和尚臉色一變道：「洒家剛才因爲不知道你會禪心指，現在既然知道了，就有對付你的方法。」

尤不平道：「我知道你的方法是什麼。」

天龍和尚不信的道：「你知道是什麼？」

尤不平道：「很簡單，你只是讓魔簫、鬼笛先出手，自己躲在旁邊等機會，假如我猜得不錯，你們三龍中可能還有一龍等一下會趕來助陣，而且這一條龍的內功修爲一定比你高出不少。」

天龍和尚幾乎跳起來道：「小子，你見過地龍法師了？」

尤不平道：「地龍這個名字我還是第一次聽你說，到那裏去見過。」

天龍和尚道：「你沒見過他，怎麼會知道地龍法師的修爲比咱家高？」

尤不平道：「假如地龍不如你，你又怎麼會冒險留在此地等他？」

天龍和尚陰聲道：「洒家是因爲見你小子是塊練武的好料子，所以才遲遲未下殺手。」

尤不平道：「你們三個人在這邊勾心鬥角，可害慘了九大門派。」

天龍和尚怒聲道：「屁的九大門派！都是飯桶一堆，出動那麼多的高手，竟連兩個小孩子都擺不平。」

尤不平道：「他們可不是普通小孩子，如果是放開手來，九大門派來的人聯手也不夠他們殺的。」

天龍和尚趁機道：「洒家就是不信邪，我去試試這兩個小子有多少斤兩……」

他說着話，人已飛身躍起，逕朝沈宋賓兄弟撲去。

尤不平怒聲道：「回來！」

他揚手一指，已點中天龍和尚的左腿屈膝穴。

天龍和尚只覺左邊身子一沉，不自覺的人又跌落原處，而左腿也就在這片刻之間開始萎

縮起來。

天龍和尚咬着牙獰聲道：「小子，你比見性那個老禿子更卑鄙！」

尤不平道：「我早就說過了，要廢去你的四肢，現在只廢了你的左腿左臂，你把右邊功力分開來，還是可以行動，只是在短時間內不能爲惡了……」

天龍和尚不等他說完，已厲聲大叫道：「殺！你們全力放手去殺，一個也不要留，洒家拼着這條老命不要，也勢必先放倒這小子。」

他話聲未落，單腿一跳，右掌已拍近尤不平的前胸。

尤不平見他如此兇悍倒是很意外，雖然天龍只剩下一手一腿，可是他的動作竟比好人還要快出多倍。

這時尤不平再發禪心指已經來不及了，只好一提眞氣，伸出左手硬接了他一手，而右手也在這間不容髮之下，點出了一指。

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翻飛出去，尤不平落地後，強提一口眞氣，壓制內腑翻滾，並且盡量放鬆情緒，使人看不出他受傷的樣子。

但天龍和尚的情況就很糟了，他一直飛滾出五六丈才穩住身形，因爲尤不平那一指正點中他右肩井穴，如此一來，他這條右臂也等於是殘廢定了。

於是他乾脆就坐在地上不動，一面調息，一面暗將右臂的功力，又轉送回左臂，這正是陰陽掌功與其他武功的不同之處。

他怕威力不足，還將右腿的功力也轉送部分到左臂，此時他的左臂除了五指尚不能用力外，而實際上功力比平時還要高出兩成。

尤不平仍然站在原地，壓制內腑傷勢，並暗中調息。

他此時如勉強出手，當不難一舉擊斃天龍，可是旁邊還有兩名強敵，魔蕭和鬼笛，他只好又裝成重傷不支的樣子，反而有更充裕的時間調息。

魔蕭石勒和鬼笛仲虺雖然都是成了精的老江湖，但他們仍然看不出尤不平的傷勢重到什麼程度。

二人互看一眼，不用交談，業已達到默契，突然之間，蕭聲和笛聲已同時響了起來。

他們吹奏的誰也不知是什麼調子，但蕭聲和笛聲才一配合，竟有若鬼哭狼嚎。

原本是晴空萬里的天氣，但就這眨眼之間，已變得飛砂滾滾，鬼影幢幢，大地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尤不平盡量壓制激動的心情，而且以最快的方法把功力運轉一週天。

可是就這一陣子工夫，沈宋賓兄弟已首先支持不住，一聲大喝，口噴鮮血，舞動着雙刀

像是發了瘋一樣，直撲少林三老。

但他們才走出一半，自己却反而先倒了。

又過了一陣，連程露寒和呂艷秋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而重傷昏迷不醒的朱鵠天，這時也有了強烈的反應，司馬丹青心中一急，連忙點了他七處穴道。

群俠中此時還沒有受到魔蕭、鬼笛迷惑的，只有司馬丹青、袁不器和林飛等三個人。

二〇

可是這三個人都不敢輕易離開，因爲保護朱總兵的責任比什麼都重要。

當然他們更關心尤不平，假如尤不平有了意外，他們就等於是徹底的輸了。

但尤不平此時却比他們更急，他功行一周天後，才發覺到自己只恢復六成不到的功力，他從簫聲和笛聲上已經感受到，這是兩個超級強敵。

然後危機已迫在眉捷，他仍然不敢輕易出手，他知道如果一舉不能消滅這兩個強敵，自己犧牲事小，而朱總兵等人恐怕也無一倖免。

他在情急之下竟忘了見性給他的禪心丹，伸手入懷摸出聖手華陀兩粒特製藥丸，又加上兩粒蜈蚣珠，一口氣全部吞了下去。

略加調息後，他再一試運眞力，發覺已恢復九成左右，這時他再也不必考慮後果，猛然一催丹田眞氣，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這是江湖上失傳已久的佛門龍銜丹詔，比起佛門獅子吼猶強百倍，嘯聲出口，有若龍吟鳳鳴，直衝上九霄。

而尤不平的身子也在嘯聲中平空拔升起八九丈，只見青芒打閃，人和劍已化成一道青光，俯衝急下。

就在他施出身劍合一，凌空下擊的同時，已接連聽到兩聲劈拍輕爆，那是石勒的魔簫和仲虺的鬼笛，受到尤不平的龍銜丹詔嘯聲強勁內力摧裂的爆炸聲。

石勒和仲虺的一身功力確已出神入化，簫、笛爆裂之後，二人已不約而同的把兩件魔器貫足十二成眞力，迎着尤不平的撲擊之勢脫手飛擲過去。

這一簫一笛均是千年以上紫竹製成，一般兵器經它一敲卽斷，此時被二魔以十二成眞力擲出，其威力遠勝寶刀寶劍。

但這兩件魔器剛進入劍氣範圍之內，又是一聲輕響，一陣粉末已隨之四散飄落。

那是魔簫、魔笛被尤不平的劍氣絞碎了，但也由於這一點的阻擋而使尤不平在速度上慢了一步。石勒和仲虺却利用這一點空間，身形已快得像鬼魅般飛逃出七八十丈外。

尤不平如全力追下去，這兩個黑道魔頭仍難逃一死，可是就在這同時，他發現天龍和尚雙目圓瞪，有如魔鬼般悄悄的朝呂艷秋撲去。

因此，他也就放棄了追殺石勒和仲虺。

呂艷秋的功力雖較尤不平相差甚遠，但事實上她已是江湖中頂尖劍手，天龍和尚身形才

動，她立時就已經發覺了。

可是她却故裝不知，而且暗中已把眞力運集到十二成，等天龍和尙飛撲的身形離她還有兩丈左右時，他却運足全力飛身反迎上去，一出手就是劍堡的絕學，一劍掣天馭劍術。

呂艷秋的馭劍術雖然遠不及尤不平，可是她一手就用上十二成眞力，而且在雙方距離不及兩丈的範圍內，天龍和尙就算一掌能把她擊倒，可是他自己絕對難逃劍氣碎體之記。

天龍和尙一向自大慣了，而且呂艷秋又是個女孩子，他根本就沒把她放在眼裏，而他的目的是想把她活捉，一方面可以把她當做人質，另一方面更想利用她來練功。

但是他做夢也沒想到，呂艷秋的劍術居然高得出乎他的想像。

在衡量利害之下，他當然不肯以生命來換取一掌，因爲這個代價太大了。

可是在此種情況之下，他想全身而退，根本就不可能，因爲他幾乎把所能用上的功力全部都轉送到左掌上去了。

由於雙方的攻勢都快，已不容許任何一方有所考慮，天龍在情急之下，突然發出一聲厲嘯，他在這生死交關之際，竟暗中把天龍唱混合在嘯聲中。

因爲他連番受到重創，功力已大打折扣，而天龍唱對人產生的迷惑力已減弱很多。

但儘管如此，呂艷秋仍感到心神一震，而攻勢也就無形中慢了下來。

然而對天龍和尙來說，有這一點點的空間已經足夠了，就在呂艷秋劍勢略停之際，他的左臂已突然暴長三尺，一伸五指，正待扣住呂艷秋的寸腕穴，可是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居然從斜刺裏伸過來一根打狗棒。

這根打狗棒來得無聲無息，且既快又準，一下子就搭上了天龍和尙的腕節穴。

因爲腕節的部位可以控制全部眞力，天龍被打狗棒一壓，竟忍不住往左移開三尺，他趁着退開之勢，一沉小臂，正待反腕硬抓。

可是那根打狗棒却像是有靈性一樣，不管天龍和尙右手如何翻轉，竟始終緊貼在他的腕節上，半分也不離開。

打狗棒總共還沒鷄蛋粗，可是搭在天龍和尙的手腕上，却像是有萬斤之力，而且越壓越重，最後終於硬把他的左臂逼到地面上。

天龍和尙這時才看清，使用打狗棒搭住他手腕的是一個身穿百結長袍，只有九根指頭的老叫化。

天龍和尙呆了一呆道：「你是窮家幫掌門九指拙丐蔡叔仁？」

老叫化怪笑一聲道：「好說好說，老要飯的正是蔡叔仁。」

天龍道：「窮家幫掌門親自趕來蒙陰，可也是爲了這批銀子？」

蔡叔仁哈哈大笑道：「不錯！老叫化正是爲了這批銀子才馬不停蹄的趕了來。」

天龍和尚道：「蔡掌門如是爲了銀子，咱們倒是可以好商量。」

蔡叔仁沉聲道：「你們天龍會已潛伏到中原二十年，應該知道窮家幫的規矩，老要飯的既插上了手，就沒有商量的餘地。」

天龍和尚也冷聲道：「蔡幫主既然知道天龍會已在中原二十年，就應該知道咱們的實力。」

蔡叔仁道：「老叫化知道天龍會實力很強，一聖不必出面，光憑三龍就可以吃定九大門派。」

天龍得意的道：「窮家幫消息當眞靈通，你閣下知道還眞不少。」

蔡叔仁道：「跟你比起來，當然不算多，但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天龍和尚道：「那一件事？」

蔡叔仁道：「這件事很使你失望，九大門派有半數以上都知道了天龍會的陰謀。」

天龍和尚臉色一變道：「放屁！咱們和九大門派乃和平相處，絕沒有任何企圖。」

蔡叔仁道：「天龍會本身不會出手殺他們，但却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送上了滅亡之路……」

天龍和尚趁他說話之際，右臂突然一沉，就想掙脫他的打狗棒。

誰知他不沉還好，就在他沉臂退身之際，打狗棒上的壓力不僅加重一倍，而且棒身也在驟然之間暴長了三尺以上。

天龍和尚被壓得整個人都蹲到地面上去了。

蔡叔仁哈哈一笑道：「看是你的手臂長，還是老叫化子的打狗棒長，咱們的話還沒有談完你就想走，可沒那麼容易！」

天龍和尚厲聲道：「臭要飯的，你敢如此對待洒家，你可知道你們窮家幫要付出多大代價！」

蔡叔仁冷聲道：「老叫化如果怕付出代價，也就不會到蒙陰來了。」

天龍和尚道：「你們窮家幫不是爲了銀子來的？」

蔡叔仁道：「是爲了銀子，但咱們方式不同，要飯的是爲了保護這批官銀，並阻止你們打劫。」

天龍和尚道：「打劫銀子是九大門派的事，洒家只是爲了找見性。」

蔡叔仁道：「照你這樣一說，堂堂的九大門派豈不都成了江洋大盜！」

天龍和尚道：「九大門派乃是中原武林命脈，他們都是出身名門正派，怎麼可以和江洋大盜相比，他們所攔截的只是一批來路不明的贓銀。」

他發覺剛才的話有了語病，趕忙又糾正過來。

但蔡叔仁却抓住機會，故意提高聲音道：「西域天龍會的餘孽，天龍妖僧的話各位都聽見了，你們既以名門正派自居，就不應該主動打拋官府救災銀兩，窮家幫五級以上弟子全部集合在蒙陰四周，各位如果不想擔上江洋大盜罪名，現在走還來得及！」

在場九大門派的人聽了蔡叔仁的話，立時起了一陣騷動，連幾個受傷的也起身準備離去。

天龍一看情形不對，急忙大叫道：「各位千萬別相信老叫化子危言聳聽，憑你們九大門派實力，如被一群叫化子嚇跑了，那可讓江湖人笑掉大牙。」

他這一番話連激帶損，果然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業已起身的少林三老又坐了下去。

少林爲九大門派之首，他們既沒有退走的意思，其餘各門派膽氣也就壯多了。彼此一陣交頭細談，各人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

蔡叔仁嘆了口氣道：「老叫化不是出家人，更沒有菩薩心腸，各位既然執意如此，要飯的今夜可要大開殺戒了！」

天龍和尚陰笑道：「臭叫化，你先慢點得意，窮家幫集會蒙陰，洒家早就得到消息了。這一戰，不是你們窮家幫滅亡就是九大門派除名……」

蔡叔仁哈哈一笑道：「老禿驢，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驅使九大門派和窮家幫拼到最後，你們天龍會就可坐收漁人之利……」

天龍和尚道：「洒家當然不會讓九大門派吃虧，我們已經另有安排。」

蔡叔仁道：「你們的安排是把九大門派實力分出一半，由地龍帶領着去對付窮家幫，老化子也早就知道了，而且我在未動身之前，就以青竹令通知九大門派護法長老，請他們全面清理門戶，並飛令召回各派私自離山的門下弟子，地龍帶着的那一批人都被各派召回去了，跟着你的這一些人，所以沒有回去，因爲各派傳令的人被你暗中殺了，他們如果現在趕回去也許還不至受到門規處置。」

天龍和尚變色道：「你遇上地龍了？」

蔡叔仁道：「當然遇上了，他的功力比你高明多了，老叫化好不容易才留下他兩條腿，但還是被他溜了。」

天龍和尚不信的道：「放屁！地龍集我們天、地、人三人功力於一身，他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憑你一個臭叫化子想傷他還沒有那麼容易！」

蔡叔仁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他如果沒有殘廢，又怎麼忍心讓你在這裏丟人現眼。」

天龍和尚大怒道：「洒家如果不是先遭尤不平小子的暗算，你連我一招也接不下。」

蔡叔仁道：「你用不着往自己臉上貼金，老叫化對你們一聖三龍那點看家本領比誰都清

楚，你們三龍之中，除了人龍六合功還算得上武林正宗功夫外，連你們的三三會主一聖也稀鬆得很，他雖以天人阿修羅自居，而他所練的修羅功仍屬旁門左道。」

天龍厲聲道：「你是怎麼知道的？」

蔡叔仁道：「你忘了窮家幫是靠什麼立幫的，別說你一個小小三三會，就是皇帝老子的一舉一動也瞞不過老叫化子。」

天龍道：「咱們的對象是見性，所以把三三會設在關外興安嶺，對你們中原武林並未存有惡意。」

蔡叔仁道：「就是因爲你們把會址設在關外，所以才不容易引人注意，而且你們的行動又是採取威脅利誘方式，迫使九大門派的一些不肖之徒替你們賣命，其實這正是消滅九大門派的第一個步驟。」

天龍道：「你知道了也沒有關係，在場的這些人，不久的將來，都是各大門派的掌門人，雖然他們有的受了傷或是殘廢了，但只要不死，咱們的聖君都有辦法使他們復原，而且功力更高……」

蔡叔仁忍不住怒哼一聲，猛然一催眞氣，壓在天龍手腕上的打狗棒，不但力量大增，而棒身竟比寶劍還利，天龍剛覺出情形不對，但左手已被齊腕切斷。

而蔡叔仁却並未因此住手，右手一拍一掃，竟把天龍的一隻斷手絞成一團肉糊。

天龍和尚大叫一聲，飛身一躍數丈，傷口還在流着血，人已快若鬼魅般消失在暗影中不見了。

天龍和尚一逃，各大門派來的人已一語不發，爭先恐後的疾奔而去。

待各路敵人退走完了，蔡叔仁突然張口噴出一股鮮血，聲音微弱的道：「司馬老兒，快把最好的靈丹給我服下兩粒！」

由於事出突然，衆人都是一怔，司馬丹青一手抱着朱鵠天，一手入懷趕緊掏出兩粒靈丹餵他服下。

袁不器這時也趕過來幫忙，將蔡叔仁扶着坐下，並助他運功調息。

可是這邊的事剛剛忙完，一直站在旁邊的尤不平也突然噴出兩口鮮血，人也搖搖欲倒。

衆人不由大驚，呂艷秋第一個撲過去，扶住他的身子道：「你是怎麼受傷的？」

尤不平看她一眼，却無力說話，而且整個人都靠在她身上，連站都站不住。

呂艷秋竟急得哭出聲來道：「司馬伯伯，他不行了！你快過來看看！」

司馬丹青也很意外，他走過來一把尤不平的脈搏道：「丫頭，妳緊張什麼，他只是岔了氣。」

呂艷秋道：「岔了氣人怎麼不會動？」

司馬丹青道：「這個小子太好強了，他硬挨天龍和尚一記陰陽掌，仗着本身功力強行將傷勢壓住，而後又以眞力擊敗魔簫、鬼笛，使一口淤血憋在內腑，一直不肯吐出來，他見到蔡掌門受傷想過來察看，因身子挪動而岔了氣才把淤血吐出來。」

呂艷秋道：「他現在怎麼還不能動？」

司馬丹青道：「妳在他人中上輕輕咬一口就好了。」

呂艷秋道：「就這麼簡單？」

司馬丹青笑道：「對症下藥，當然是簡單了。」

呂艷秋眞的依言在他人中上咬了一口。

尤不平却立卽跳了起來道：「劍客，妳這是幹什麼？跑了這麼久的江湖，怎會連一點常識都沒有？」

呂艷秋反而一怔道：「司馬伯伯這個法子不是很有效嗎？」

尤不平苦笑道：「方法是不錯，但妳不一定用嘴咬，妳用指頭隨便點了一下，我岔的氣就可以順過來了。」

呂艷秋想了一下，才知道是司馬丹青在整她的寃枉，想到在這麼多的人面前，自己伏在尤不平嘴上咬他的人中，不由連脖子都紅了。

她伸手推開尤不平，跳過去就要扯司馬丹青的鬍子。

司馬丹青急了道：「好姪女，妳就饒了我吧！妳舅舅傷勢很重。」

呂艷秋冷聲道：「這次饒你可以，下次你再整我，可別想留下一根鬍子！」

司馬丹青忙道：「好好好，下不爲例！」

他們正說到這裏，蔡叔仁已醒了過來，長長呼一口氣道：「好藥，好藥！果然不愧爲聖手華陀。」

司馬丹青道：「老叫化，到底是怎麼回事？老夫把過你的脈搏，發現很亂，似是經過很長時間的苦戰，眞力消耗甚距，所以我才給你加服了一粒千年雪蓮。」

蔡叔仁一臉肅容，起身一揖道：「多謝司馬兄厚賜，老要飯的記下了。」

司馬丹青道：「老夫有點給你弄糊塗了，你棒斷天龍和尚左臂時，精力像是很充沛，但從你的脈搏顯示，却又是眞力虛弱，有脫力的現象。」

蔡叔仁嘆了口氣道：「此事說來話來，老叫化趕到蒙陰時，正好遇上地龍帶領着另一批九大門派弟子，準備跟窮家幫展開一場血戰，老叫化力拼地龍近百招，如不是一位高人隱身暗中出手相助，老叫化這條老命可能就喪在地龍的地煞掌下。」

司馬丹青道：「假如連你老要飯的也不是地龍的對手，這位暗中出手相助的人又會是誰？」

蔡叔仁道：「老叫化原來還以爲是尤老弟，但趕到此地時，却正逢老弟力戰魔簫、魔笛他在硬挨天龍一記陰陽掌後，仍能以七成眞力震毀這兩件魔器，顯見尤老弟的內力已高出那位暗中相助之人甚多。」

司馬丹青不解的道：「那個人的內力不如尤小子？」

蔡叔仁道：「如以內力而言，他絕沒有尤老弟雄厚，可是他有一套掌法似乎是專門尅制地龍的地煞掌。」

司馬丹青沉思片刻道：「這個人是誰呢？會不會是見性大師？」

蔡叔仁道：「也不像，見性對付三龍一聖全靠禪心指，而這個人擅長的却是掌，並且掌出無風，連地龍受了重傷，還以爲是老叫化打的。」

司馬丹青道：「你也沒有見到人？」

蔡叔仁道：「慚愧得很，如不是人家施展傳音入密功夫，叫老化子用打狗棒敲碎地龍雙腿，少傷九大門派中人，老叫化還不知道暗中有人幫忙。」

司馬丹青忍不住用手敲敲腦袋道：「要飯的，你的徒子徒孫滿天下，消息應該比老夫靈

通一些，難道也想不出這個人是誰？」

蔡叔仁道：「如果在五十年前，江湖中這類高手實在是多得很，但這批人近幾十年來都莫名其妙的失了踪，老叫化實在想不出他是誰。」

司馬丹青還想問什麼時，尤不平已走過來拱手道：「多承掌門及時援手，再晚尤不平代表朱大人向你致謝。」

蔡叔仁却跳起來道：「老弟，你千萬別跟老叫化來這一套，此地大致情形，魯達蒯徹都跟我說過了。」

尤不平道：「朱大人受天龍和尚一掌，重傷仍然未醒，沈兄弟他們也都受了傷，如不是前輩來得及時，只怕天龍等人不會就此退走。」

蔡叔仁道：「即使老要飯的不來，天龍和尚也絕對討不到便宜，而且他犧牲的可能還不止一隻手。」

尤不平道：「天龍和尚的掌力是陰陽各半，互相爲用，劍客的脈門如被抓住，她的劍也就失去了作用。」

蔡叔仁哈哈一笑道：「老弟，你對劍客瞭解太少了，以馭劍術來講，劍堡的一劍擎天招式絕不比你老弟的劍術遜色多少。剛才老叫化如果不來，天龍和尚也許可以抓住呂姪女的脈

門，但她那脫手一擊的摯天皓月已足可使天龍和尚斷首。」

呂艷秋變色道：「老前輩，你是怎麼知道這一招劍法的？摯天皓月是劍堡的劍招中最大秘密，當今江湖上沒有幾個人知道，晚輩如不是因爲情勢危急，而二舅又身受重傷，我絕不會輕易使出這一招劍法。」

蔡叔仁笑笑道：「老叫化既敢叫妳姪女，妳就該想到我跟令尊的交情，咱們現在沒有時間敍舊，還是讓司馬老兒慢慢告訴妳吧！」

呂艷秋聽他說完，而司馬丹青又沒有什麼表示，知道這位窮家幫掌門與劍堡關係定不尋常，趕忙走前兩步跪下磕了個頭道：「姪女拜見蔡伯伯。」

蔡叔仁居然站着不動，只擺了擺手道：「罷了，罷了！第一次大禮既已行過，以後一切從簡，老叫化這二十多年來是第一次受妳的大禮……」

但就在此時，蒙陰的右方如風馳電掣般，奔來了四條人影。

蔡叔仁微一注目，已接口道：「他們是窮家幫外四堂堂主，可能九大門派還不死心，或者是人龍那個和尚也趕到蒙陰來了。」

說着話四個人已來到近前，他們都穿着窮家幫的六級長老裝束，他們見了蔡叔仁，一齊跪下行禮道：「外四堂堂主參見掌門！」

蔡叔仁一擺手道：「起來說話，可是九大門派不死心，他們又回來了，準備聯手和窮家幫一決高下？」

爲首一名化子道：「他們來意還沒有表明，九大門派去而復返，而且又增加了不少高手。」

蔡叔仁道：「這些高手都是九大門派門下，還是有其他江湖人在內？」

那名化子道：「有不少不明身分的江湖人，他們的武功都很高，本幫弟子還沒有正式跟他們衝突。」

蔡叔仁道：「魯蒯兩位長老可有什麼交代？」

那化子道：「魯長老說，來人中有一個武功特別高，掌門和尤大俠等最好能一起撤往蒙陰。」

蔡叔仁沉思了一下，道：「司馬老兒，朱大人的傷勢到底如何？」

司馬丹青道：「內傷已經穩住，並無大碍，但需要一段時間替他活血逼毒。」

蔡叔仁毅然的道：「既然如此，咱們現在就動身立即趕回蒙陰，老叫化子開路。」

他說完已當先舉步朝蒙陰方向走去。

司馬丹青抱着朱總兵緊隨在他身後，而袁不器却急跨兩步，走在司馬丹青前面，呂艷秋、

程露寒等人相隨，沈宋賓兄弟和林飛走在最後。

尤不平替魯山四英解開穴道，對四人略加開導和慰勉，即呼四人自行離去。

他把諸事辦完了，又在附近轉了一圈，很快的就追上了沈宋賓兄弟。

窮家幫那四名外事堂主等所有的人都走完了，他們才走，並不時發出訊號，和沿途隱伏的人連絡。

這一路上倒沒有發生意外，他們從蒙陰城東門進入，穿過兩條大街後，走在前面的蔡叔仁突然一提眞氣，即飛進一座大戶人家的後院。

司馬丹青抱着朱總兵是跟在他身後，見蔡叔仁飛身進入一座大戶人家，不由一怔，與袁不器互看一眼，遂也提氣越牆而入。

緊接着是呂艷秋、程露寒和沈氏兄弟林飛等都先後跟了進去。

尤不平本來也進去了，但他身形在落地的剎那，却又猛然一提眞氣，背已貼上了院牆，施展出壁虎功，很快的又已升起四丈多高，而跟牆頭成了平行。

他這時僅靠右肋間貼着牆壁，整個身子都是懸空停在那裏，他如果不動，即使有人到了面前也不會看出有個人躺在半空中。

尤不平已將輕功提到最高點，盡量使身體減少重量負擔，而他左手中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握着幾粒大豆子，雙目一直盯在牆外夜色中，像是一個獵人在等待着獵物一樣。

過了將近有一盞茶的工夫，他的神色終於動了一下，也就在這同時，一條矮小的身影已像閃電般躲到一棵大樹後面去了。

尤不平仍然靜靜的平躺在那裏，沒有任何反應。又過了一陣，果然又有兩條較高的身影來到附近後，輕輕擊了一下掌，原先那個矮小人影已閃身出來道：「兩位大師怎麼才來？」

後來的兩人中，有一個破鑼似的聲音道：「姓尤的那個小子也跟他們一起來了？」

矮小人影道：「都來了，那個無刃刀王傷勢好像很重，是由聖手華陀抱着他來的。」

破鑼聲音道：「你們打聽仔細一點，那個姓朱的身分大有問題。」

矮小人道：「在下跟鬼手郎中曾躲在暗中觀察很久，他們這些人似乎對無刃刀王十分尊敬。」

破鑼聲音道：「他中了我師叔的陰陽掌，就算聖手華陀醫術再高也治不好他。」

矮小人道：「既然他已經死定了，咱們又何必再去打聽他的來歷？」

破鑼聲音道：「你不知道，假如他是鎮守山海關的朱總兵，那身價可就不同了。」

矮小人道：「朱總兵不過是個武官出身，他最強也無法出手一刀就傷了令師叔天龍上人。」

破鑼聲音道：「咱家不解的也就是這一點，但根據咱們的人獲得消息，朱總兵確已跟尤不平等一行人南下，而在他們這些人中，又另有一個無刃刀王姓朱，因此他的身分才值得可疑。」

矮小人道：「既然如此，咱們進去把那個姓朱的搶出來不就知道了。」

破鑼聲音道：「那有這麼簡單，我兩位師叔天龍和地龍都受了重傷，咱們進去連邊也挨不上。」

矮小人道：「在下久聞你火眼羅漢和令師弟鐵頭豹子僧的大名，難道你們二位還鬥不贏一個老叫化子。」

火眼羅漢道：「假如只有一個老叫化子，咱們師兄弟倒不懼他，可是尤不平那小子很狡詐，還是等家師來了再說。」

矮小人道：「在下聽說令師人龍無常，他的六合神功乃是佛門正宗心法，已練到百丈傷人境界。」

火眼羅漢得意的道：「百丈傷人是有些誇大，但二十丈內可以隨意傷人，你們中原武林中還沒有人能夠辦得到。」

矮小人道：「不要說沒人辦得到，在下連聽也沒聽說過……」

他剛說到這裏，站在一旁沒有說話的鐵頭豹子僧已突然欺身探臂，逕往他的前胸抓去。

他驟然出手，不但快如閃電，且掌心中還夾着一股強猛吸力。

可是矮小人身形僅晃了晃，就退開五六丈，道：「鐵頭大師，你怎麼對我驟下毒手？」

火眼羅漢也有些意外，但鐵頭豹子僧却獰聲道：「你不是三寸丁梅藻崑，他絕對躲不開洒家這一招豹子爪！」

矮小人也將聲音一冷道：「你以爲我是誰？」

鐵頭豹子僧道：「不管你是誰，咱們絕不會讓你生離此地，就算現在蔡叔仁趕來，他也救不了你。」

矮小人道：「假如鏢客來了，你們這兩個番僧還敢說大話嗎？」

鐵頭豹子僧大笑道：「尤不平那小子正在忙着替無刃刀王治傷，自顧都不暇，那有時間來救你。」

矮小人道：「聖手華陀是當今武林第一名醫，救人的事怎會用到鏢客。」

鐵頭豹子僧道：「中了天龍師叔的陰陽掌，神仙也救不活，除非有個功力很高的女子以陰陽調合的方式，才能將毒拔出，而這個女子又必須是童身，所以那個無刃刀王是死定了。」

矮小人道：「那可很難說，江湖中武功高的女子多的是，何況那位無刃刀王還是個光棍

。」

鐵頭豹子僧道：「幸虧你提醒，咱們先宰了你，再進去收拾他們正是時候。」

他說着向火眼羅漢使個眼色，二人分成前後包抄，一出手都用上了十成功力。

可是矮小人身形微閃，又已脫出了爪抓和掌風的範圍，口中還大叫道：「尤大俠，你都聽到了，這兩個番僧都是人龍的入室弟子，武功絕不在天龍之下，你千萬不能讓他們溜掉！」

二僧被他這一叫，果然都停止了攻勢，鐵頭豹子僧還回頭看看，見沒有人才冷笑道：「小混球，你大概是見到了鬼……」

他一句話還沒有罵完，突然身子一陣顫抖，而後就停在那裏不動了。

火眼羅漢一驚道：「師兄，你是怎麼了？」

矮小人冷笑道：「他聽到鏢客的名字太過緊張了，所以引發了心機梗塞，恐怕壽命活不過半個時辰。」

火眼羅漢大怒道：「放屁！八成是你使的妖法……」

他說到這裏，身子跳了一下，也就停在那裏不動了。

可是那個矮小人却沒有閒着，他欺身如電，一連在二僧身上點了十多指，而且落指處都是死門要穴，但他似乎仍不放心，而後又從身上拏出一柄短劍，將二僧的氣門穴狠刺幾下，

成了個大開膛，他才喘着氣道：「尤大俠，你太大意了！這兩個番僧早就練成移穴大法，你憑着那幾粒豆子，絕對控制不了他們的穴道。」

他說完雙目翻動一下，似是在聽什麼。可是他身後却傳來尤不平的聲音道：「顏姑娘，妳是一個人來的嗎？」

原來這個矮小的人竟是飛天三狐的老大翻天狐顏菁菁。尤不平的聲音來自身後，已經使她很意外了，但更意外的還是他一眼就能夠認出她的身分。

顏菁菁的易容術，在江湖中可算得上一絕，她跟火眼羅漢和鐵頭豹子僧談了這麼多的話，二僧都未能識破她的身分，而尤不平跟她只有一面之緣，却一眼就認出她，心中眞不知道是喜還是驚。

尤不平見她呆呆的站在那裏，反而一怔道：「顏姑娘，妳可是覺得很意外？」

顏菁菁嘆口氣道：「是很意外，而且太意外了！我本來是不想讓你知道的……」

尤不平已聽出她話中含意，也不由暗中一震，但他仍是很洒脫的聳了聳肩道：「可是妳一現身，我就知道是妳了，也虧妳能憋得住，竟把聲音變得像個老頭子。」

顏菁菁忙道：「你是怎麼認出來的？」

尤不平攤了攤手道：「妳要問道理，我自己也說不出來，反正妳人還在五十丈外，我就

知道是妳來了，這也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顏菁菁紅着臉道：「你不要胡說，劍客如果聽見了會找我拚命的。」

尤不平道：「我不過跟妳談了幾句話，劍客如果連這一點度量都沒有，我只好早一點跟她散夥。」

顏菁菁道：「那又何苦，我來此的目的，只是爲了告訴你幾句話，順便將這兩個人引來此地，請你先除掉他們。」

尤不平道：「這兩個人的武功眞比天龍和尚還高？」

顏菁菁點點頭道：「我本來是想跟你們後面進去，但當我發現你已經練成了仰臥浮雲的輕功，懸身在牆頭旁邊，就知道你已經有了警覺，後來我現身跟二僧談話，也是說給你聽的。」

尤不平笑道：「妳這一身打扮，倒眞跟三寸丁梅藻崑毫無分別。」

顏菁菁道：「他們查探朱大人是否就是無双刀王，特派鬼手郎中趙鴻緒帶着三寸丁梅藻崑打通了一條地道，被我知道了，我將這兩個人殺了，脫下梅藻崑的外衣，將火眼羅漢和鐵頭豹子僧引到此地，以後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尤不平道：「他們眞的知道了無双刀王就是朱大人？」

顏菁菁道：「大概錯不了，因爲總兵府中還有他們臥底的人。」

尤不平道：「中了陰陽掌功，難道眞的像鐵頭豹子僧所說那種治療方法才能有救？」

顏菁菁紅着臉道：「你怎麼會想到問起我這個問題？」

尤不平道：「如果在下猜的不錯，姑娘冒險趕到此地來，也就是爲了要告訴咱們如何醫治朱大人的傷勢。」

顏菁菁一怔道：「江湖人都說你鏢客城府很深，心機可怕，果然不錯！」

尤不平正色道：「顏姑娘如果這樣說我也不反對，因爲我是一個江湖人，而且又生在亂世，有些問題，武功不能解決時，我就必須要用頭腦和機智了。」

顏菁菁道：「我很清楚你的處境，目前雖然有丐幫出面幫忙，但有些問題仍要靠你個人去解決。」

尤不平道：「天龍會原是自天竺潛入中原，姑娘也是天竺人氏，對三龍一聖的武功淵源也許會知道一些。」

顏菁菁道：「我知道你會問這個問題，認眞追究起來，天竺武學還是來自中原，因爲經過多年演變，各派也就自成一家，天龍會的武功最早仍是以玄門正宗爲主，只是後來他們才走火入魔，尤其是三龍一聖，他們所練的不但脫離中原武學常規，也超出天竺武學範圍，就

以火眼羅漢和鐵頭豹子僧來說，大俠如不是出其不意出手，想殺他們還是要費一番功夫，但是對付他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出手要狠，你把他們頭砍下來了，腦袋沒有擊碎，還是不要相信他們是死了……」

二一

她正說到這裏，已經被點中好幾處死穴，而又遭到大開膛的火眼羅漢和鐵頭豹子僧，身子突然飛了起來。

火眼羅漢撲向尤不平，而鐵頭豹子僧却逕撲顏菁菁。

二人反應也都相當快，尤不平左手劈出一掌，將火眼羅漢震飛出兩丈，右手同時出劍，已砍在鐵頭豹子僧的後頸上。

尤不平的劍，不遇到頂尖強敵是很少出手的，但是劍出却從不虛發，這不僅是說明了他出劍快，同時也顯示出他內力的雄厚。

可是這一次，他的劍砍在鐵頭豹子僧的後頸上，不但沒有將人頭砍下，反而被一股潛勁將劍身震得反彈回來。

而鐵頭豹子僧却攻勢不減，張開雙手，依然朝顏菁菁撲去。

這種活殭屍，行動當眞比風還快，眼看他的豹子爪已經夠上顏菁菁的腦門，尤不平乾着急却幫不上忙，不過在這危機一髮間，顏菁菁的身子突然矮了半尺，讓開豹子爪，身形一閃，

已躲到大樹後面去了。

而鐵頭豹子僧由於撲勢太猛，一時收不住，雙手已齊腕都插進了大樹的樹身。

但這個意外阻攔並沒有難倒他，只見他雙臂一分一震，那棵雙人合抱粗的大樹，竟被他輕易的齊中震斷了。

不過顏菁菁有了這一點的空間，已飛身閃到另一棵大樹後面去了。

可是在這同時，被尤不平掌風震飛的火眼羅漢，又像鬼魅般掩至他身後，張開雙臂，攔腰就抱。

其實尤不平早已就發覺他撲過來了，只是他不明白這些番僧爲什麼殺不死？因此他也就決定冒一次險，希望在危險中能夠找出答案。

他右臂一抬，舉劍後撩，看似刺向火眼羅漢的雙目，但他這個動作的眞正目的却是在保護脖子，他怕脖子被這個活殭屍勒住，那才眞正有力無處使，說不定自己的頭反而先被對方扭斷。

所以他在一劍刺出之後，身子也跟着急轉過來，這一下雙方却成了面對面。

火眼羅漢的撲勢並沒有受他的劍招影響，一低頭，雙臂已將他攔腰抱住。

可是尤不平的動作却快得令人嘆爲觀止，眼看身子已被火眼羅漢抱住了，但在這剎那間，

他的人整個縮小了一倍，像是游魚般自火眼羅漢的懷抱中衝起三丈多高，左掌在他腦門輕輕一拍，人已斜飄向五丈外。

尤不平身子落回地面時，火眼羅漢也跟着倒下了，但他倒下的已經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一堆骷髏的架子。

這不過是眨眼的工夫，他的衣服和皮肉都隨着尤不平那一掌輕按而消失。

顏菁菁雖然目不能視，但她對這邊所發生的經過似乎都瞭如指掌，忍不住興奮的道：「尤大俠，你這是什麼功夫如此厲害……」

她在說話間閃動略慢，前胸的衣襟竟整個的被鐵頭豹子僧抓碎了，使她半邊身子都半隱半現的露在外面。

顏菁菁又羞又怒，已經忘了本身利害，一聲怒叱，舉起手中的短劍硬刺鐵頭豹子僧前胸。

但她身形才動，背後已奇快無比的伸出一條手臂攔腰將她抱住，遂又迅疾如電般飛身上了七八丈外的一棵大樹。

顏菁菁不用開口，就知道這個抱着她逃過雙爪洞胸之記的人是尤不平，一種男性特有的氣息，使她忘了剛才的危險，情不自禁的將身子向他懷中偎去。

尤不平却輕輕拍拍她的腰道：「別怕！我已經想出辦法對付這些怪物了。」

顏菁菁嬌羞的道：「用什麼方法，你可以告訴我嗎？我必須親手殺死這個妖僧。」

尤不平道：「現在告訴妳也沒有用，如果是在三天前或五天後，妳也許有能力殺他，但現在却不行。」

顏菁菁不解的道：「爲什麼現在不行？」

尤不平道：「現在是妳月信正盛期間，連六成體力都發揮不出來。」

顏菁菁的臉色一變，不自覺的伸手在腿間摸了一下道：「你怎麼知道的？」

尤不平聳聳肩道：「妳忘了我是鏢客，什麼樣的女人我都見過，我一看妳的眉毛就知道妳在昨天月信就開始來了，要到後天才能乾淨，所以我這個鏢客雖然美人懷抱，却不敢做非非之想。」

顏菁菁羞得連脖子都紅了，低下頭道：「鏢客，原來你也不是好人。」

尤不平道：「好人還會保鏢嗎？不過我用這種方式告訴妳，並沒有把妳當做普通女人看，因爲生理變化和氣候變化都是很正常的自然行爲，有什麼好難爲情的！」

顏菁菁想了一下，終於明白他的意思，感動得流着淚道：「鏢客，謝謝你看得起我，只是……」

尤不平道：「不要只是了，那個鐵頭豹子僧想劈倒這棵大樹，我得下去阻止他。」

他說着還在顏菁菁臉上吻了一下，才把她放在枝叉上，人已飄身逕往鐵頭豹子僧頭上落去。

這個番僧看起來如同行屍走肉，可是他的靈智却清楚得很，尤不平離他的頭頂還有五六尺高，他已有了警覺，抬起一雙巨掌，迎空就抓。

尤不平本來是要用脚去踏腦門的，見他一雙巨掌把頭部保護得很嚴密，而且掌風中還隱隱有着一股吸力。

尤不平早已看出這個鐵頭豹子僧的功力不在頭上，而是在那一雙巨掌，所以雙方距離接觸到三尺以內時，尤不平在空中的身子猛然一個疾旋，已變得頭下脚上，左掌一引，硬將番僧帶得向前衝去三步，而他右手却快如電光石火般連點出兩指。

這正是禪心指，尤不平雖已用上八成功力，仍然是指出無風，不帶任何殺氣。

可是當指風擊中鐵頭豹子僧後心時，他的身子連跳兩下，而後直挺挺的倒在地上，跟火眼羅漢遭到同樣命運，很快的就變成一堆骷髏。

顏菁菁已另換了一套衣服，從樹上躍落地面，仍然是飛起一脚將鐵頭豹子僧的骷髏架子踢散了。

尤不平道：「妳這是何苦，人都死了，妳拏他的骨頭出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

顏菁菁暗中一驚，她已發覺到踢骷髏的右脚有些麻麻的感覺，不由失聲道：「這妖僧的骨頭有毒……」

她說着已拿出短劍正待將右脚砍下，但尤不平却很快的握住她持劍的手道：「妳這是幹什麼！」

顏菁菁急了道：「鏢客，你快點放手，這種毒很厲害，我必須把這隻脚砍掉，因爲我現在還不能死！」

尤不平却把她的手抓得更緊道：「有我這位生理醫生在，妳想死也死不了。」

顏菁菁紅着臉道：「鏢客，現在是什麼時候，你還跟我開玩笑……」

尤不平趁她說話之際，已餵了一粒蜈蚣珠在她口中，道：「不要說話，快點運功調息，看我這位生理醫生的藥靈不靈。」

顏菁菁吞下蜈蚣珠，功行三周天，跳起來道：「鏢客，你的藥還眞靈，只是腥味太濃，不好吃。」

尤不平道：「良藥苦口，好吃的藥不一定能治病。」

顏菁菁道：「你到底是用什麼方法，能使這兩個妖僧，在眨眼之間變成一堆骷骨？」

尤不平道：「這方法說出來很簡單，用起來却又很費力，連我自己也是現學現賣。」

顏菁菁一怔道：「現學現賣？你是跟誰學的？」

尤不平道：「是兩位武林前輩，他們怕我偷懶，還一直在暗中監督……」

只聽一聲長笑，右首百丈外的一棵大樹上，已閃電似的飄落下兩個老叫化。

這兩名老叫化正是丐幫長老，睡丐魯達和醒丐蒯徹。

尤不平道：「兩位前輩已觀察多時，可曾從這兩個番僧身上找出三龍的武功路子？」

魯達苦笑道：「老叫化跟踪他們已有幾個時辰，始終沒有出手，就是因爲這兩個妖僧武功太邪。」

尤不平道：「晚輩想到了天竺武學中，有一種內功心法叫做生生不息，不知和這兩個人所練的武功有沒有什麼關連。」

魯達道：「老叫化聽說過這種內功，但那是屬於玄門正宗心法，而天龍會的妖僧練的都是邪功。」

尤不平道：「那個叫火眼羅漢的，我在他百滙穴上拍中一掌，却以十成眞力，暗含三昧眞火，直攻心臟，結果反把他的皮肉燒光了，而心臟仍保持完整。」

魯達一怔道：「有這種事……」

他說着已跑到火眼羅漢的骨堆旁邊，果然見那顆心臟仍保持完整。

尤不平道：「假如我少用兩成眞力，這番僧可能還有生還希望，由於我發出的三昧眞火太強，這顆心外表雖還完整，內部已完全受到破壞，不出半個時辰，也會同樣的變得乾枯了。」

他說完從身上掏出一塊布，很小心的把它包了起來，正待放回懷中，但夜空中已迅疾無比的飛落下一條身影，人還在五尺外，雙掌已同時攻向尤不平。

魯達和蒯徹不約而同的兩根打狗棒已遞了出去，一敲來人頂門，一搗前胸。

這兩招都是致命攻勢，因爲尤不平此時還蹲在地上沒有站起來，只要能將來人逼開，尤不平就有反攻的機會了。

誰知來人的武功，竟然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在丐幫兩大高手致命夾擊下，他不但沒有閃讓，下撲之勢更是絲毫不減，他猛一低頭，身子突然平仰空中，魯達的打狗棒以毫髮之差自他背上擦過，而由於他身子平仰，蒯徹的打狗棒也在他前胸遞了個空。

而就在這一瞬間，蹲在地上的尤不平却不見了。

來人不由一怔，不知是他攻勢太猛，還是眞氣用竭的關係，就在一怔之間，整個人都摔下之後，就再也沒爬起來。

這一下反而把睡、醒二丐呆住了，他們望着站在顏菁菁身前的尤不平道：「老弟，你是

怎麼躲開的？」

尤不平道：「有勞二位關心，晚輩是採取以攻止攻方式，陸地人魔身形下撲，我却上升迎擊，咱們在交錯經過時交換一掌，他用吸字訣，我用震字訣，所以他吃了點虧，躺在地上休息了。」

魯達神色一變道：「老弟說這老小子是陸地人魔甘三波，難怪他能在空中躲過咱們兩個老不死的聯手棒法。」

尤不平道：「前輩根本就未存心傷人，而甘三波也是看準了二位的弱點，所以他才敢冒險。」

魯達怒聲道：「老叫化可不是吃素的，只因爲蒙陰城目前太亂，三山五嶽的人都有，我是怕誤傷了人，才被這老混帳撿了個便宜！」

尤不平道：「撿便宜就是吃虧，陸地人魔甘三波這一跤摔得可不輕。」

魯達走過去一伸打狗棒，把甘三波挑起七八尺，又狠狠的往地上一摔道：「甘老魔，你用不着裝出那副孫子像，既然栽了，何不乾脆光棍一點。」

陸地人魔第一次摔下地時，本來是臉朝下，但被魯達打狗棒一挑一翻，再摔下地時，却是面朝上，這時魯達才看清楚，他不但鼻子被摔扁了，臉上也被火眼羅漢的骨頭扎了好幾個

洞，弄得滿頭滿臉都是血，他雙目怒瞪，却連一句話也不說。

魯達看看尤不平道：「老弟可否解開他的穴道，讓老化子問他幾句話？」

尤不平道：「他的穴道根本沒有受制，而是他中了火眼羅漢的毒，不敢開口說話。」

魯達道：「既然如此，老叫化就以打狗棒敲爛他的腦袋算了。」

顏菁菁趕忙接口道：「此人留着有用，兩位暫時不要殺他。」

魯達道：「顏姑娘可知甘老魔在三三會中身居何職？」

顏菁菁咬着牙道：「他的官位可大啦！是三三會中的總護法。」

尤不平神色不動道：「三三會的總護法不是董堅嗎？」

顏菁菁道：「董堅現在是副會主，假如我猜的不錯，甘三波定是追踪小妹來的。」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我想將陸地人魔交由聖手華陀處理，也許能找出一點三三會的線索。」

顏菁菁道：「尤兄弟如果決定這樣做，最好還是先廢了他的武功，因爲這個人太可怕了，他比三龍中任何一人都危險。」

尤不平道：「顏姑娘對甘三波的爲人知道多少？」

顏菁菁怔了一下道：「不大清楚，我只知道他武功很高，甚得三三會器重，我二妹露露

就是死在他手中。」

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令妹顏露露是個用毒大行家，甘三波想傷她並不容易。」

顏菁菁嘆了口氣道：「露露是死在她自己行爲不檢，沾上了這個魔鬼，後來想甩掉他時被他暗中殺了，沒有好久，他又將嬌嬌騙上手，我出面反對時，他又想殺我，所以我才擊中他三根天狐針，逃出三三會，準備返回西域找個深山隱居，不料在此地遇見鬼手郎中，經過這一陣躭擱，才被他趕上來。」

尤不平道：「顏嬌嬌武功恢復了？」

顏菁菁道：「是甘三波替她恢復的，好像是使用金針過穴手法。」

尤不平道：「也只有陸地人魔才能替她恢復武功，此人成名中原武林已超過一甲子，武功遠在九大門派掌門之上，我如果不是事先有備，那一掌不一定就能傷得了他，連火眼羅漢的屍骨上那麼強烈的毒，已經刺破他的肌膚，蔓延到他的血液，他仍能憑着本身修爲，同時醫療兩種傷勢，換了任何一個中原武林高手都不容易辦到。」

顏菁菁道：「尤兄那一掌好像未出全力，他怎會傷得如此嚴重？」

尤不平道：「在魯、蒯兩位前輩現身的同時，我就發覺還有一名高手隱身在附近，原先我以爲是人龍，所以那一掌雖未出全力，却是我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使用。」

顏菁菁想想道：「尤兄可否將他交由小妹處置？」

尤不平道：「妳可得小心一點，他此時正運集全部功力護體，普通刀劍很難傷得了他……」

顏菁菁道：「小妹知道，我既敢反出三三會，總要有兩手保護自己的能耐。」

她說着話，一道白光閃電飛出，在空中略一盤旋，一條白色絲帶已自動的打成一個死結，套上了陸地人魔甘三波的脖子。

顏菁菁一招得手，振臂疾抖，甘三波仰臥的身子已被她抖飛起二丈多高，跟着往回一帶，甘三波那龐大身軀又再度摔落到火眼羅漢的屍骨上。

這一次却摔得更慘，背部和腰腿等處被扎了五六個洞，可是却沒有流血。

顏菁菁雖然目不能視，似乎一點細節都瞞不過她，甘三波身子才一落地，她右手已連抖疾震，竟把陸地人魔一口氣連摔十幾跤。

由於那條白色絲帶是天蠶絲織成，運足眞力比寶刀寶劍還利，套在甘三波的脖子上，就算他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也受不了這樣猛摔猛抖。

又摔了幾次之後，甘三波終於一口眞氣憋不住，張開口狂噴鮮血，而身上傷口處也跟着不停流血。

顏菁菁這才猛一抖手，將甘三波拖回面前，左手短劍已迅速無比的在他氣門上連刺四五下，接着運劍疾揮，已將他的雙目挖了出來。

甘三波連受重傷，終於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嚎，可是顏菁菁不等他叫出聲來，振腕又是一劍，已將他的舌頭絞得稀碎。

她揚起短劍，正待往他的喉管割下時，但持劍的左手却被尤不平抓住了。

顏菁菁微微一怔，才嬌笑道：「小妹幾乎忘了，尤兄還要把他帶回去做實驗。」

尤不平淡淡的道：「在下本來還有幾句話要問他，但姑娘出手太快了，甘三波的舌頭已被妳割碎，有話也說不出來了。」

顏菁菁道：「這種人絕不會講實話，依小妹看還是把他殺掉算了。」

尤不平道：「不能殺，他對三三會的內情還是比妳知道得多。」

顏菁菁道：「他知道說不出來，留着他還是沒有用……」

她說着話已欺身疾進，短劍快如閃電般朝甘三波的雙臂劈落下去。

可是尤不平的動作比她更快，身形未動，長劍已把她的短劍震飛了，接着左手疾出，抓住白絲帶一抖，不但把顏菁菁的人震飛了，而帶頭却輕飄飄的落到了魯達手中。

顏菁菁一呆道：「尤兄這是幹什麼？」

尤不平道：「妳應該比我更清楚，甘三波的舌頭碎了不能說話，可是他的雙手還能寫字，一樣可以寫出他所知道的秘密。」

顏菁菁嬌笑道：「小妹是被他氣昏了頭，忘了這老鬼還有利用價值。」

她口中在說話，人已走到尤不平身側。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這也是人之常情，妳們三姊妹有兩個毀在他手裏，姑娘報仇心切自是在所難免。」

顏菁菁流着淚道：「憑小妹這點能耐，怎敢奢談報仇，如不是尤兄幫忙，恐怕連我也逃不過他的毒手。」

尤不平道：「姑娘的天狐針乃武林一絕，甘三波不是同樣也中了妳三根？」

顏菁菁道：「這甘老鬼一身修爲實在可怕，天狐針乃是天竺顏家不傳之密，針上的毒，也只有咱們顏家的解藥才有用，可是甘三波連中三根，他居然能用內功將毒性逼住它不讓發作……」

她右手輕抬，掌心中已現出一個圓筒。

尤不平緊張的道：「顏姑娘可不能拿在下做試驗，我沒有甘三波那種能耐！」

顏菁菁「格格」一笑道：「你是鏢客，我怎麼捨得對你下手……」

她中指輕輕一彈，只聽「篤篤」數聲輕響，尤不平前胸已連中了七根天狐針。

魯達、蒯徹見了不由大驚，一擺打狗棒正待撲出。

尤不平已趕忙出聲阻止道：「兩位前輩不可輕舉妄動，天狐針歹毒無比，中人無救！」

魯達聞聲停下道：「老弟既然遭了暗算，老叫化就是拼掉老命也要捉住這隻騷狐狸，逼她交出解藥。」

尤不平道：「這位顏姑娘是跟我開玩笑的，兩位前輩如果一逼她，說不定她就要玩眞的了。」

魯達一怔道：「老弟，這種玩笑可以開嗎？」

尤不平道：「當然可以，因爲我是鏢客，所以我最懂得女人心理。」

顏菁菁嬌笑着接口道：「鏢客，你可別太自信了，在你還沒有答應我的條件之前，我是不會輕易給你解藥的。」

尤不平道：「妳的條件不說，我也知道。」

顏菁菁不信的道：「你知道什麼？」

尤不平道：「我不是說過，鏢客最瞭解女人，假如我不知道妳的條件是什麼，就不會讓妳的天狐針射中了。」

顏菁菁忍不住媚笑道：「原來你是故意讓我射中的，假如我再抬高幾分，射中你的喉嚨你也不躲？」

尤不平道：「當然不躲了，因爲妳捨不得殺我，而且我練的也不是童子功。」

顏菁菁臉色一變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道：「我是實話實說，因爲陸地人魔甘三波，他練的是童子功，所以他該死！」

顏菁菁道：「他本來就該死，因爲他害死我二妹，又強佔了我三妹……」

尤不平突然聲音一冷道：「三姑娘，妳說謊的本領雖然高明，可是妳的演技太差了，我已經明白告訴過妳，陸地人龍練的是童子功，他怎麼還會接近女色？大概是妳這位佈雨派的媚術對他失去效力，妳才因愛成恨，急着要殺他……」

顏菁菁不等他說完，人已跳起來道：「鏢客，你說什麼？你把我當成誰了？」

尤不平道：「妳誰也不是，而是道道地地的佈雨狐顏嬌嬌，翻天狐顏菁菁的三妹！」

這個顏菁菁確實是顏嬌嬌喬裝的，她見身分已被尤不平識破，乾脆怒瞪着眼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尤不平聳聳肩道：「聞出來的，鏢客的鼻子對女人的嗅覺最敏感，所以當我抱着妳躲過鐵頭豹子僧的雙爪時，我就知道妳不是顏菁菁，而是顏嬌嬌了。」

顏嬌嬌道：「你既然早知道了，爲什麼還要贈送靈丹救我？」

尤不平道：「因爲妳生得很美，而且妳又幫助我除去了鬼手郎中和三寸丁。」

顏嬌嬌道：「我出手殺這兩個人時，確是眞心想幫助你的。」

尤不平道：「我知道，除了幫助我外，還想爭取我的信任。」

顏嬌嬌道：「你既然都知道，先前對我說的那些話也都是假的了？」

尤不平道：「不全是假的，至少有一半是眞的。」

顏嬌嬌道：「那一半是眞的？」

尤不平道：「比如妳長得很美，還有妳親手殺死了妳同胞姊姊顏露露……」

顏嬌嬌驚駭的道：「你是怎麼知道的？你見過我大姊了，她現在那裏？」

尤不平道：「我根本就沒見過妳大姊，就算我見過也不會告訴妳。」

顏嬌嬌道：「爲什麼你不肯告訴我，我找我大姊找得好苦？」

尤不平道：「妳能殺害妳二姊，當然也就能殺害妳大姊，誰還敢告訴妳！」

顏嬌嬌道：「那是誤會，鏢客，當時的情形換了誰也會生氣，可是當我發現那是誤會時，我眞的後悔死了。」

尤不平道：「至少妳在出手殺她時不是誤會，所以這就是蓄意謀殺。」

顏嬌嬌嘆了口氣道：「上次在古北口，你破了我的武功，回到興安嶺沒有幾天，陸地人魔就以金針過穴手法將我的功力恢復了，我爲了想學他的一點武功，所以就一直接近他，並暗中施展媚術，誰知我二姊却向我提出警告，她說甘三波練的是童子功，假如我破了他的童子功，只怕連小命都保不住。」

尤不平道：「這本來就是實話，以妳的美麗加上暗中施展的媚術，甘三波很難逃過這個美人關，如果他的童子功被破了，以他的爲人，妳也很難保住這條小命。」

顏嬌嬌道：「可是我當時並沒想這麼多，因爲我發現二姊常常深夜都留在他臥室裏，並且有說有笑，後來我憋不住了，推開門衝進去，却發現他們兩個人都脫得一絲不掛的，互相擁抱着坐在床上。」

尤不平道：「那是天人交合的練功法，是屬於天竺武學，妳是天竺人難道會不知道？」

顏嬌嬌道：「我本來是在中原出生的，對天竺武學所知有限，而且當時又在氣頭上，所以出手就是二十根天狐針，全部擊中在她的前胸上，甘三波過來阻止我，也挨上了三根，但他內力深厚，運功把毒逼住了，並且一面穿衣服，一面告訴我他是在傳授二姊武功，待我知道內情拿出解藥，二姊因爲傷中要害，已經氣絕多時了。我在情急之下，只好偷逃出興安嶺。」

尤不平道：「妳逃出興安嶺，離開那種罪惡的地方並不是壞事，但妳爲什麼想殺我？也是爲了報仇？」

顏嬌嬌道：「我逃出興安嶺，三三會的人追得我很緊，我已無處投奔，找不到大姊，只好找你。」

尤不平道：「妳用這種方式找我？」

顏嬌嬌道：「你的內功既然比陸地人魔還高，這幾根天狐針絕對殺不死你，只要你答應娶我，讓我跟在你身邊，我馬上就給你解藥。」

尤不平道：「假如我不答應呢？妳是不是就用另一隻手中天狐針殺死我？」

顏嬌嬌面色又變了一下，但她却咬咬牙道：「要是我被逼得沒有路走，也只好如此了。」

尤不平道：「我既沒有逼妳，也不會答應妳的條件，妳動手吧！」

說完，他乾脆閉起雙目，連看也不看她了。

顏嬌嬌這時臉上的表情却在不停的變化，她好幾次舉起左手中天狐針發射筒，都又停下來了。

最後她像是下了最大的決心，終於又將左手抬了起來，但在突然間她却來了一個疾轉向，將針筒口對準自己的喉嚨射去。

這個意外的變化，魯達和蒯徹都看得心頭一跳，不自覺的驚「啊」出聲。

可是顏嬌嬌的針筒口雖然對準了自己的喉嚨，但天狐針却沒有發射出來，而且她整個人也就擺着那個姿式，呆立在那裏不動了。

尤不平緩步走到她身前，聳了聳肩道：「三小姐，妳現在可不能死，我中的毒還沒有解，妳如果死了，我豈不是要跟着妳陪葬！」

他口中說着話，左手已接過針筒，右手却在她的肩上輕輕拍了拍。

顏嬌嬌微微一怔道：「鏢客，你爲什麼要阻止我死？是不是還想再折磨我？」

尤不平仍是洒脫一笑道：「妳沒有理由死，我更沒有理由折磨妳，我的目的只是希望妳好好的活下去。」

顏嬌嬌長長一嘆道：「鏢客，我早已就知道你沒有被天狐針射中，你是用本身眞氣把針吸住在衣服上，而且我在未出手之前，也就算準了憑我這點能耐，絕對殺不了你，但我的目的是在激怒你出手殺死我。」

這一來，尤不平反而怔住了，過了半晌，他才以懷疑的口氣道：「妳這是爲了什麼？」

顏嬌嬌道：「什麼也不爲，因爲我有個心願，要死就死在一個像樣的男人手中，放眼江湖，也只有你才像個男人，所以我求你讓我完成這個心願！」

尤不平苦笑道：「我可不能當這個劊子手，如果妳一定想死，最好離開我遠一點。」

顏嬌嬌却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她悠悠的看了尤不平一眼，目中沒有絲毫恨意，轉過身疾奔而去。

尤不平低聲向魯達交代幾句，身形却像一縷青烟般，緊隨顏嬌嬌身後追去了。

但在尤不平離去不久，從一棵大樹上，又無聲無息的落下一條矮小身影，跟在尤不平後面追了下去。

三個人都保持五十丈左右的距離，但身法却都快得出奇，可是翻過一座小山後，走在中間的尤不平却突然消失不見了。

後面那人怔了怔神，也很快的隱身到一塊大石後面去了。

而這時走在前面的顏嬌嬌，依然沒命似的狂奔，她一路上沒有回過頭，所以根本就不知道還有兩個人在跟踪她。

眼看她已快奔上另一座山峯，但就在這時，突然從山腰間閃出了四個人，併排的攔住了顏嬌嬌的去路。

這四個人都是書生打扮，樣子也顯得很斯文，可是顏嬌嬌見了他們，却像是見到了毒蛇一樣，臉色立時大變，人也不自覺的退後兩丈。

但她退後，四個人却沒有跟進，爲首一人反而慢條斯理的吟着詩道：「人在山上走，水流山不流，顏姑娘，咱們眞是有緣，想不到在這個地方會遇上妳。」

顏嬌嬌冷聲道：「遇上我又怎樣，姑奶奶可不怕你們詩、劍、琴、魔四儒！」

原來這四個人竟是詩、劍、琴、魔四儒。爲首一人叫殺手書生陶宗旺，江湖上稱他爲詩儒。第二個是劍儒，叫一劍催命鄭天壽。第三個是琴儒，叫聞聲追魂殷景住。第四個是魔儒，叫霹靂魔掌郁四保。

這詩、劍、琴、魔四儒，出道江湖數十年來，從沒遇過敵手，因爲他們練成了一套聯合搏擊戰術，死在他們手下的武林成名人物更不知有多少，連三三會主一聖對他們也是另眼相看。

但這詩、劍、琴、魔四儒却有一個通病，就是好色，而且又都練了一種採陰補陽的邪功，即使在這種地方，四個人也是同進出。所以顏嬌嬌口中雖然在說狠話，其實她心裏正打算着逃走的計劃。

這四個人都是成了精的怪物，豈有看不出顏嬌嬌的用意，殺手書生陶宗旺陰森一笑道：「顏姑娘，咱們可是很賞妳的臉，假如妳自己不識抬擧，可就別怪咱們用強了。」

顏嬌嬌知道跑是跑不掉，只好把心一橫，冷冷的道：「好吧！你們想怎麼樣，姑娘全套

接下就是了。」

一劍催命鄭天壽咧嘴怪笑道：「行！老夫久聞妳們飛天三狐中，唯獨妳佈雨狐有獨到的功夫。」

顏嬌嬌道：「既承你看得起，就從你先開始吧！」

鄭天壽有些意外的道：「姑娘眞是一個大行家，去兩頭選中間，正是妳所需要的。」

顏嬌嬌乾脆閉着眼睛，由喉管中發出低低妮聲道：「你們每個人都是我需要的，快來吧！」

她說完還半睜着眼，柔媚的瞟了鄭天壽一眼。

鄭天壽忍不住發出一陣邪笑，已像一頭餓獅般飛身猛撲過去。

陶宗旺在後面連叫道：「老鄭，小心一點！」

他叫得雖快，鄭天壽也撲得更快，而顏嬌嬌也發出一陣「格格」的媚笑，不但沒有退讓，反而飛身迎了過去。

雙方勢子都快，鄭天壽張開的雙臂，眼看就把顏嬌嬌抱住了，顏嬌嬌突然右手一伸，一筒天狐針全部射中在鄭天壽的小腹和下體。

鄭天壽的一身武功絕不低於陸地人魔，而且他事先又有所準備，暗運罡氣護體，按說顏

嬌嬌的天狐針是不容易射中他，可是他在突然之間，不知爲了什麼原因，竟完全失去了抵抗。

從空中摔下後，鄭天壽又勉強的站起來，小腹以下全都是血，他厲聲大叫道：「小賤人，妳用什麼妖法破了老子的氣功？」

顏嬌嬌冷笑道：「姑娘整人的法子多得很，你們有那個不怕死的儘管過來！」

她說着又掏出一筒天狐針。

殺手書生陶宗旺檢查一下鄭天壽的傷勢道：「老鄭，你也太大意了，這種地方中毒，恐怕很難逼出來……」

鄭天壽道：「還逼個屁，老子剛一中針，毒性就已蔓延到內腑，我是硬撐着看你們三個擺佈她，不然老子死也不會甘心。」

陶宗旺道：「飛天三狐中，顏嬌嬌雖然狡詐，她的武功却也最低，光憑一筒天狐針，如何能破得了你的氣功！」

鄭天壽道：「這小賤人會妖法，她的天狐針發出時，我的氣門上好像被人點了一指，當時功力全失，眼看着被她的毒針射中。」

陶宗旺一怔道：「這怎麼可能，咱們三個人都站在這裏沒動過，却沒有看見人。」

鄭天壽喘着氣道：「老夫不是跟你講過了，她會妖法。」

陶宗旺道：「老鄭，你怎麼也如此迷信，世上那來的妖法？」

鄭天壽道：「你過去試試不就知道了，老子硬撐着沒有倒下去，就是爲了看着你們替我報仇。」

陶宗旺道：「當然要試，但你最好還是先坐下運功逼毒，等咱們將她捉住，逼她拿出解藥。」

鄭天壽道：「沒有用了，我連一成功力也提聚不起來。」

陶宗旺伸手把了他一下脈門，而後却一語不發的起身朝顏嬌嬌走去。

顏嬌嬌也沒有想到一筒天狐針，就輕易的解決了名震江湖的詩、劍、琴、魔四儒老二。

二一二

她眼見殺手書生陶宗旺一步步的逼近，心中不禁有些發慌，她就只剩下手中最後這一筒天狐針，即使全力一拼，能放倒了陶宗旺，可是還有琴、魔二儒，像兩隻豹子一樣，虎視眈眈的守候在一旁。

時間不容許她作更多的考慮，殺手書生陶宗旺距離她身前只有八尺了。

這個四儒之首雖還沒有出手，但可以看得出他全身都充滿了殺氣，尤其是護身罡氣，似乎已運到了極點，雙方距離雖只有八尺，而顏嬌嬌却不敢輕易出手了。

她握着天狐針筒的手心，已不自覺的直流汗，人也退出一丈。

陶宗旺仍是慢吞吞的向前逼近，他臉上却是一臉猙獰之色道：「妳不是叫老夫過來嗎？爲什要跑？」

顏嬌嬌舉起天狐針筒一比道：「姓陶的，你再多走一步，姑奶奶就出手了！」

陶宗旺道：「妳早就可以出手了，鄭老二說妳會妖法，我看妳倒很像一隻狐仙。」

顏嬌嬌道：「我本來就是狐仙，假如你敢冒犯本大仙，等一下會比鄭老二的下場更慘！」

陶宗旺哈哈一笑道：「老夫聽說狐仙的騷勁別有一番滋味，今夜倒是難得有幸相遇。」

他說着話，人已躍身疾撲，一丈多的距離，只一閃，他右手已扣上了顏嬌嬌的左腕。

誰知就在他左手眞力將吐未吐之際，幽門穴上突然一麻，全身眞力頓失，而顏嬌嬌也就在這同時，一抬右手，四根天狐針已毫無聲息的射進陶宗旺的雙目。

陶宗旺一聲大叫，仰身倒穿，但僅飛出五尺不到，人就倒在地上痛得到處亂滾，而且從此再也爬不起來了。

聞聲追魂殷景住和霹靂魔掌郁四保雙雙趕到他旁邊，將他扶坐起來道：「陶老大，這個騷狐狸眞的會使用妖法嗎？」

陶宗旺已被天狐針的毒性攻入內腑，他却沒有鄭天壽那麼彪悍，勉強坐起來，聲音已很微弱的道：「你們要多小心，最好是設法逃走，因爲暗中隱着一名絕世高手……」

他說完這幾句話，竟然頭一歪死了。

鄭天壽却不停的以劍搗地道：「陶老大，你他媽的爭點氣好不好，老子還在等着你的解藥……」

他話還沒有說完，也「咕咚」一聲，倒地不動了。

詩、劍、琴、魔四儒，不過片刻工夫，先後已死了兩個，還剩下兩個再也不敢貿然出手

了。

尤其是陶宗旺臨死的話，使他們深深的提高了戒心，二人互看一眼，已會意的點點頭，遂卽同時起身朝顏嬌嬌走去。

而顏嬌嬌却在這突然之間，膽氣似乎壯了不少。

她不但沒有退避，反而迎上兩步道：「我手中這支針筒裏還剩下二十六根天狐針，兩位可想試試！」

聞聲追魂殷景住道：「老夫當然要試，但我想知道跟妳同行的另外一人是誰？」

顏嬌嬌冷笑道：「跟我一起來的人很多，但我又怎麼知道你指的另外一個人是誰？」

殷景住厲聲道：「妳少給我裝蒜，老夫問的當然是那個見不得人的鼠輩！」

顏嬌嬌道：「你的兩個同伴的下場，你已經看到了，假如你乖乖的裝孫子，也許可以多活些時，要是你再口齒不乾不淨，只怕你永遠沒有罵人的機會了！」

殷景住獰聲道：「老子偏不信邪，他如果眞有種，就不要躲在暗中裝王八孫子……」

他正罵得起勁的時候，突然感到口中一震，趕忙吐出一口鮮血，不但滿口牙齒一顆不剩，而且連舌頭也被震成一團肉糊。

殷景住痛得哇哇亂跳，一縱身，正想撲過去拚命。

可是霹靂魔掌郁四保已經發覺到情形不對，急忙一提眞氣，在他腰間猛然一托，竟然將殷景住托起五六丈高，而後他左掌一拍地面，藉勢反彈，也緊隨在殷景住身後，破空飛逃而去。

顏嬌嬌早已恨透了這詩、劍、琴、魔四儒，此時她已知道暗中有高人相助，膽氣立壯，暗中一提眞氣，手中持着天狐針筒也緊隨在二人身後追去。

可是她身形剛剛躍起，右首暗影處却又閃電般飛起了一條身影。

這人的動作奇快無比，不但攔住了顏嬌嬌的去路，而且一股無形潛勁還將她震退五尺。

顏嬌嬌暗中一震，匆忙中也不管來人是誰，右手一按針筒，八根天狐針已全部射中來人前胸。

她正想趕過去再補上幾針，已聽一聲悶哼道：「顏姑娘，是我……」

顏嬌嬌一聽聲音，才發現來的這個人竟然是尤不平。

她不由驚出一身冷汗，趕忙伸手掏出解藥。

可是尤不平的身子已自空中疾往右前方一條深不見底的絕谷中摔了下去。

顏嬌嬌整個人都呆在那裏了。

她手捧着天狐針筒，怔怔的望着那條深不見底的絕谷，她不敢相信這個人是鏢客，可是

她却又不能否認那是事實。

她呆呆的站在那裏，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她已面對絕谷跪了下來。

她口中不停的喃喃自語道：「鏢客，眞的是你嗎？怎麼會是你呢？你不會死的，鏢客，你永遠也不會死，你還有太多的事情沒有做完，你死了他們怎麼辦？你本來有多少次殺我的機會，可是你爲什麼不殺我呢？結果却是我殺了你，請你等一等，鏢客，咱們終於可以永久在一起了！這是我從來也不敢想的，可是現在却成了事實，你從陶宗旺、鄭天壽手中救下我，難道就是爲了要我永遠陪伴你……」

她流着淚，訴說着，但右手也同時舉起了天狐針筒，正待對準自己喉管發射時。

她背後突然伸出一隻柔軟的手，迅快的抓住她的右腕，並奪去天狐針筒。

顏嬌嬌暗中一驚，急忙跳起來，但見這個抓住她右腕的人竟是顏菁菁。

她這時再也忍耐不住，一頭撲進顏菁菁懷中大哭道：「大姊，鏢客他死了，是我殺死的！」

顏菁菁輕撫着她的頭道：「我都知道了，在古北口我曾暗中替鏢客摸過手相，他絕不是夭折像，咱們到底谷去找找看，也許會另有發現。」

顏嬌嬌對她這位大姊是敬畏有加，尤其是對她的摸骨相術，以及各種武學是既羨又嫉。

這時聽她說鏢客沒有死，幾乎興奮得跳起來道：「大姊，是眞的，妳沒有騙我吧！在古北口妳和鏢客還是第一次碰面，他怎麼敢讓妳摸……」

顏菁菁紅着臉道：「傻丫頭，我是利用錯身經過時摸他的手，又不是摸他身上……」

顏嬌嬌突然想起一事道：「大姊，妳是一直跟在我後面嗎？」

顏菁菁道：「不錯，妳殺妳二姊時，我本來是想出面阻止的，但是我想妳如果能因此離開三三會，咱們三姊妹中至少還有兩個可以活着，所以我才決定犧牲二妹，而設法救妳。」

顏嬌嬌一怔道：「甘三波要殺我，已經逼得我走投無路了，大姊並沒有出面救我！」

顏菁菁道：「陸地人魔的武功妳是知道的，除了鏢客以外，誰出面也救不了妳。」

顏嬌嬌道：「我如果沒有遇上鏢客，不是死定了！」

顏菁菁道：「妳在出手殺三寸丁和鬼手郎中時，我就知道妳一定可以找到鏢客，只是我沒想到會發生這許多波折。」

顏嬌嬌想了一下道：「大姊，妳是不是也很愛尤不平？」

顏菁菁一怔道：「妳怎麼會提出這個問題？」

顏嬌嬌道：「因爲我發覺妳對他的事很關心，假如妳眞的愛他，就應該找個機會向他表白。」

顏菁菁苦笑道：「我是個瞎子，連鏢客長得什麼樣子都看不到，如果硬要說我愛他，也只是愛他的才華。」

顏嬌嬌道：「天下男人的才華能被大姊愛上的，恐怕不多吧！」

顏菁菁道：「天下武林像尤不平這種男人，妳又見過幾個？不管是武功、機智，或他的俠義胸襟，都算得上是前無古人，假如妳決定愛他，以後對他絕不能使用手段，也不能有任何條件。」

顏嬌嬌道：「可是鏢客這個人很不容易瞭解，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表現得毫不在乎，眞眞假假，永遠是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

顏菁菁道：「這正是因爲妳不瞭解他，才會有這種想法，以後妳不妨多下點工夫去瞭解他，但瞭解並不是互鬥心機，否則妳碰的釘子會更大……」

她們說說講講，已經深入谷底百丈，但走在前面的顏菁菁却突然一伸手抓住顏嬌嬌，已迅速的隱身到一塊岩石後面去了。

顏嬌嬌微微一怔，還沒來得及開口，顏菁菁已傳音道：「不要說話，前面有人過來了！」

顏嬌嬌也傳音道：「在這種深山絕谷中，怎麼會有人，會不會是鏢客？」

顏菁菁道：「不是，鏢客的輕功已到了踏空飛行的境界，我從蒙陰全力跟踪，仍然被他

甩掉了，這兩個人勉強也只能算得上一流身手。」

顏嬌嬌道：「來人有兩個？他們可能是剛才逃走的段景住和郁四保。」

顏菁菁道：「也不像，琴儒段景住和魔儒郁四保明知在這附近隱有高手，他們逃生都來不及，怎麼還敢在谷底下逗留。」

顏嬌嬌還想說什麼時，已聽一個怪裏怪氣的聲音道：「尚老弟，你以爲詩、劍、琴、魔這四個老小子，他們是躲到那裏去了！」

姓尚的道：「無毒尊者說，剛才還聽到聞聲追魂段景住的琴聲，他們也許在上面遇到了高手。」

怪聲音道：「去他的大頭鬼，無毒尊者吳心仁是個標準色中餓鬼，他明知那四個混球都去找野食了，却故意把咱們支配出來。」

姓向的道：「咱們只是例行公事，出來輪值一番，與他們有什麼關係！」

怪聲音道：「他怕咱們留在無毒洞中，影響到他的好事，才故意找個藉口。」

姓向的仍是不解道：「咱們練的都是童子功，又不會跟他們爭風吃醋，他有什麼理由趕咱們出來，何況留在洞中的還有二三十人。」

怪聲音道：「那些人跟老毒物都是一丘之貉，他們昨天晚上才從天竺弄來一批專習姹女

大法的高手，此刻可能已展開激戰了！」

姓向的道：「無毒尊者吳心仁是以用毒成名，他幾時開始練這門邪功？」

怪聲道：「在對方中有個聖手華陀司馬丹青，而且聽說尤不平那小子已練到百毒不侵，他的無毒勝有毒，擔心派不上用場，才準備練成攝魂大法，配合應敵。」

姓向的怒聲道：「這是什麼話，他們躲在洞中施雲佈雨，却叫咱們在外面站崗！」

怪聲音道：「向兄，你說話可要小聲一點，聽說老毒物自天竺請來的有一個叫長仙子，她是西天魔教一宗，在天竺被視爲邪端而不容立足，她們專以男女歡合爲手段，是以色相爲術的一個秘密邪教。」

姓向的道：「她們在天竺不能立足，就想到中原來打天下，咱們這禮義之邦又豈能容許異教任意販賣色情！」

怪聲音嘆口氣道：「你鐵筆鬼手向飛鴻和我離火神君邵一通曾被武林稱爲神鬼童子，你看不慣這種事，老朽又何嘗看得慣，但合你我二人之力，反對又能發生什麼效果！」

向飛鴻道：「老朽不必反對，我離開此地，從此井水不犯河水！」

離火神君邵一通道：「如果能離開，老朽早已就離開了，又豈會等到現在。」

鐵筆鬼手向飛鴻一怔道：「難道你跟他們簽有契約？」

邵一通低聲道：「向兄，背叛三三會的人有幾個還活着的？」

向飛鴻道：「老夫偏不信這個邪，我既沒有加入三三會，也沒有寫下賣身契，高興來就來，不高興就走……」

只聽一個陰森森的聲音接口道：「你想離開容易，但必須留下一樣東西！」

隨着話聲，暗影處已緩步走出四個老人。

邵一通乍見這現身的四人，不由臉色大變道：「南天四霸，你們不是留在興安嶺嗎？」

四霸之首七煞陰陽掌歐陽雲道：「不錯！老夫兄弟是留在興安嶺，但教主聽說這小小的蒙陰城，竟引起天下群雄大會師，所以咱們兄弟就隨着遼東七煞一起來了！」

邵一通臉色又是一變道：「遼東七煞也來了，三三會的總壇不是成了眞空，難道他們準備放棄興安嶺？」

歐陽雲道：「暫時還要應付官兵，將來可能會放棄，因爲教主判斷那個無双刀王朱鵠天可能就是山海關的總兵化身，所以咱們入關的任務就是帶回無双刀王，並生擒尤不平。」

向飛鴻冷聲道：「就憑你們這幾個人？」

歐陽雲道：「還有無毒洞中來的天竺高手……」

向飛鴻道：「她們不過是一批下賤的色情販子，也算得上高手？」

歐陽雲怒聲道：「向飛鴻，你們這一對神鬼童子有自信能離開蒙陰？」

向飛鴻道：「在未動手之前，還很難說，但老夫略通人相學，假如你有興趣，我可以替你看一次免費的相。」

歐陽雲一怔道：「老夫曾聽人說過，你鐵筆鬼手在成名之前是個走方郎中，你就替老夫卜一卦，看靈不靈。」

向飛鴻道：「一筆判生死，鐵嘴斷陰陽，如果不靈，你可以砸老夫的招牌。」

歐陽雲冷聲道：「老夫倒想聽聽你是怎麼個判斷法？」

向飛鴻道：「你天庭不明，印堂發暗，本來就有血災之記，但更不該隨遼東七煞入關，你號稱七煞陰陽掌，雙煞相遇，犯了大冲，所以這番入關是死定了……」

歐陽雲不等他說完，已飛身出掌，陰風如濤，雖然看起來不怎麼猛烈，但掌風所經之處山花野草，立時枯萎。

向飛鴻沒有硬接他的掌風，一提眞氣，人已凌空拔起三丈，一招八方風雨，點點筆影，反朝歐陽雲捲去。

二人一接上手都施出殺着，晃眼之間，已交手十多招。

隱身暗中的顏菁菁傳音道：「這神鬼童子爲人倒不失正派，他們絕不是南天四覇的對手，

咱們趁他們不注意時，設法先除去幾個。」

顏嬌嬌道：「咱們距離南天四覇太遠，恐怕天狐針夠不上位置。」

顏菁菁道：「妳隱伏在此地別動，如果對方有人從這裏經過，就給他們一筒天狐針，我得想法子繞過去，支援向飛鴻，他快支持不住了！」

她說着一閃身，人已不見。

鐵筆鬼手向飛鴻在七煞陰陽掌歐陽雲的強猛攻勢下，他的鐵筆已是守多攻少，勉強又支持十多招，左臂已被七煞陰陽掌掃中兩處，他如果不是練的童子功，這條胳臂就得報廢。

眼見歐陽雲又是全力一掌劈來，向飛鴻却不敢後退，他如果一退，正好露出空門，給歐陽雲有機可趁，但是他不退就得出手硬接，他左臂傷了兩處，奇痛刺骨，只好使用右手鐵筆一招野火燒天，千朵筆花，自歐陽雲掌風中強行切入。

這是一招不要命的打法，以歐陽雲的功力，鐵筆就算衝破掌風，刺中他兩處，也不過是一點皮肉之傷，但歐陽雲的七煞陰陽掌却足可要他的命！

離火神君邵一通似乎也沒想到他會採取這種打法，還沒來得及出手幫忙，鬥場中已響起一聲慘嚎，接着是一蓬血雨，衝起好幾尺高。

一條人影翻滾出去之後，在場的人才怔過神來。

原來死的却是七煞陰陽掌歐陽雲。

向飛鴻由於用力太猛，鐵筆不僅將他刺了個對穿，而且把他的身子也捧出好幾丈。

南天四霸中還剩下三霸，老二五指神通任大剛，老三天罡指申雄和老四豹子頭皇甫高，立時都圍了上來。

五指神通任大剛陰聲道：「向飛鴻，老夫倒是低估了你，剛才這招筆法叫什麼名字？」

向飛鴻冷冷的道：「神來之筆，連老夫自己也說不出名字。」

任大剛獰聲道：「好，老夫也領教你這招神來之筆……」

他口中說着話，人已欺身搶進，一出手就是掌、指併施，都是殺着。

任大剛的掌風雖不如歐陽雲的七煞陰陽掌歹毒，但他號稱五指神通，其指力已到了無堅不摧的境界。

向飛鴻直到現在還不知道歐陽雲是怎麼死的，但從歐陽雲的功力上推測，他知道在南天四霸中任何一人出手，自己均非其敵。

可是任大剛的攻勢根本不容許他多想，掌風配合強勁的指力，交手第一招就幾乎把他的鐵筆震飛了。

向飛鴻暗中一驚，退後兩步，整條右臂都感到隱隱酸痛，任大剛陰森一笑道：「你的神

來之筆如不施出，下一招老夫就要取你的命！」

向飛鴻也不說話，暗中將眞力運集到十三成，又舉步向前走去。

他一招殺了七煞陰陽掌，任大剛對他也不敢太大意，而且第一次出手也未用完全力，這時見他手中的鐵筆又用出剛才那一招，不由心中一動，欺身搶進，雙掌猛然一合，竟硬將向飛鴻的鐵筆夾住了。

向飛鴻如不撒手丟筆，撤身後退，任大剛只要再點出一指，他勢必伏屍當場。

但鐵筆鬼手也是江湖成名人物，他不但沒有後退，反而運足全身功力推動鐵筆往前猛刺。

誰也沒有想到他會採取這種打法，而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任大剛夾住他拿鐵筆的雙手，好像是毫無用力，鐵筆一下子就自他前胸刺了個對穿。

任大剛的屍體不但被鐵筆上的勁力衝倒了，而向飛鴻的身子也隨着向前撲去，在任大剛的屍體上打了一個滾，順勢抽回鐵筆，人站起來時，却已經換了一個方向。

鐵筆鬼手向飛鴻僅出手三招，就連殺了南天四霸中的老大和老二，這就不是偶然或巧合了。

這時連離火神君邵一通也幾乎有些不敢相信的道：「向兄，你的功力近年來精進不少！」

向飛鴻苦笑着，低聲道：「邵兄，你對兄弟有多少斤兩應該比誰都清楚。」

邵一通道：「七煞陰陽掌和五指神通死在你的鐵筆下，却是事實。」

向飛鴻道：「兄弟此時也無法解釋清楚，南天四霸中的老三和老四，勢必會同時出手。」

邵一通道：「四霸已去其二，他們同時出手又有何懼，老朽負責接下天罡指申雄。」

向飛鴻道：「那就有勞邵兄了，申雄的天罡指爲武林一絕，邵兄最好避免和他正面接招。」

邵一通大笑道：「老朽早就有意一試天罡指的威力，難得今夜有此機會……」

天罡指申雄和豹子頭皇甫高都已走了過來。

申雄一臉陰沉之色道：「邵一通，你們可是請的有幫手，老夫不相信憑你們神鬼童子這兩塊料能殺得了歐陽老大和任老二……」

邵一通大怒道：「你不相信就算是咱們殺了兩條野狗，老夫現在就指明向你天罡指挑戰！」

申雄獰笑道：「是非皆因強出頭，邵一通，你想想清楚，老夫本來無意殺你！」

邵一通道：「但是老夫却非殺你不可，南天四霸既有生死與共的決心，咱們當然要成全你。」

申雄目中殺機一連數閃，突然縱身疾撲，但却不是攻向邵一通，而是撲向他右首的一塊

岩石，人未到，指風已發出尖銳的怒嘯。

那塊高達丈許見方的岩石，已應指而裂，分成數塊向兩旁飛滾出去。

但在岩石後面却有一隻野兎，被他的指風擊得膽破腸流，還在地上不停翻動。

申雄怔了一怔道：「眞怪！難道是老夫聽錯了！」

皇甫高道：「老三，你聽到了什麼聲音？」

申雄道：「我明明聽出有個人躲在此地，怎麼一指擊出却變成兎子？」

邵一通譏笑道：「你可能是患了重感冒，嗅覺不大靈。」

申雄厲聲道：「老夫就是不信邪，這隻兎子八成是有人搗鬼，老四，你過去看看！」

皇甫高道：「一隻野兎還有什麼好看的，補上牠一掌不就解決了！」

申雄道：「這隻兎子却大有問題，如眞是一隻野兎，咱們在此地打了半天，牠不但沒有逃走，反而躲在石頭後面，就顯示不單純了！」

皇甫高也覺得這中間大有問題，急忙一飄身，人已到了碎石之處，一伸手已將兎子提了起來。

野兎挨了申雄一指，胸膛已整個裂開，再被皇甫高提起來，胸腔的內臟都流了出來，但是還沒有死，後腿仍在拚命的掙扎，因此皇甫高身上濺了不少血。

可是他却怔怔的站在那裏出神，兎子的後腿還在亂蹬，而皇甫高却一動也不動。

申雄看得暗中一驚道：「老四，你是怎麼回事？」

皇甫高却如同未聞，仍站在原地沒有理他。

申雄已經知道有些不對勁了，他欺身如電，飛到皇甫高身旁，揚手又是一指，已把那隻兎子震飛到數丈外去了。

但死兎震飛後，皇甫高的身子却也無聲無息的跟着倒了下去。

申雄心頭大震，急忙伸出左手就想去扶，但在突然之間，他却又把手縮了回來。

南天四霸都不用兵器，申雄揮掌劈倒旁邊一棵小樹，用樹幹將皇甫高的身子輕輕撥翻過來。

果然不錯，皇甫高是中了劇毒，他全身烏黑，雙目雖還怒瞪着，但人已氣絕多時。

申雄丟掉樹幹，轉過身逕朝向飛鴻逼去。

向飛鴻此時已完全明白，暗中確有高手在幫忙，他不由膽氣一壯，右手的鐵筆也很自然的擺出一個攻擊的姿式。

但申雄僅走到他身前一丈左右就停下了，道：「向飛鴻，老夫答應對他們三個人的死不找你算帳，但你必須告訴那個人是誰？」

向飛鴻道：「老夫不知道你說的那個人是誰？」

申雄厲聲道：「你少跟老夫裝糊塗，南天四霸雖然死了三個，但老夫如眞想殺你們鬼手童子，也不過是舉手之勞，你只要說出那個下毒的人是誰，我不但不殺你們，而且還負責保護你們的安全。」

向飛鴻冷聲道：「你連自己的老命都保不住，又憑什麼保護別人的安全！」

申雄道：「你以爲那樹幹塗了毒老夫不知道，我一看葉子就知樹身已染了毒，但我故意劈斷那棵樹，目的是想使對方現身，可是這頭老狐狸太狡猾，他竟然已看出我的用意而悄悄的溜了！」

向飛鴻道：「你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申雄道：「老夫要是知道，還用得着問你！這人身法太快，而且又是用毒高手。」

向飛鴻心中一動道：「你知道了也沒有用，憑你一個人找去也不過多了一條冤魂！」

申雄道：「老夫既然要去，就不止一個人，遼東七煞不出一個時辰就會趕到。」

向飛鴻道：「遼東七煞來了也沒有用，沒人敢擅闖無毒洞，何況現在又多了一批天竺高手。」

申雄冷冷一笑道：「果然不出會主所料，吳心仁以天氣太冷不適培養毒物爲由，始終不

肯住進興安嶺，他早就有心在中原另起爐灶。」

邵一通却故意顯出驚慌神色道：「老夫可不知道是誰下的毒，殺了你們南天四覇，你要是跟遼東七煞去找無毒尊者，最好不要把咱們扯上。」

申雄陰陰一笑道：「你們神鬼童子不也是武林成名人物嗎，怎麼也怕死了？」

邵一通道：「老夫承認惹不起無毒尊者，所以咱們不想跟自己找麻煩。」

申雄突然一臉獰色道：「你以爲可以惹得起老夫了！」

他說着，人也向前走了過來。

邵一通一抬左手，掌中已多了一粒圓形暗器，遂也冷聲道：「申雄，這離火彈的威力你應該很清楚，老夫限你馬上離開禁區！」

申雄一怔道：「禁區？這是誰劃定的？」

邵一通道：「當然是無毒尊者，他此時正在練功，未得許可，擅闖禁區的人就是死路！」

申雄嘿嘿一笑道：「邵一通，你回去問問吳心仁，他敢不敢對老夫說這種話。」

邵一通道：「用不着問，你只要再走前一步，老夫的離火彈就要出手了。」

邵一通的離火彈也算得上江湖一絕，申雄果然不敢再往前走了，但他却不甘就這樣受到威脅，遂暗將眞力運集右臂，正待發出天罡指飛身搶攻之際，但他却突然發覺所運集的眞力

連平時的三成都不到。

他不由心頭大震，趕忙散去眞力，暗中運功一試，這才發覺丹田眞氣散而不聚，正有一股毒氣慢慢朝內腑逼攻過去。

申雄此時再也顧不得傷人，縱身一躍，人已很快的在夜色中消失。

這一來反而把邵一通和向飛鴻怔住了。

過了好半晌，向飛鴻才向暗影處拱拱手道：「向某多承救命之恩，不知閣下是何方高人，可否請現身一見？」

顏菁菁故意憋着嗓子，像個老人聲音道：「相見倒是不必了，老朽適巧路過此地，不過舉手之勞，二位如肯幫忙，可否將老朽帶進無毒洞去？」

向飛鴻一驚道：「閣下去無毒洞，可是爲了找無毒尊者？」

顏菁菁道：「二位如有不便之處，請不必勉強，老朽多花費點時間，我相信還是可以找得到。」

向飛鴻道：「找到是很容易，只是洞中遍地是毒，咱們兩人也只有一條路可以通行，如果走錯了路，就算不被毒死，也會被暗中埋伏的人所殺。」

顏菁菁道：「難道他們對待自己人也是這樣？」

向飛鴻嘆了口氣道：「無毒尊者疑心最重，洞中每一組人的活動都有他們一定範圍，超出這個範圍就是死路一條，而且一組最多不能超過兩個人。」

顏菁菁道：「你們走的那條路，是不是可以找到無毒尊者吳心仁？」

向飛鴻道：「如果在平時，很容易找到，但今夜情況不同，老毒物此時在那一宮，誰也不知道。」

顏菁菁道：「你們剛才不是說天竺魔教來了一批高手，他們此時正在練功才對。」

向飛鴻道：「魔教的教主叫長仙子，她堅持要老毒物參加練功的人，都得先服下一粒天竺的避毒丸。」

顏菁菁道：「老朽早年在天竺時，曾聽過長仙子這個人，她所製煉的藥丸確能夠遂百毒。」

向飛鴻道：「在下聽老毒物一個親信說，長仙子在藥中滲的有催眠劑，已被無毒尊者嚐出來了。」

顏菁菁道：「以吳心仁用毒的能耐，加點催眠劑又算得了什麼？」

向飛鴻道：「詳細內情在下也不大清楚，但老毒物却堅決反對服用這種藥物。」

顏菁菁想了一下道：「他們雙方鬧僵了沒有？」

向飛鴻道：「沒有，最後好像老毒物也秘密給他手下服了一種藥，咱們出來時，他們好像已開始練功。」

顏菁菁道：「如果眞是這樣，恐怕長仙子的人要吃大虧……」

她接着又自言自語的道：「長仙子手下有三十六名坐忘，七十二名空虛，這些人的武功在中原已可列入一流高手，尤其是她們所練的秘術，在魔教中也僅次於長仙子，無毒尊者如叫他的手下服用貞女倒，那將是一個很悲慘的結局。」

向飛鴻聽得有些不解的道：「閣下對他們雙方之間的事，好像是知道不少，什麼叫做貞女倒？」

顏菁菁道：「顧名思義，貞女倒是一種很厲害的媚藥，不管男女服下之後都是至死方休，除非是服了她們特製的解藥……」

向飛鴻道：「無毒尊者請來魔教中人，目的是幫他的忙，爲什麼要用這種殘忍的手法？」

顏菁菁道：「很可能是長仙子對老毒物有什麼企圖，而被發覺了，所以才不惜犧牲大批高手，而把長仙子的人也一網擄盡。」

向飛鴻道：「如果眞是這樣，咱們此時趕回無毒洞，却正是時候了。」

顏菁菁道：「這雖然是一個難得機會，却也相當冒險，咱們在未找到無毒尊者之前，不

管被那一方面人發現了，都是一個糾纏不清的局面。」

邵一通接口道：「閣下如果一定要去，老朽負責帶路，但能不能找到老毒物，咱們却沒有把握。」

顏菁菁道：「二位只要把老朽帶到無毒洞口就行了，目前情況有了變化，二位倒是不宜進洞。」

向飛鴻道：「那怎麼行，無毒洞中遍佈機關，沒有人帶路，太冒險了！」

顏菁菁道：「對於機關陣學，以及吳心仁所用的毒，老朽多少也懂得一點，倒是二位進洞，反而增加了危險性，你們也沒有必要跟我一起冒險。」

邵一通冷聲道：「咱們承認自己武功不濟，但絕不致連累別人。」

二三

顏菁菁道：「邵兄不要誤會，老朽不希望你們進洞，是因爲二位練的是童子功，我擔心的是吳心仁的藥物太強，只要染上一點，在那種情形下，很難有把握不破童功……」

邵一通苦笑道：「老毒物打發咱們離開無毒洞，老朽就已想到可能是這個原因，但我實在有點不服！」

顏菁菁嘆了口氣道：「長仙子爲天竺魔教一宗，她以色相爲術的，所練姹女大法，在西域已經無人能敵。」

邵一通道：「老毒物把這批人找到中原來，不等於是引狼入室！」

顏菁菁道：「無毒尊者對長仙子的姹女大法，也許有點瞭解，但他却不會知道她有一座更厲害的陣式叫做九天魔女大陣。」

邵一通道：「九天魔女大陣也是由姹女大法演變而來的吧？」

顏菁菁道：「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但據典籍所載，當魔教教主摩登迦，就是以九天魔女大陣將佛祖困住了四十九天，而長仙子却是魔教之宗，阿修羅尊者手下兩大支派之一。」

邵一通道：「那另一派是跟長仙子處在敵對的了！」

顏菁菁道：「另一派中原武林中人大多都知道，他們就是威震西域的羅剎教，以武功而言，羅剎教比長仙子這一脈要高明的多了。」

邵一通道：「老朽聽說羅剎教在殺人時，都故意露出獰惡恐怖的形狀，使被殺者在死前受到過分驚恐，而死後仍保留着獰怖形貌。」

顏菁菁道：「那是過去的事，而現在羅剎教已改變多了，他們不但很少殺人，連活動的機會都不多見。」

邵一通道：「閣下不但武功驚人，江湖閱歷尤爲豐富，連天竺羅剎教的事都知道這麼多。」

顏菁菁道：「老朽曾在天竺逗留過不少時間，而且魔教中還有幾位好友。」

邵一通道：「老兄在天竺可曾見過這位長仙子？」

顏菁菁道：「沒有，她們姥女教的行動一向是秘密的，除了她們特定對象練功外，一般人即使是朋友也很少有人能夠見到她們的眞面貌。」

邵一通道：「難怪她們進入無毒洞時，每個人都以輕紗蒙面。」

顏菁菁道：「那可能是七十二空虛，三十六坐忘，大概還留在天竺，長仙子不會把實力

全部帶到中原來，放棄了她的大本營。」

邵一通道：「老朽沒有去數她們，可能是七十個人左右，但什麼叫坐忘和空虛？」

顏菁菁道：「坐忘是出自大宗師的內篇，這本是出自玄門正宗功夫，是阿修羅尊者以九天魔女大陣困住佛祖時，從佛祖身上偷來的。坐忘就是萬境皆空，在內不覺有己身，在外不覺有天地存在，能將曠然與自然變化爲一體，是魔教中最高的境界，但長仙子手下的三十六坐忘仍以採補爲主，美色爲輔，所以她們的修爲連三成都不到，但在天竺已少有敵手了。」

邵一通嘆了口氣道：「想不到魔教中也有這種玄門正宗武學。」

顏菁菁道：「七十二空虛就是根據坐忘演變而來，她們不但能使自己成爲空虛狀態，而在與人交合練功時，完全不知道有對方的存在，以媚術來講，這也算是一種最高的成就了。」

邵一通還想問什麼時，顏菁菁已岔開話題道：「邵兄，老朽所知道的都已告訴你了，現在可否請二位帶我去無毒洞？」

邵一通點點頭道：「兄台既不要咱們進洞，老朽也不勉強，咱們可否留在洞外做個接應？」

顏菁菁道：「跑了一個申雄，他可能去把遼東七煞找來，二位如果決意留下，最好是隱身暗中，若沒有遇到危險，最好不要輕易跟人動手。」

邵一通道：「老兄一個人進洞不是太危險嗎？」

顏菁菁道：「就算有十個人進去也同樣危險，但我有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盡量不使自己身形暴露。」

向飛鴻道：「那是不可能的，無毒洞中除了遍佈機關，而且每隔二十丈都有一名高手埋伏。」

顏菁菁道：「我也只是想碰碰運氣，萬一行不通，脫身大概不會有問題。」

他們邊說邊行，很快的就轉過兩道山谷，而來到一座鬼氣森森的洞口。

神鬼童子走在前面帶路，還不時回過頭來觀察，可是他們始終就沒發現有人跟在後面。

到了洞口時，顏菁菁才傳音道：「謝謝二位指導，這裏大概就是無毒洞了吧？在下先走一步了，再見！」

神鬼童子只覺身旁有一陣輕風掠過，什麼也沒看見。

這兩個人可都是老江湖，而且他們也非常識相，知道就憑人家這種輕功，他們跟進去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

二人互看一眼，很快的就往對面一座小山上飛去，他們隱身在那裏，洞口的情形却能看得一目瞭然。

其實顏菁菁還帶着顏嬌嬌隱身在洞口右邊一叢荒草中，並沒有進洞，剛才那一陣風是她以天韻神功彈出的一片野草葉子，却把兩個老江湖都騙過了。

神鬼童子離開後，顏菁菁急忙又向右後方傳音道：「鏢客，你都聽到了，我擔心咱們進入無毒洞之後，眞的出不來了！」

尤不平果然沒有被顏嬌嬌的天狐針射中，而且他還一直就跟在她們後面，但却沒有瞞過顏菁菁的天韻視覺神功。

顏菁菁既已出聲打招呼，他也就不能再裝了，遂也傳音道：「顏姑娘果然不愧是天竺羅刹的高手。」

顏菁菁反而一怔道：「鏢客，你是怎麼知道我是天竺羅刹教的？」

尤不平道：「因爲妳對天竺魔教的內幕知道得太多了，三十六坐忘，七十二空虛，是姥女教的最大秘密，而妳却瞭若指掌，那只有羅刹教的門下才能知道得如此清楚……」

顏菁菁道：「你知道的好像也不少！」

尤不平道：「我有十位師父，其中却有兩位是來自天竺，所以對於魔教的事，我知道絕不比妳少……」

顏菁菁忙道：「你那兩位師父叫什麼名字？」

尤不平道：「不知道，除了先父外，我九位師父的名字，沒有一個肯告訴我的，我也從來不問他們。」

顏菁菁道：「這些怪人怎麼都被你遇上了？」

尤不平道：「咱們不談這些了，妳如眞想進無毒洞，最好還是把妳那位寶貝妹妹點住穴道藏在一邊。」

顏菁菁道：「那可不行，等下對付無毒尊者還要靠她幫忙，最好不能讓她知道你也來了，否則她就不會幹。」

尤不平道：「我不同意妳這種做法，吳心仁交給我，妳們只管對付長仙子和她那批手下就行了。」

顏菁菁嘆口氣道：「鏢客，你也許不在乎無毒尊者的毒，但你却不能忽略長仙子的媚術，他們兩人如果聯手，將是你生平最大的勁敵。」

尤不平道：「我知道，對天竺魔教的各種功夫，我自信還能應付得了。」

顏菁菁道：「知道是一回事，應付起來又是一回事，你光憑道聽途說……」

尤不平笑笑道：「妳忘了我是鏢客，應付起風流陣仗最拿手。」

顏菁菁道：「我是說正經的……」

尤不平道：「我也是說正經的，妳還是多小心妳妹妹，別讓她着了魔道。」

顏菁菁道：「我也是擔心嬌嬌定力不夠，剛才已經給她服了兩粒忘憂丸。」

尤不平却沉着聲音道：「那不是解決根本問題，咱們進無毒洞，並不是爲了跟他們切磋功夫的，最好的辦法是速戰速決，包括長仙子的人在內，一個都不能讓他們活着離開。」

顏菁菁一呆道：「要殺這麼多的人？」

尤不平道：「妳以爲這些人該不該殺？媚術加上用毒，他們只要有一半人練成了這種功夫，天下武林勢必大亂。」

顏菁菁道：「那是武林中的事，憑咱們三個人能管得了嗎？」

尤不平道：「既然遇上了，管不了也得管，我放着正事不辦，跟到此地來，目的就是要除去他們。」

顏菁菁道：「你既然知道魔教的起源，也該知道想除去這些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不平道：「我的大豆子加上妳的天狐針，解決他們並不太難。」

顏菁菁道：「問題是他們不會集中在一起等着咱們去殺人，而且無毒洞中又遍佈機關，咱們進去都成了問題，何況是殺人。」

尤不平道：「我已想好了進洞的方法，由妳妹妹打前站，而且擺明了闖洞，保證一路暢

通無阻。」

顏菁菁一怔道：「鏢客，你瘋了！嬌嬌的那點能耐，你是知道的，她的天狐針連詩、劍、琴、魔四儒都傷不了，隨無毒尊者留下來的都是一流好手，恐怕她還沒有進門就先被人家宰了！」

尤不平道：「妳怎麼對自己的妹妹一點信心都沒有，我當然不會叫她去送死，而且她的天狐針也用不着出手，遇到有人阻攔時，只要擺出一個姿式，做做發射的樣子就行了。」

顏菁菁終於明白他的意思道：「鏢客，你是準備跟在她後面暗中出手？」

尤不平道：「我是爲節省時間，蒙陰城裏目前情形不知怎麼樣，時間拖得太久，我擔心出問題，所以才採用這種速戰速決的辦法。」

顏菁菁想了一下道：「辦法是不錯，他們也都知道嬌嬌的個性，但她一直懷疑你已中了天狐針，還是你自己向她說吧！」

尤不平道：「我已經跟她說好了，只要妳同意，咱們馬上就開始行動。」

顏菁菁一怔道：「我還有什麼不同意的，既然你們已商量好了，現在就開始吧……」

她剛說到這裏，顏嬌嬌已像一縷青烟般，自暗影處朝洞中飛去。

但她身形才現，洞口兩旁已同時出現六名大漢，爲首一人認識顏嬌嬌，他微微一怔道：

「顏姑娘，妳怎麼跑到此地來了？」

顏嬌嬌冷聲道：「我爲什麼不能來？你去通知吳心仁，叫他出來見我！」

這大漢乃是無毒尊者的徒弟叫毒閻羅于九。

他看了顏嬌嬌一眼，陰笑道：「顏姑娘，妳可是吃錯了藥，跑到無毒洞口大呼小叫，如眞被家師聽見，妳這條小命準定保不住！」

顏嬌嬌怒聲道：「放屁！姑奶奶是來找吳心仁算帳的，你再不去通知，我可要硬闖了！」

于九道：「妳找家師算什麼帳？」

顏嬌嬌道：「吳心仁跟咱們姊妹是井水不犯河水，他爲什麼要派出神鬼童子偷襲我？」

于九一怔道：「神鬼童子奉命出去巡山，他們還沒有回來，等回來後我問問，可能是一次誤會……」

顏嬌嬌冷笑道：「他們永遠也沒有機會回來了，你還去問誰！」

于九不信的道：「妳能殺得了神鬼童子？」

顏嬌嬌道：「那有什麼稀奇，就算沒有南天四霸幫忙，我還是能宰他們。」

于九臉色一變道：「南天四霸也來了？難怪妳敢跑到無毒洞撒野！」

顏嬌嬌道：「南天四霸去把遼東七煞找來再跟你們算帳，我是一個人來找老毒物談筆交

易。」

于九道：「家師現在沒空，什麼事妳跟在下說也是一樣。」

顏嬌嬌道：「你算老幾！我要找的是吳心仁，他既然很忙，看來我只好自己進去了！」

她口中說着，人已晃身朝洞中飛去。

于七一揮手，四名大漢像閃電般朝顏嬌嬌撲去。

這四個人的武功果然相當高明，人影才現，一片無形勁風不但阻止了顏嬌嬌的進洞，同時還把她的退路也堵死了。

顏嬌嬌一揚手中天狐針筒，也不管有沒有效，人已提氣拔升，自四人頭頂飛過。

于九見她僅在抬手之間，就將四名高手射殺當場，不由心中暗震，一聲暴吼，緊隨顏嬌嬌身後一掌劈去。

顏嬌嬌已進入洞中數尺，于九掌風攻到時，她向洞壁暗角一閃，避過攻勢，抬腕就是三支天狐針。

這次她是眞的按動機簧，但也僅發三針，因爲洞中高手太多，她不敢輕易浪費。

于九的武功比起先前那四名大漢要高出數倍，天狐針才出，他已左掌運功護體，右掌依然劈出一股腥臭難聞的毒風。

顏嬌嬌如不是服過蜈蚣珠，這一掌勢必要了她的命。

但是于九發出一掌後，人也就躺在地上不動了。

這不過是眨眼間的事，對方的六名高手居然死了五個，還剩下一人，發覺情形不對，正想逃走時，他旁邊已無聲無息的飛來一根天狐針，自他右太陽穴進，左太陽穴出，所以最後這名大漢也就無聲無息的倒下了。

這個發針的是顏菁菁，她的手法比起顏嬌嬌不知高出多少倍。

顏嬌嬌略微猶豫一下，即飛身逕往洞中奔去。

洞口的打鬥時間雖短，裏面的人却已經有了警覺，顏嬌嬌深入還不到兩丈，暗影處立時又撲出兩名大漢。

這兩個人用的都是劍，他們也不說話，只見人影才動，劍尖分別自顏嬌嬌的左右肋骨刺到。

這不僅是兩名很高的劍手，其身法之快更是驚人，顏嬌嬌的天狐針還沒有發出，外衣已被刺破，劍鋒已經劃着油皮了，她幾乎嚇得叫出聲來。

但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際，她發覺刺近身的兩柄劍不動了，立時膽氣一壯，雙手齊出，兩名劍手竟被她震出一丈多遠，倒地不動了。

她知道這個出手救她的人是尤不平，也只有尤不平才能在那種情形之下有辦法救人。

她向暗影處伸伸舌頭，苦笑一下，又轉身朝裏面奔去。

但是這一次她走出還不到一丈，就被地底下飛出一根怪繩子將她困住了。

新書介紹

談笑出刀

奇儒 著

才俊作家「奇儒」先生，首部作品「蟬翼刀」搬上電視映演，創下武俠劇集收視率最高峯，足見其筆下功力，本社爲饗廣讀者，特重金禮聘「奇儒」先生執筆，巨著「談笑出刀」有您意想不到的情節爲武壇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作品，近日出版。

裕泰出版社 啓

「鄧小閒小說集」
賭怪大駭客

作者	鄧小閒
發行人	尹照亭
出版者	裕泰出版社 郵撥：0585118 5
發行所	裕泰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電話：392—7536
總代理	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郵撥：0003277—1 電話：321-3946・394-9850
法律顧問	羅行律師
印刷所	明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樂街150號

中華民國77年2月初版　　定價：定價：每册新台幣17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683號
中央標準局商標註册證第00358219號

親愛的讀者：

電影「情人、看刀」劇情，係依據本書濃縮，看過電影之讀者，務請再看本書，未看電影之讀者，更需看本書。

古龍啟